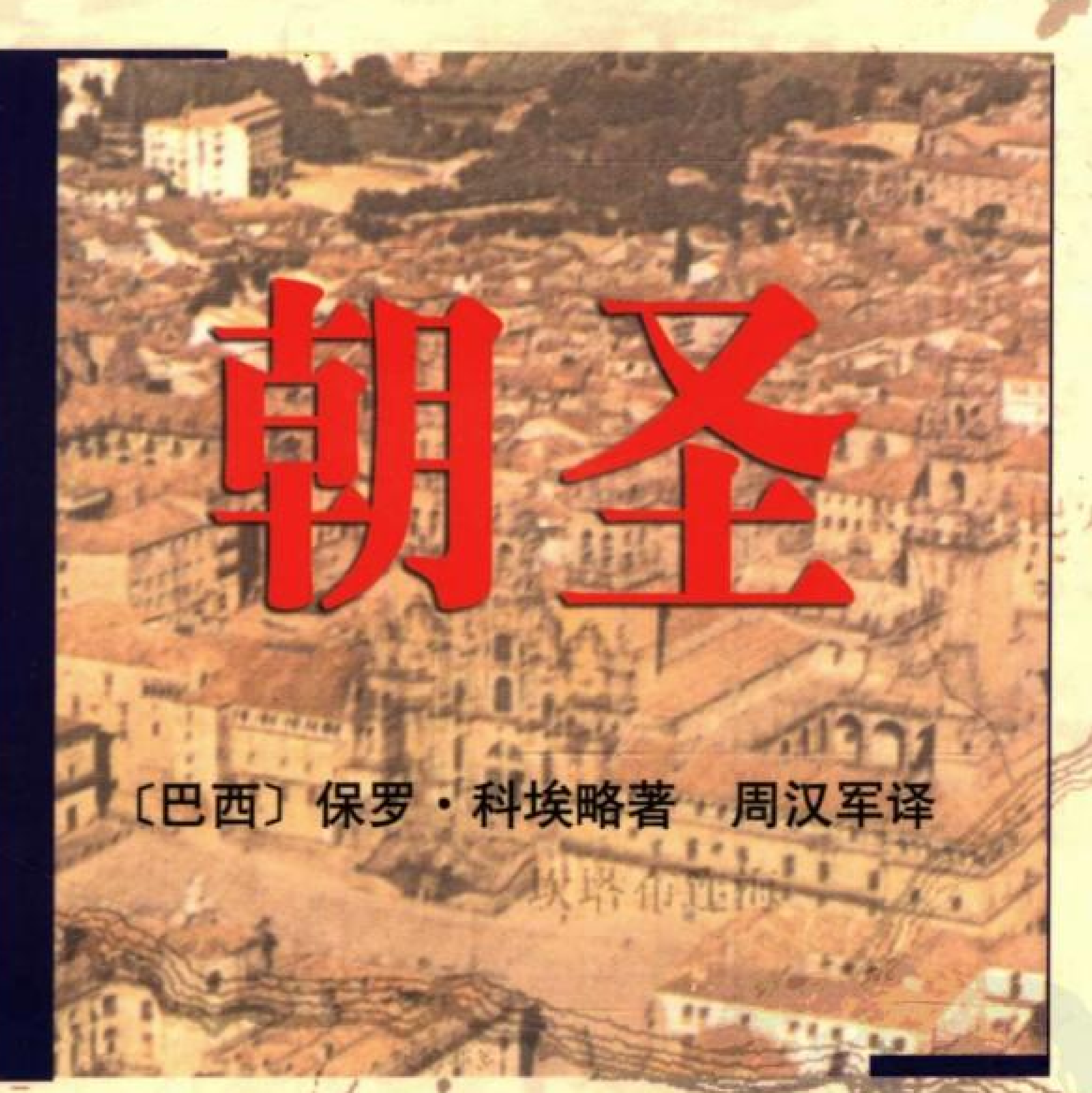
O DIÁRIO DE UM MAGO



朝圣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关保罗·科埃略的国外评价

这次朝圣（《朝圣》）变成了激动人心的故事。

——美国《图书馆报》

保罗·科埃略为我们提供了去追寻我们自己梦想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双眼去看世界。

——林恩·安得鲁斯　美国《女术士》系列作者

远离神秘和难解的宗教大师的观点，今日的这位朝圣者……向我们指明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起步。

——彼得罗·帕拉乌·庞斯　西班牙《卡尔马7》杂志

O DIÁRIO DE UM MAGO

在这个充满冒险和奇迹的精神长途旅行中（《朝圣》），保罗·科埃略轻松地带我们前行，让我们专注于他的那些故事，而当我们被书中充满诗意的神秘主义深深吸引住时，科埃略则通过他的精神训练过程将我们深深地打动。

——凯瑟琳·迪尔　美国《身体，大脑和精神》杂志

（保罗·科埃略）是拉丁美洲最负众望的作家之一，其中原由显而易见：他的创作充满活力，有无数的精神食粮供人分享。蓝色之球中显示自己变化的影像（《朝圣》）将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

——戴维·克雷默　美国《男性》杂志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惶惑不安的时代，当占有欲全力要控制人性时，对最好的陪伴（保罗·科埃略）我们是不能放弃的。

——维克托·门达尼亚　葡萄牙《晨邮报》


ISBN 7-5327-3388-2
9 787532 733880 >
定　价：　1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O DIÁRIO DE UM MAGO

朝圣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圣/（巴西）科埃略(Coelho,P.)著;周汉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
书名原文:O diário de um mago
ISBN 7-5327-3388-2

Ⅰ.朝... Ⅱ.①科...②周... Ⅲ.长篇小说-巴西-当代 Ⅳ.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019 号

Paulo Coelho
O DIÁRIO DE UM MAGO

朝　圣

［巴西］保罗·科埃略 著
周汉军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ISBN 7-5327-3388-2/I·1802
定价: 15.00 元

译者前言

保罗·科埃略是当今世界著名作家。他在一九八六年从法国南部城市圣让－皮耶德波尔出发，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徒步行走，历时几个月，终于抵达西班牙北部著名的朝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二○○二年四月，这位巴西当代著名作家来华访问，我有幸在京与他接触，感受到这位小说家平易近人，又不乏拉美人的风趣、幽默，时时闪烁出智慧的光彩。

我译保罗·科埃略的书这是第三部了。第一部是《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第二部是《魔鬼与普里姆小姐》。《朝圣》这本书中那具有魔幻、象征意义又极富哲理、诗一般的文字和内容再次吸引了我。他那明快流畅的叙述风格、饱含生命激情的人生，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对生命、对奇迹、对世事进行深深的思考，并让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打开《朝圣》一书，马上就感到他那现实与魔幻、富于哲理但又深入浅出、通俗流畅的写作风格，同时书中又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追求精神和启示的意义。他在给我们讲故事，他

在讲一个生动的故事，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似真如幻，带着魔幻带着宗教，但又都是生活中的常人之事。你听着他讲朝圣之事，他去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觐圣地，他讲他一路上的种种经历、考验、讲了他的失败与成功，但更多的是讲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实际上也是在讲人生之旅。

人生好似一次朝圣，你为达到目标，你为发现秘密，你为成长，你为成功，这一过程和所经历的一切就好似在朝圣，也就是说你在像朝圣一样去经历各种事情，经受各种考验，在其中你不要怕失败，要有勇气和毅力，人生就是奋斗，就是学习。他在朝圣中寻找他的剑，这是他的目的，但最终他明白了他的真正目的是寻到剑后做什么，就好比我们要学习，学习是我们的目的，但是，真正的目的是我们学到知识后干什么。他还告诉我们要敢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敢于去梦想，要去发现能看到的和隐藏的事物，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总之，他在写人生经历，写心路历程，他写出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

你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你能理解他的思想，你能和他的理念、分析、感悟产生共鸣，因为他就在你身边，在叙述着常人的事情。

他平静地讲完了他的故事，让我们带着思考回到了日常的现实生活之中。

周汉军

2003 年 3 月于北京

序

展开你的想象吧，在拉米罗一世[①]王朝时代的洛格罗尼奥战役中，圣雅各[②]跨下一匹白马，给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③]的阿拉伯人以致命打击，并为基督徒带来无上光荣。自此，佩德罗索山脚下的战役发生地，坎普斯·斯特约埃这座西班牙小城的土地主们年年都向圣雅各敬献美酒或五谷。战后不久，这座小城就变成了一处著名的朝圣地，当地居民说圣人的遗体就埋在这里。公元九九七年，摩尔人洗劫了此城，公元一八〇九至一八一四年间，法国人占领了此城，然而，这片土地已经神化，通往它的道路已经有了魔力。如果能让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条条道路都有魔力。

凡追求魔力者，总希望有一条通达梦想的路。在永恒地寻找能帮助自己解开世事之谜的过程中，人类的灵魂沐浴着划破神秘夜空的光芒。在这方面，《朝圣》一书正是奉献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此书的经典之处就是向人们保证，只要用你的双脚用你的步伐，你就绝对能走出自己的路，去实现自

己的梦想并获得自己的剑。

我们知道，圣雅各，或说大圣约翰，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使徒圣约翰之兄，他最初以打鱼为生。基督被捕后，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耶稣死后，他又马上返回了那里。在那里他成为信仰的伟大传播者，他如此热忱地宣扬信仰，致使最后被希律·亚基帕[④]于公元四四年判处死刑。

与在圣雅各身上一样，信仰和热忱在保罗·科埃略身上也是透明的。当认识他时，我想象不到还有人能给我展现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就像对只有十六岁时的爱情和二十岁时的哲学的人一样，保罗·科埃略教我知道世界远比我能相信的要大得多。他向我指明，为了发现隐藏的事物，必须把严肃的逻辑与奇特的直觉结合起来。要把给予朝圣者灵感的神圣事物运用于认清隐藏在敏感的外表之下的实际之中。对于那些为达目的而踏上旅途之人，各种现象是表示事物的外表，它不在乎哲学的观点，而是激发精神的灵光。

保罗与彼得鲁斯的对话，让我们心中出现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行走着保罗和彼得鲁斯。圣彼得、圣雅各和他的兄弟圣约翰从未对圣保罗有过什么特殊的亲情——相反，他们笃信神秘哲学，与异教徒的神奥难以相处。圣保罗在智慧上战胜了他们，并在哲学和学识上远远高于他们，但他却得承受

---

① 拉米罗一世（789？—850）：基督教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和莱昂的国王。公元八四五年，传说他得到使徒圣雅各的帮助，在西班牙洛格罗尼奥的克拉维霍打败了穆斯林。

② 圣雅各：即圣地亚哥。

③ 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792—852）：穆斯林西班牙伍麦叶王朝的第四代统治者。

④ 希律·亚基帕：《圣经》人物，犹太王。

人们对他受到诺斯[1]或希腊神秘智慧的影响的不满。我不相信在《朝圣》一书中彼得和保罗相伴走上朝圣之旅是偶然的。两人一路上行走、交谈、吃饭、喝酒并观察发现。

信仰、希望(热忱)应该是把我们引向仁爱(爱)。保罗是一个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不过,我们已经谈到行路中的信仰,这使圣雅各去和生命相会。我们讲到希望,讲到满怀热忱地去行路。从词源上讲,“满怀热忱的”是“神圣的”同义词。在希腊语中是“上帝在心中”之意。保罗把“爱”分为情爱、对智慧的爱和友爱。友爱,即大爱,对我们而言,只是简单地理解为宴会——于是我马上想到了柏拉图的对话。“宴会篇”,或说“会饮篇”,与其说是对话倒不如说是叙述更为恰当,拉丁传统文化喜欢用“宴会”,而日耳曼的哲学家则选了“酒会”一词。在当今社会,宴会和酒会的概念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然而犹如食物,知识是一种摆在我们面前可以分析可以渴望可以吃食可以代谢的东西。知识和食品,以及所爱之物,是我们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再次正确。

这就是《朝圣》一书。一本不是与嫉妒抗争的书,而是与希望抗争的书。是与我们自己的相会。是长途跋涉后所实现的伟大梦想。路可由众人走出来,也可以由一个人走出来,如果他想走的话。如同威廉·布莱克[2],保罗·科埃略与传统决裂并建立了自己的传统。他把魔力换成了神授的能力,把铅版变成了绚丽的象征。对他而言,可见世界之物还是可以

① 根据融合多种信仰的通神学和哲学的诺斯替教的二元哲学,诺斯即真知,亦即秘传的有关神的知识。

②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艺术有独创性,具有新颖、简练、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量的特色。

用想象的目光看到的。根基于布莱克和勇敢,保罗得以面对老虎(经验)攻击绵羊(纯朴),并把二者都定义为美丽的,都是由“不朽的手和眼”所建造。如果说保罗·科埃略的道路是更加美丽和更富创造性,那么就为他鼓掌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得更好。

克劳迪亚·卡斯特略·布兰科

他们说："主啊，请看！
这里有两把剑[1]。"
耶稣说："够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八节

① 在中译本《圣经》中,“这里有两把剑”被译成了“这里有两把刀”。

当我们开始朝圣时，我认为我已经实现了自己青年时代最大的一个梦想。对我而言，你是巫师唐璜，而我在寻找非凡之事时，重温了卡斯塔涅达的惊心动魄的冒险。

然而你却武断地否定我把这英雄化的种种企图。这使得我们的关系很是紧张，直到我明白了非凡之事存在于常人之路上。今天，这一理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它让我去面对任何事情，并陪伴我终生。

为了我现在想与人分享的这一理解，谨以此书献给你，彼得鲁斯。

作者

目 录

序　幕

“当着‘拉姆①’神圣之面，请用你的双手触摸生命之语，并获得足够的力量以成为它在全世界的见证人！”

师傅高高举起我那把未出鞘的新剑。篝火在劈啪作响，这是个好兆头，表明仪式应该继续下去。于是我跪了下来，开始用双手挖地。

那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的晚上，当时我们正在马尔山脉的一座山峰上，这里离有名的阿古利亚斯－内格拉斯峰不远。除了我和我师傅之外，在场的还有我妻子、我的一个徒弟、当地一名向导，以及一位来自集世界所有秘传教团之大成名为“传统”的伟大教团的代表。我们一共五个人——再加上向导，他已事先得知所要发生的事情——正在参加任命我为“拉姆”教团法师的仪式。

我在地上挖好一个又平又长的坑，然后非常庄重地双手触地，口中念着仪式语。这时我妻子走过来，把那把我已使了十多年的剑递给了我，这把剑在数百次的魔法实施中曾助过我一臂之力。我把剑放入挖好的坑里，然后埋上土，把表面抚

平。在做这些的时候，我回想起所经历的种种考验，所认知的一切事物，以及因为有了这把形影不离的旧剑而得以引发的各种奇观异象。眼下，它就要被泥土所吞噬，它的剑身和木制剑柄就要重新去滋养给予了它力量的大地。

师傅走到我面前，把我的新剑放在埋在土里的旧剑之上。大家都张开了双臂，这时我师傅运用功力发出一道光环，把我们围了起来，这道光环不亮，但显而易见，与映在人们身上黄澄澄的篝火火光形成了对比。接着，他抽出自己的剑，碰了碰我的双肩和前额，并且说道：

"我以'拉姆'的力量和爱，任命你从今日起为本教团终身师傅和骑士。'拉姆'中R代表严格，A代表爱，M代表仁慈；R也代表王国，A代表羔羊，M代表世界[②]。当你拿到你的剑之后，千万不要让剑久留在剑鞘里，因为这样会生锈的。然而，当剑出鞘后，必要行善事、开新路、溅敌血，方可回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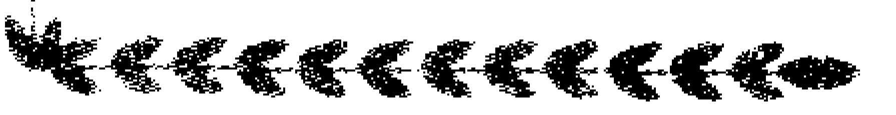
随后，他用剑尖儿轻轻划破我的前额。自此，我无须再保持沉默。我无须再掩饰我的所能，我无须再掩藏我在"传统"之路上所学会实施的奇迹。从此刻起，我已成为一名法师。

我伸手去拿我的新剑，这把配着黑色剑鞘的钢剑耐磨损，黑红的木制剑柄耐腐蚀。然而，就在我手碰到剑鞘准备拿起来时，师傅上前一步，狠狠踩住了我的手指，疼得我叫了起来，手松开了剑。

我茫然地看着师傅。那道奇异的光已经消失，在篝火的映照下，此刻他脸上透出一种奇幻的神态。

---

①② 拉姆(RAM)是西班牙文"严格"(Rigor)，"爱"(Amor)和"仁慈"(Misericórdia)三词头的缩写，也是拉丁文"王国"(Regnum)，"羔羊"(Agnus)和"世界"(Mundi)三词头的缩写。



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把我妻子叫过来，并把新剑交给了她。之后，他转向我并对我说：

“拿开欺骗你的手！因为‘传统’之路不是那些挑选出来的少数人的路，而是所有人的道路！你自己觉得具有的力量其实是一文不值，因为那不是一种与人共享的力量！你应该拒绝此剑，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这剑就会交到你手上，因为你的心是纯洁的。然而正如我一直所担心的，在这崇高的时刻你却滑倒了。由于你的贪婪，你得重新上路去寻找你的剑。又由于你的高傲，你得在纯朴人之中去寻找。还由于你对奇迹的痴迷，你得努力奋斗以得到本应慷慨给予你的东西。”

世界仿佛从我的双脚下遁去。我继续跪在那里，惊恐不已，脑中一片空白。我的旧剑已经归还大地，已不可能再拿回它。新剑尚未给我，我将像一个一无所有、没有了力量和防卫能力的人一样去重新开始。在我接受天意任命的这天，师傅狠命地踩着我的手指，又让我回到了带有仇恨的人间。

向导熄灭了篝火，我妻子来到我面前，把我扶了起来。她拿着我的新剑，但依照“传统”教团的规矩，没有师傅的许可，我绝对不能碰它。在向导灯笼光亮的引导下，我们默默地穿过树林走下山，来到停着车子的小土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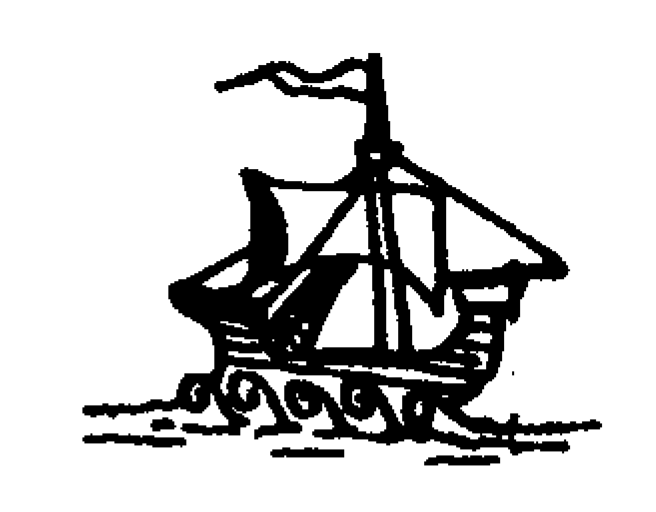
无人向我告别。我妻子把剑放入后备箱里，然后发动了车子。她开着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我们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别担心，”她说道，试图给我打气。“我相信你会重新得到它。”

我问师傅都跟她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讲了三件事。第一，他本该带件厚衣服，因为山

朝 圣



坎塔布连海
拉科鲁尼亚
奥维耶多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帕拉斯德雷伊
塞布雷罗
蓬费拉达
比利亚弗兰卡
阿斯托加
莱昂
卡里翁
布尔戈斯
圣多
卡斯特罗赫
巴利亚多利德
萨莫拉
萨拉曼卡
葡萄牙
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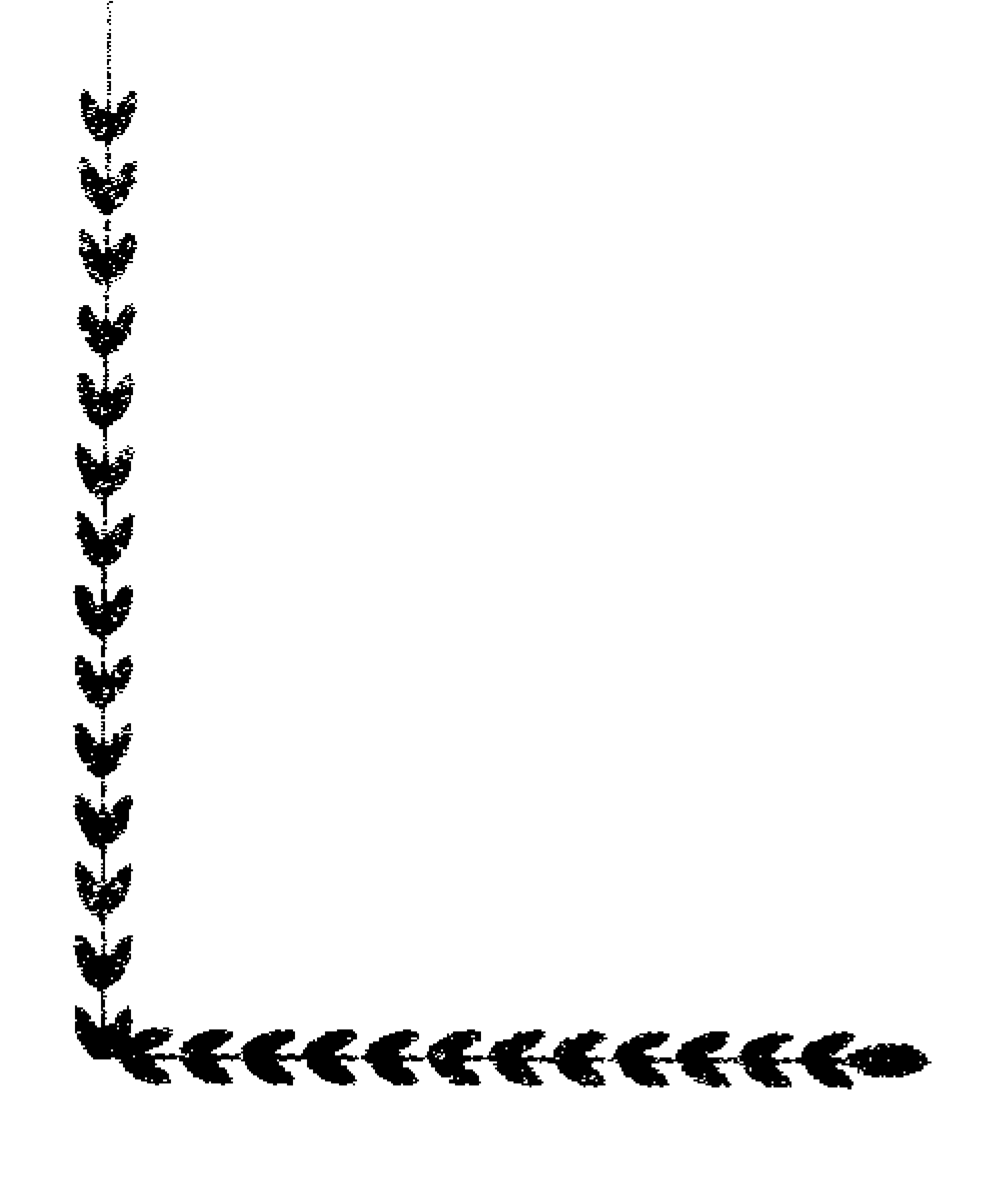
圣地亚哥之路


地　　图
圣让－皮耶德波尔
龙塞斯瓦列斯
潘普洛纳
法国
埃斯特利亚
明各
蓬特－德拉雷纳
洛格罗尼奥
奥卡山
斯
巴塞罗那
地中海

上比他想的要冷。第二,他并不觉得这次有什么意外,因为经常有此类情况发生,许多人都像你一样。第三,你的剑会在特定的时刻,在你必经之路上的某一处等着你。我不知何日何时。他只告诉了我该把它藏在何处等你去找。”

“那这是一条什么路呢?”我紧张地问道。

“啊,这个他倒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他只说你得到西班牙地图上去找一条中世纪古老而著名的道路,那就是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



抵　达

海关人员看了半天我妻子带着的剑，问我们带它干什么用。我说我们要让一个朋友估估它的价值，然后好拿去拍卖。这谎话还真管用；海关人员给了我们一张申报单，让填上这剑是从巴哈达斯机场带入境的，并告诉我们说如果出境有问题的话，向海关出示申报单就可以了。

我们来到租车公司柜台，租下两辆车。收好租车单据后，在分手之前我们去机场餐厅随便吃了点儿。

在飞机上的那一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因为害怕坐飞机并感到前途未卜——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兴奋和清醒。

“别担心，”这话她说了有千百遍。“你得去法国，到圣让－皮耶德波尔去找卢尔德夫人。她会安排你和陪你走圣地亚哥之路的向导接头。”

“那你呢？”我也问过千百遍，也早知道回答是什么。

“我去我该去的地方，把托给我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我在马德里待上几天，之后就返回巴西。我会像你一样把我

们的事情料理好。”

“这我知道,”我说道,心里想回避这个问题。我是非常担心丢在巴西的事情。阿古利亚斯-内格拉斯山上的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天里,我就学会了圣地亚哥之路上必须学的东西,然而,我犹犹豫豫地拖了几乎七个月而丢不开手头上要做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妻子对我说时日已近,如果再不做决定,我就应该永远忘记神奇之路和“拉姆”教团。我试图让她明白师傅交给了我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日常工作一走了之。妻子笑笑,说我的理由根本说不过去,因为在那七个月里我除了时刻问自己该不该去之外几乎什么也没做。之后,她再自然不过地递给我两张已订好日期班次的机票。

“就是因为你的决定,我们如今到了这里,”我在机场便餐厅里对她说道。“让别人来决定我去寻找自己的剑,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

妻子说如果我们再说这些傻话,最好就此告别各自开车走人。

“你这辈子从不会让别人给你拿主意的。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她起身拿上行李朝车场走去。我坐着没动。看到她漫不经心地拿着我剑的样子,担心那剑随时都可能从她腋下滑落下来。

她走了一半又停了下来,转身回到桌旁,使劲亲了我嘴一下,然后长时间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突然我明白自己已是在西班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虽说我非常清楚失败随时在等着我,但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于是当时我非常亲密满怀

爱意地拥抱了她，就在她还在我怀中时，我向我所相信的一切和一切人祈祷，祈求赐予我力量寻到剑重回她身边。

“你看，那剑多漂亮呀，”我妻子走后，邻桌一位女士说道。

“放心好了，”只听一位男士说道。“到时我给你买一把一模一样的。西班牙这里的旅游商店里这种东西多得是。”

开了一个小时车后，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积累起来的疲倦袭了上来。此外，八月天气炎热，即使开在平坦的道上，车也快开锅了。我决定在牌子上标明是“国家级古城”的一座小城里歇歇脚。顺着通往此城的斜坡路上去时，我脑子里再次过了一遍所学的有关圣地亚哥之路的一切东西。

就像穆斯林传统中要求每个信徒要效仿穆罕默德，一生中至少一次从麦加①走到麦地那②朝圣那样，基督教的第一个千年里产生了三条神圣的朝圣路，凡是走完其中一条的都会得到一连串的祝福和免罪。第一条路通到罗马的圣彼得墓，走这条路的人都带有一个十字为标志，他们被称为“朝圣者”。第二条路通到耶路撒冷的基督圣墓，走这条路的人被称为“棕榈朝圣者”，因为他们把耶稣进耶路撒冷时人们用以欢迎他的棕榈枝作为标志。最后还有第三条路，一条通往使

---

① 麦加：伊斯兰教朝拜中心，在沙特阿拉伯希贾兹境内。穆罕默德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发源地及主要圣地。世界各地穆斯林每年来此朝觐。

② 麦地那：原名雅兹里布，在沙特阿拉伯希贾兹境内。六二二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至该城后改称现名。同年在此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城内有著名的“先知寺”，相传由穆罕默德所建，他死后葬于此，穆斯林常来此谒陵。为伊斯兰教圣地之一。

徒圣雅各遗骸所在地的路。他的遗骸埋在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有一天一个牧人看到了原野上方有一颗耀眼明亮的星星。传说中讲，不只是圣雅各，连圣母马利亚在耶稣死后也带着福音书在此劝导人们改信基督教。该地后来被称为“孔波斯特拉”，就是“星之原野”之意。随后这里就出现了一座城市，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基督教朝圣者。对走这条神圣之路的旅行者们人称“远游朝圣者”，他们所佩带的标志是一个贝壳。

在十四世纪，“银河路”（因为夜晚朝圣者都是以银河来辨别方向）鼎盛时期，每年都有来自欧洲各地上百万的人走过此路。直至今日，仍然有神秘主义者、信徒和研究人员徒步走完从法国圣让－皮耶德波尔城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城大教堂之间的七百公里路程①。多亏了在一一二三年朝觐孔波斯特拉圣地的法国教士艾默里克·皮科，今天朝圣者所走的路线与查理曼大帝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③、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④，以及最近教皇约翰二十三世⑤等人所走过的中世纪的路线一模一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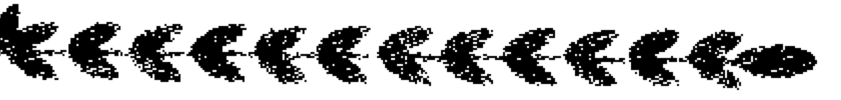
① 圣地亚哥之路在法国境内是由多条道路构成，最后在西班牙境内一座名叫蓬特－德拉雷纳的城市汇合。圣让－皮耶德波尔是其中一条路上的一座城市，它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作者注

② 查理曼大帝，即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768—814）。

③ 方济各（1181—1226）：一译“法兰西斯”，生于意大利阿西西，方济各会创始人。

④ 伊莎贝尔（1451—1504）：一译“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女王（1474—1504 在位）和阿拉贡女王（1479—1504 在位）。

⑤ 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意大利籍教皇（1958—1963 在位），原名隆卡利。



皮科写过五本书，都是他的经验之谈，并以教皇加里斯都二世[①]之名问世，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加里斯都抄本"，二世是圣地亚哥的虔诚信徒。在抄本第五卷"圣雅各卷"里，皮科描述了自然特征、喷泉、医院、庇护所和沿途的城镇。在皮科记录的基础上，有一个团体——"圣雅各之友"（圣地亚哥在法语里是圣雅各，英语是詹姆斯，意大利语是吉亚科莫，拉丁语是雅各）——把这些自然特征保留至今，并用来给朝圣者指引方向。

十二世纪左右，西班牙在与进犯半岛的摩尔人的战斗中，开始利用圣雅各的神秘。圣地亚哥之路沿线出现了许多军事教团，而这位使徒的骨灰就成为对付那些自称拥有穆罕默德一只手臂的穆斯林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然而光复战争[②]结束后，军事教团非常强大，开始威胁到了国家，这迫使天主教国王们直接进行干涉，以避免这些教团起来造贵族的反。因此，圣地亚哥之路渐渐被人淡忘，如果不是星星点点的艺术表现——如苏纽埃尔的"银河路"，或是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的"行路人"——今天恐怕不会有人还记得曾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这条路，这些人后来也许都移民去了新大陆。

我开车到达的这座小城非常荒凉。我转悠了半天才找到一家由中世纪老房子改成的小餐厅。眼睛一直盯着电视看的老板告诉我说眼下正是午休时间，还说我这么大热天在路上

---

① 加里斯都二世（？—1124）：法兰西籍教皇（1119—1124 在位），原名勃艮第的吉多。

② 一译"复地运动"。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家为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走真是疯了。

我要了一份冷饮，然后也打算看一眼电视，但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两天以后，我就要在当今二十世纪里经历像乌利西斯[1]从特洛伊出发后所经历的、堂吉诃德一路上所经历的、但丁和俄耳甫斯[2]下地狱阴间所经历的、以及哥伦布前往美洲所经历的人类伟大的冒险：前往未知世界的冒险。

等我返回车上时，心情已经平静了一些。即使我找不回我的剑，圣地亚哥朝圣之旅最终也能让我找回我自己。

---

① 乌利西斯：罗马神话中人物，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
② 俄耳甫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

圣让-皮耶德波尔

一支戴着假面具的游行队伍和一支乐队占满了圣让-皮耶德波尔的中心大街,他们都穿着法国巴斯克地区特有的红、绿、白色服装。这天是星期日,我已开了两天车,眼下可没工夫观赏这节目。我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听到一些法语的骂人话,不过我最终还是开进了城中最古老有围墙的地带,卢尔德夫人应是住在这里。即使是在比利牛斯这个地区,白天仍然很热,等我从车里钻出来时已经浑身是汗了。

我敲了敲门。又敲了一次,没人应答。再敲一次,还是没反应。于是我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心中感到不安。我妻子说我必须在这天准时到达这里,可没人开门呀。我心想可能卢尔德夫人出门看游行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我来得太迟,于是她决定不接待我了。圣地亚哥之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突然,门开了,只见一个小女孩跳到街上。我也猛地站起来,然后用说得不太好的法语问她卢尔德夫人在不在。小女孩冲我一笑,指了指门里。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一个错误:门

内是一个非常大的庭院，四周都是带阳台中世纪的房子。大门原本朝我开着，可我连门把手都没敢碰一下。

我跑进院子直奔小姑娘指给我的房子。屋里有个很胖的老女人正在用巴斯克语冲着一个小男孩大喊大叫，这孩子棕色的眼睛里充满忧郁。我站在那里等她叫完——最后这孩子在老女人的一顿叫骂声中被支使去了厨房。这时她才转向我，也不问我来干什么，就用柔雅的手势和推送把我引到小房子的二楼。这上面只有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面全是书籍、物品、圣地亚哥的雕像和朝圣之路的纪念物。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然后就坐在了屋内惟一一张桌子前，却让我站在那里。

"你大概又是一个去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她直截了当地说。"我得把你的名字登记在这本册子上。"

我说了我的名字，她问我带没带贝壳。"贝壳"是前往使徒墓地的朝圣者所佩带的标志物，这是一种大贝壳，供朝圣者在路上相互辨认用①。在前往西班牙之前，我已去过巴西一处名为"北方的阿帕雷西达"的朝圣地，在那里我买了一个有三个贝壳为底座的"阿帕雷西达圣母像"。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来递给卢尔德夫人。

"中看不中用，"她边说边递还给我。"在路上可能会打碎的。"

"不会的。我要把它放到使徒墓上去。"

卢尔德夫人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接待我。她给了我一

---

① 圣地亚哥之路在法国文化中恰恰是在其民族的骄傲之中留下了惟一标记，那就是美食：扇贝。——作者注

个小手札，这手札会方便我一路上在修道院里的住宿，她在上面盖了一个有圣让－皮耶德波尔字样的章，表示我从这里开始的朝圣之旅，然后对我说可以带着上帝的祝福上路了。

“那我的向导呢?”我问道。

“什么向导?”她有点儿惊讶，不过眼中却透出一种敏锐的目光。

我明白过来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风尘仆仆而来，在急于求得接待中没有说“古语”——一种证明是不是属于“传统”教团的接头暗号。有错就改，我说了“古语”。卢尔德夫人飞快地一把从我手中夺下几分钟前给我的手札。

“你不需要这个，”她说道，同时把一堆旧报纸从一个纸箱子上拿开。“你的行程和停歇都由你的向导决定。”

卢尔德夫人从箱子里拿出一顶帽子和一件披风。两样东西看上去很古旧，不过保存得很好。她请我站在屋子中央，然后她开始默默地祈祷。完后她把披风披在我肩上，又把帽子给我戴上。我注意到帽子上和披风的两肩部位都缝有贝壳。她一边祈祷一边从办公室一角拿起一根牧杖，并让我用右手拿住它。牧杖上挂着一个小水葫芦。我就站在那里：里面穿着牛仔短裤和印有“我爱纽约”字样的T恤，而外面却披着中世纪前往孔波斯特拉朝圣者的披风。

老女人走到我面前，近到只有咫尺之遥。然后她带着一种恍惚的神态，双掌放在我头上说道：

“愿使徒圣雅各伴你同行并为你指明你惟一要发现的东西；愿你一路上不紧不慢，不过要永远遵循朝圣之路上的法则和要求；愿你听从你的向导，即使他让你去杀人、亵渎神明，或是做出什么无理智的事情。你要发誓绝对服从你的向导。”

我发了誓。

"'传统'教团古代朝圣者的精神将伴你同行。这帽子将为你遮阳光御恶念;披风将为你挡风雨阻恶言;牧杖将为你抗敌人防恶行。愿上帝、圣雅各、圣母马利亚的祝福日日夜夜将你陪伴。阿门。"

说完这番话后,她又回到了常态:她急匆匆有点儿烦躁地把帽子和披风收走,放回到箱子里,又把挂着水葫芦的牧杖放回到屋角,然后,教给我暗号后就要我立刻走人,因为我的向导在离圣让-皮耶德波尔两公里外的地方等我。

"他讨厌乐队,"她说。"不过即便是在两公里外,他也该是能听到:因为比利牛斯山区是个极好的共鸣箱。"

然后她就没再说什么,下楼奔了厨房,又去折磨那个眼神忧郁的小男孩了。出门前我问车子怎么办,她说把钥匙留下来,到时会有人开走的。我打开后备箱,拿出上面捆着睡袋的蓝色小背包,并把带贝壳的圣母像放在背包最安全的角落里,然后把背包往肩上一背,就去把车钥匙交给卢尔德夫人。

"你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城墙尽头那个门,然后出城,"她对我说道。"等到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替我念一遍'万福马利亚'。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好多次了,现如今看到朝圣者眼中带着的至今我还有的那种兴奋感,我心情愉快,不过,我现在走不动了,上岁数力不从心了。把我这话告诉圣地亚哥。还请告诉他,我随时都会去找他,不过走的是另一条更直接而又不怎么累人的路。"

我穿过"西班牙之门",出了小城。这是昔日罗马人喜欢走的路线,查理曼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也曾从此城门穿过。

我静静地走着，听着远处传来的音乐声。突然间，在离圣让-皮耶德波尔城不远的一座村庄废墟中，我心情无比激动起来，泪水涌了出来：在这废墟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双脚已经踏上了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

环顾山谷，乐队音乐缭绕的比利牛斯山沐浴在朝阳之下，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感到有一种被人类遗忘的东西，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此时此刻，这是一种奇怪而强烈的感觉，于是我决定加快步伐，尽快到达卢尔德夫人告诉我的向导等我的地方。我边走边把T恤脱下来放进背包里。背包带有点儿勒赤裸的肩膀，不过还好，旧球鞋很柔软，走起路来很舒服。大约走了四十分钟之后，在绕过一块巨石的转弯处，我看到了那废弃的老井，那里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地上，这人黑黑的头发，一张吉普赛人的面孔，他正在自己的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你好，”我带着与人接触时惯常的胆怯用西班牙语和他打招呼。“你是在等我吧，我叫保罗。”

这男人停下翻找，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他目光冷漠，好像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我也有一种淡淡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是在等你，可我不知道这么快就见到了你。你想怎么样？”

这话问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说我就是他要在“银河路上”引导着去寻剑的人。

“那倒不必，”这人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替你去寻剑。你现在就决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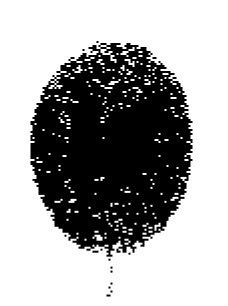
我越来越觉得和这陌生人的谈话不对劲。不过，因为我

发过誓要完全服从，所以我准备回答。如果他能替我去寻剑，那倒省了我很多时间，我就可以马上回到我在巴西的朋友和事情中去了。这想法总在我脑子里转。这里也许有什么鬼把戏，不过回答一下也无妨。

我正准备同意，突然，从我身后传来一个说着西班牙语的声音，口音很重：

“我们不需要爬上一座山去知道山有多高。”

这正是暗号！我朝后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卡其布短裤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白色T恤都被汗湿透了。他正死死盯住吉普赛人看。这人头发灰白，皮肤晒得黝黑。我在匆忙之中忘记了最基本的保护规则，完全相信了碰到的第一个陌生人。



“船在港湾里是最安全的；然而并不是为此才建造船的，”我对上了暗号。而这时这男人还是盯着吉普赛人看，对方也盯着他看。两人就这么对峙了几分钟，谁也不怕谁但谁也没敢怎样。最后吉普赛人把背包扔在地上，不屑地一笑，然后就朝圣让－皮耶德波尔方向走了。

“我叫彼得鲁斯①，”那个吉普赛人刚一消失在几分钟前我绕过来的巨石后面，这位新来者就说道。“下次要多加小心。”

我感到他的声音和蔼可亲，不同于那吉普赛人和卢尔德夫人的语气。他从地上拿起背包，我注意到背包后面有一个贝壳图样。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瓶葡萄酒，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我。我边喝边问那吉普赛人是谁。

---

① 实际上，彼得鲁斯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姓名。为了保护他的隐私，我把他的名字给换了。不过，此书中这类情况很少。——作者注

“这是一条边境路，常有走私者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逃亡的恐怖分子出没，”彼得鲁斯说。“警察几乎不来这里。”

“你并没有回答我。你们俩互相看着，像是早就认识。我也有一种和他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我才没怕什么。”

彼得鲁斯笑了笑，然后就说我们得马上上路了。我拿起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默然无语地走起来。不过，从彼得鲁斯的一笑中，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一样。

我们遇见了一个魔鬼。

我们就是这样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卢尔德夫人说得对：就是在这差不多三公里外的地方仍然能听到不断传来的乐队音乐。我有许多问题要问彼得鲁斯——他的生活，他的工作，是什么让他来到了这里。不过，我知道有七百公里等着我们并肩同行，到时会得到一切答案的。不过，那个吉普赛人的影子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我终于打破了沉默。

“彼得鲁斯，我认为那吉普赛人是个魔鬼。”

“没错，他是魔鬼，”当他认可这点时，我既感到恐惧又松了口气。“不过，不是你在‘传统’中所认识的魔鬼。”

在“传统”中，魔鬼是个不好不坏的精灵，不过，它被视为人类可接触到的大多数奥秘的守卫，并对物质世界有影响力。因为它是个堕落的天使，所以它把自己视为人类，并随时准备和人进行有利可图的协约和交易。我问吉普赛人和“传统”中的魔鬼之间有什么区别。

“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其他一些魔鬼的，”他笑着说道。“你自己会发现区别的。不过，为了有个概念，你试试回想一下你和吉普赛人的整个对话。”

于是我回味了一下和吉普赛人仅有的两句对话。他说他

在等我，而且还说可以替我去寻剑。

彼得鲁斯于是对我说当一个正在偷背包的小偷被抓住时，这两句话是最好的托辞：他试图争取时间和博得好感，同时迅速看好逃跑的路。当然，这两句话还可能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正是他的真实想法。

"哪种对呢？"

"两种都对。那可怜的小偷在自我保护的同时，灵机一动说出了需要对你说的话。他自以为聪明，其实他是一种更大力量的工具。如果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跑掉了，那我们此时的对话就多余了。不过他与我打了照面，而且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你将要在路上碰到的一个魔鬼的名字。"

对彼得鲁斯而言，这次相遇是个好兆头，因为魔鬼这么早就现身了。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它，因为我已说过，它不会是惟一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是惟一的。"

我们继续前行。这之前的路上有点儿荒凉，没看见什么植物，现在东一棵西一棵的小树开始多了起来。最好还是听从彼得鲁斯之言，任凭事物去发展吧。他时不时就我们所经之路上的一些历史事件评论几句。我看见一幢有个王后在那儿度过她生命中最后一夜的房子，还看见一座嵌在岩石上的小教堂，这是某个圣人的隐居处，这一带稀少的居民发誓说他能创造奇迹。

"奇迹是很重要的，你不这么认为吗？"他说。

我说是的，不过，我从没见过什么伟大的奇迹。我在"传统"教团学的主要是脑力方面的东西。我相信等我找回自己的剑后，到时我就能做出我师傅做的大事来。

“不过,那也不是什么奇迹,因为它们没有改变自然法则,我师傅做的只是利用这些力量来……”

我没能把话说完,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我师傅为何能把灵魂具体化、不去触碰物体就能移动它,或是像我不止一次所见到的那样,让阴云密布的下午现出片片蓝天。

“也许他做这个是要让你相信他有知识有力量,”彼得鲁斯回答道。

“是啊,也许是吧,”我没有把握地说道。

我们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因为彼得鲁斯说他讨厌走着抽烟。照他的说法,那样会吸入更多的尼古丁,而且烟味儿还让他感到恶心。

“所以你师傅拒绝给你剑,”彼得鲁斯说道。“因为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行那些奇迹。因为你忘了知识之路是向所有人、向常人敞开的。这一路上,我会教你一些功法和仪式,都是‘拉姆’的修行。任何人一生中在某一时刻都已至少接触过其中一项。所有这些修行都毫无例外地可以被一个具有耐心和洞察力并准备在人生经验教训中去寻找它的人接触到。

“‘拉姆’的修行非常简单,而像你这样习惯精细生活的人,多半会认为毫无价值。然而,正是这些修行,再加上另外三套修行,使人有能力去实现一切,绝对一切所希望的事情。

“当耶稣的门徒开始行奇迹并治愈病人时,耶稣颂扬了圣父,并感谢他,因为他没有把这些事情让智者知道,而是展示给了单纯的人们。总之,如果谁相信上帝,就应该相信上帝是公正的。”

彼得鲁斯言之绝对有理。如果只让有学问的人又有时间又有钱去买昂贵的书籍,并获得真正的知识,那天理何在。

"真正的智慧之路可由三件事来辨认，"彼得鲁斯说。"第一，它必须带有友爱，这我以后再告诉你；第二，必须用于生活，不然智慧就毫无用处，就会像一把从不用的剑一样锈蚀掉。

"最后，它必须是一条人人可走的道路。就像眼下你所走的圣地亚哥之路一样。"

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走路，只是当太阳快落山时，彼得鲁斯才决定停下来。在我们四周，比利牛斯山脉中那些最高的山峰仍然沐浴着落日的余晖。

彼得鲁斯让我清出一小块地并跪在那里。

"'拉姆'的第一道修行就是再生。你必须连续做七天，试着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你第一次接触这个世界时的感觉。你知道放弃一切走上圣地亚哥之路去寻找一把剑该是何等之难，但这种困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被过去的事情所困。你被击败过，害怕再次失败；你得到过一些东西，但你害怕失去它。与此同时，有一种最强烈的东西主导了你的思想：希望找到你的剑。所以你决定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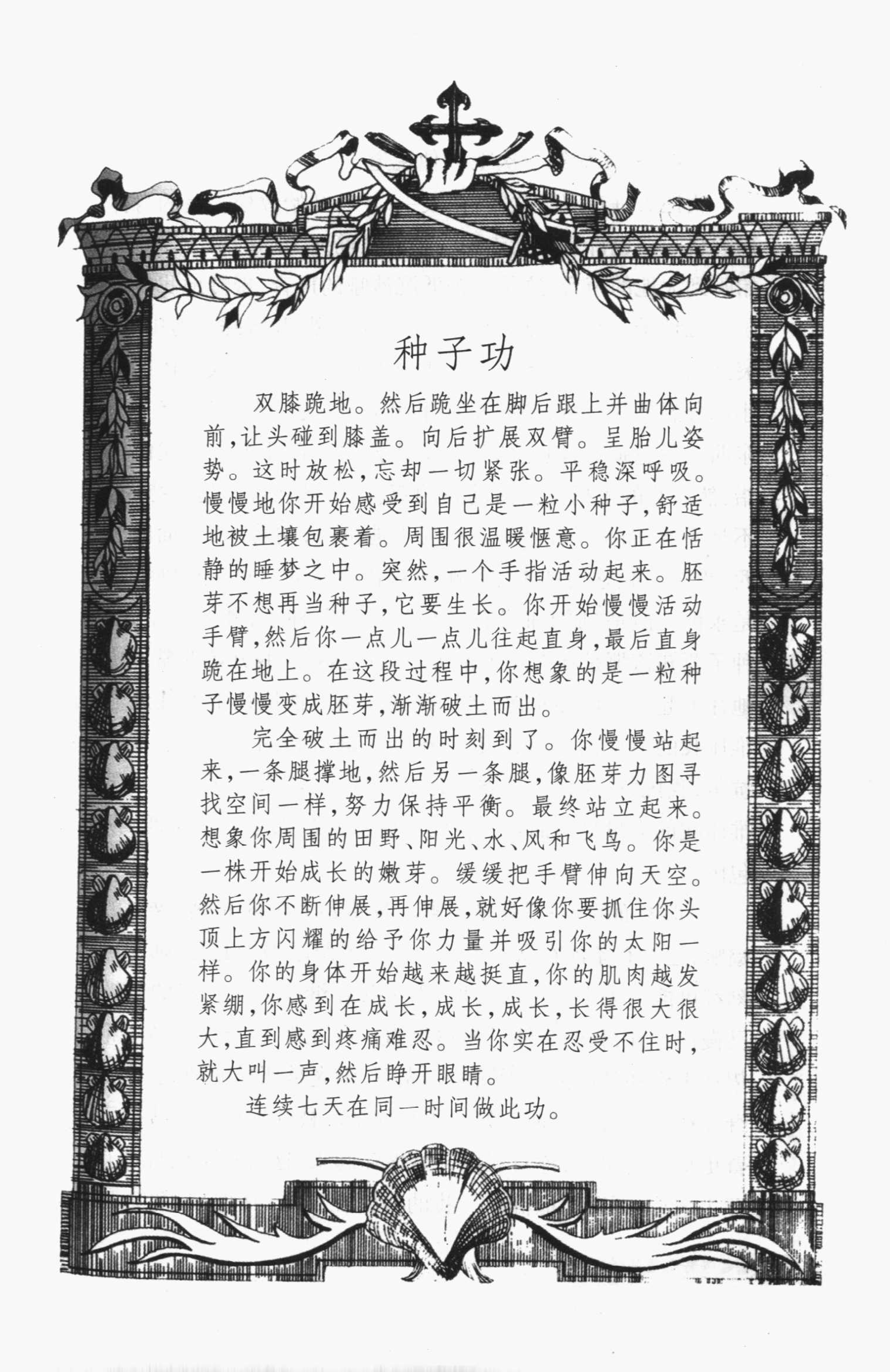
我说是的，不过，我仍然存有他所说的担忧。

"没关系的。这个功会让你慢慢地从你自己在生活中制造的重压之下解脱出来。"

于是彼得鲁斯就教给了我"拉姆"的第一道修行：**种子功**[①]。



① 据作者称：（本书中"种子功"等）那些功是他进行朝圣的组成部分。作者还说"该书在全球已发行了五百万册，至今没有听说有什么消极效果"。



种子功

双膝跪地。然后跪坐在脚后跟上并曲体向前,让头碰到膝盖。向后扩展双臂。呈胎儿姿势。这时放松,忘却一切紧张。平稳深呼吸。慢慢地你开始感受到自己是一粒小种子,舒适地被土壤包裹着。周围很温暖惬意。你正在恬静的睡梦之中。突然,一个手指活动起来。胚芽不想再当种子,它要生长。你开始慢慢活动手臂,然后你一点儿一点儿往起直身,最后直身跪在地上。在这段过程中,你想象的是一粒种子慢慢变成胚芽,渐渐破土而出。

完全破土而出的时刻到了。你慢慢站起来,一条腿撑地,然后另一条腿,像胚芽力图寻找空间一样,努力保持平衡。最终站立起来。想象你周围的田野、阳光、水、风和飞鸟。你是一株开始成长的嫩芽。缓缓把手臂伸向天空。然后你不断伸展,再伸展,就好像你要抓住你头顶上方闪耀的给予你力量并吸引你的太阳一样。你的身体开始越来越挺直,你的肌肉越发紧绷,你感到在成长,成长,成长,长得很大很大,直到感到疼痛难忍。当你实在忍受不住时,就大叫一声,然后睁开眼睛。

连续七天在同一时间做此功。

"现在就来做第一次吧，"他说道。

我把头垂在双膝之间，深吸一口气，开始放松。我的身体很顺从——也许是今天走了一天我已筋疲力尽的缘故。我开始听到大地的声音，这是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地我变成了一粒种子。我没有思想。四周一片漆黑，我沉睡在地中心。突然，有什么东西动起来。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想把我叫醒，要我从那里出去，因为"那上头"有其他东西。我想睡觉，但这部分就不让我睡。它开始活动我的手指，然后我的手指又去活动我的双臂——然而，不是手指，也不是手臂，而是一棵胚芽正在与土地抗争，朝着那"上面的东西"挺进。我感到身体开始跟随双臂的运动。每一秒钟都像是永恒。但是"那上面"有个东西在等着种子，种子要生长，种子要知道那是什么。先是头，然后是躯体，我开始非常吃力地往上起。一切都非常缓慢，我必须用力抵抗往下的往地心推压我的力量，那里原本是我永久平静沉睡的地方。然而我抗争，我抗争，我终于冲破了什么东西，已经直起了身。往下推压我的力量戛然而止。我破土而出，被"那上面的东西"所包围。

"那上面的东西"就是田野。我感到太阳的光热、蚊虫的嗡响，远处有条河在潺潺流淌。我闭着眼睛慢慢起身，随时随刻都可能失去平衡重回大地，不过我在继续生长。我的双臂已慢慢打开，我的身体已慢慢挺直。我在那里，正在重生，希望从里到外都沐浴在无限的阳光下，阳光是那样的灿烂，让我继续往上长，往上伸长，好去用我的全部枝叶拥抱它。我把手臂更加伸直出去，浑身肌肉开始疼痛起来，这时我感到自己有万丈之高，可以拥抱群山。我的身体在膨胀，在伸展，肌肉疼

痛难忍,我实在受不住了,大叫了一声。

我睁开眼睛,彼得鲁斯就站在我面前微笑地抽着烟。阳光还没有消失,不过,我惊讶不是我想象的那灿烂阳光。我问他用不用我描述一下我刚才的感受,他说不必了。

“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自己明白存于心底就行了。我怎么能去评判呢?那感受是你的而不是我的。”

彼得鲁斯说就在此过夜了。我们点起一小堆篝火,喝着他酒瓶里剩下的酒,而且我还用到达圣让-皮耶德波尔之前买的肥鹅肝酱做了几个三明治。彼得鲁斯到附近小河里捉了几条鱼,然后放在篝火里烤。后来,我们就钻进了各自的睡袋里。

在我一生中所体验过的各种重大感受中,不能忘怀的就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这第一夜。虽说是夏天,但天挺冷,不过,我嘴里仍有彼得鲁斯那酒的留香。我仰望天空,银河在我头顶上一望无际,向我展示着我们要经历的漫漫路途。要是在以前,这种漫漫会让我感到很痛苦,感到自己太渺小,非常害怕自己无力成功。而今,我曾是一粒种子,已经重生。我已发现,虽说泥土让人感到安逸,我睡得很香,但“那上面”的生活更加美好。而且我可以随时无数次地重生,直至我的双臂长到足够长来拥抱我出生的土地。

创造者与创造物

一连六天我们行走在比利牛斯山脉中。上山，下山，而且每当夕阳只照在那些最高的山峰时，彼得鲁斯就让我做那种子功。在第三天的路上，一块漆成黄色的水泥界碑告诉我们已经穿越了边境，自此，我们的双脚已经踏在了西班牙的土地上。彼得鲁斯开始慢慢透露一些私人情况；我得知他是个意大利人，从事工业设计工作[1]。我问他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许多工作来引导一个朝圣者去寻剑，不担心什么吗？

"我想向你说明一件事，"他回答道。"我没有在引导你去寻剑。完完全全是由你自己去找。我在此是引导你走这圣地亚哥之路并教给你'拉姆'的修行。至于你如何运用这去寻找你的剑，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当你在旅行时，你是在非常实际地体验再生的行为。你面对着全新的情况，日子过得要缓慢得多，而且大多情况下你听不懂别人讲的语言。正如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因此，你会更加重视周围的一切事物，因为你的生存有赖于它们。你

会更易接近别人,因为在困境中他们可以帮助你。你会更为喜悦地接受诸神任何小小的恩惠,会把它当成一段插曲一样记忆终生。

"同时,因为一切都是新鲜事物,所以你只看到其美好的一面,而且更感到活着很幸福。所以宗教朝圣一向不失为一种更为客观地实现启迪的方式之一。Pecado[②]一词来自Pecus,其意为有缺陷的脚,不能行路的脚。纠正错误的方法就是永远朝前走,适应新情况,并接受成千上万的祝福,这些祝福是生命慷慨给予那些向它祈求之人的。"

"你认为我扔下那些杂七杂八的计划到这里来陪你会有什么不便吗?"

彼得鲁斯环顾了一下四周,我也随他的目光看了看。在一座山上有些山羊在吃草。其中一只胆子要比别的大,竟站到了很高处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上去的,到时怎么下来。正在我想这个之际,只见那山羊一跳,跳到我视力不及的地方,然后回到了它的伙伴之间。四周是一片蕴藏着躁动的平和,这是一个仍在不断生长、不断创造的世界的平和,而且它知道为此需要继续前进,勇往直前。有时大地震或是毁灭性的狂风暴雨让我感到大自然的残酷,但我也明白这是前进道路上的沧桑而已。大自然也在旅行,也在寻找

---

① 科林·威尔逊说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巧合,而我再一次可以证明这话不假。一天下午,我在马德里住宿的旅馆大厅里翻阅报纸,有一则关于"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的报道吸引了我。因为得奖人之一是一位名叫罗伯托·马里尼奥的巴西记者。等再仔细观看宴会照片时,吓了我一跳:在一张桌前优雅吸着烟的正是彼得鲁斯,图片文字说他是"当今最著名的欧洲设计师之一"。——作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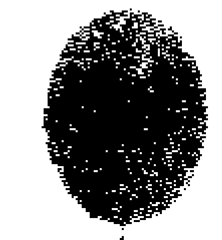
② Pecado这一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相同的词为"(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罪,罪恶";"过失,错误,缺点"之意。

启迪。

“我很高兴在这里，”彼得鲁斯说道。“因为我丢下没做的事情并不重要，等我回去会把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在我读了卡洛斯·卡斯塔涅达的著作后，就极想见到那位印第安老巫师唐璜。看着眼前正在观山景的彼得鲁斯，我觉得我正和一个很像他的人在一起。

第七天的下午，穿过一片松树林后，我们来到一座山顶上。查理曼大帝曾在此进行他在西班牙土地上的第一次祈祷，由此，这里就有了一块古碑，上面拉丁文说的是请所有人在此念圣母颂。我俩照做了。彼得鲁斯叫我做最后一遍种子功。



现在是风大天冷。我说时间还早——顶多是下午三点钟——而他告诉我说别争，严格照他说的去做。

我跪在地上开始做功。一切正常，很顺利就到了伸展双臂开始想象太阳的阶段。这时，巨大的太阳在我眼前闪耀，我感到自己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我作为人的记忆开始慢慢消失，我已不是在做功，而是变成了一棵树。对此我感到幸福愉快。太阳在闪耀在旋转——这在以前可没有发生过。变成树的我在这里，树枝在伸展，树叶在风中摇曳，我想永远处于这种状态。直到有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瞬间一片漆黑。

我马上睁开了眼。是彼得鲁斯打了我一巴掌，现在他正抓住我的双肩。

“别忘了你的目标！”他愤怒地说。“别忘了要找到你的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坐在了地上，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常有这种情况吗?”我问道。

“差不多吧,”他说。“主要是发生在像你这样着迷于细节而忘了所追求之事的人身上。”

彼得鲁斯从背包里拿出一件套头毛衣穿上。我也在印有“我爱纽约”的T恤外面加上了那件备用T恤——我从没想到报上称“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里会这么冷。两件T恤抵挡住了风寒,不过我还是问彼得鲁斯我们能不能走快点儿,这样身上好暖和些。

现在是很好走的下坡路。我觉得我感到这么冷是因为我们吃得太清淡了,吃的只是鱼和野果子①。他说不是因为这个,并解释说感到冷是因为我们行走在山脉的最高点。

又走出不到五十米后,转过一个弯,景色豁然开朗,眼前是绵延起伏的广阔平原。下山路的左侧,距我们不到两百米处,有一座炊烟袅袅的美丽小城正等着我们呢。

我开始加快步伐,然而彼得鲁斯却制止了我。

“我想现在是教你‘拉姆’第二道修行的最好时机,”他边说边坐在了地上,也让我坐下来。

我不情愿地坐了下来。那炊烟袅袅小城市的景色扰得我心神不定。猛然间,我发觉我们在森林里已经走了有一个星期了,风餐露宿一走就是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过。我的烟早就抽完了,不得不去抽彼得鲁斯那可怕的自卷烟。睡在睡袋里,吃没有调味品的鱼,那是我二十岁时喜欢的事,而现在,在这圣地亚哥之路上,却是需要有忍耐力的。我不耐烦地

---

① 有一种红色的水果,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看见它就想吐,因为在比利牛斯山脉行走期间我吃它吃伤了。——作者注

等着彼得鲁斯在那儿卷好烟后静静地抽,同时想着再走上不到五分钟路程,就可以到那已经看见的酒吧里暖暖呼呼地喝上一杯了。

彼得鲁斯穿着他那暖和的毛衣,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脸茫然地看着广阔的平原。

"这趟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感觉如何?"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好极了,"我答道。我可不想延长对话。

"应该是很好,因为我们花了六天时间来做一天就可完成的事情。"

我不相信他说的。于是他拿出地图,指给我看距离:十七公里。即便是上坡下坡走得缓慢,那段路六个小时之内也能走完。

"你太痴迷于找到你的剑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走到那里。你只盯着圣地亚哥——而你从这儿也看不到它——就没注意我们连续四五次经过同一个地方,只是经过的方向不同罢了。"

他现在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这地区最高的山伊恰西盖山有时在我右侧有时在我左侧。就算是当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我怎么也得不出这惟一可能的结论:我们来来回回走了好多趟。

"我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利用走私者们在林中开出的小路从不同的方向走。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是有责任发现的。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你走路的行为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你想到达目的地的愿望。"

“那如果我注意到了呢?”

“不管怎么说,我们用了七天的时间,因为这是‘拉姆’修行所要求的。不过,至少你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利用了比利牛斯山脉。”

让我惊讶的是我忘记了寒冷和那小城。

“当朝一个目标前进时,”彼得鲁斯说道。“注意看路是至关重要的。路总是教给我们最佳的到达方法,而且当我们行走在路上时,它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倘若把这比做性关系,就好比是说前戏决定性高潮的强度。谁都知道这一点。

“在生活中当你有了一个目标时也是如此。目标实现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选择达到它的道路,以及我们行走这条路的方式。所以,‘拉姆’的第二道修行非常重要:从我们日常司空见惯而视而不见的事物中发现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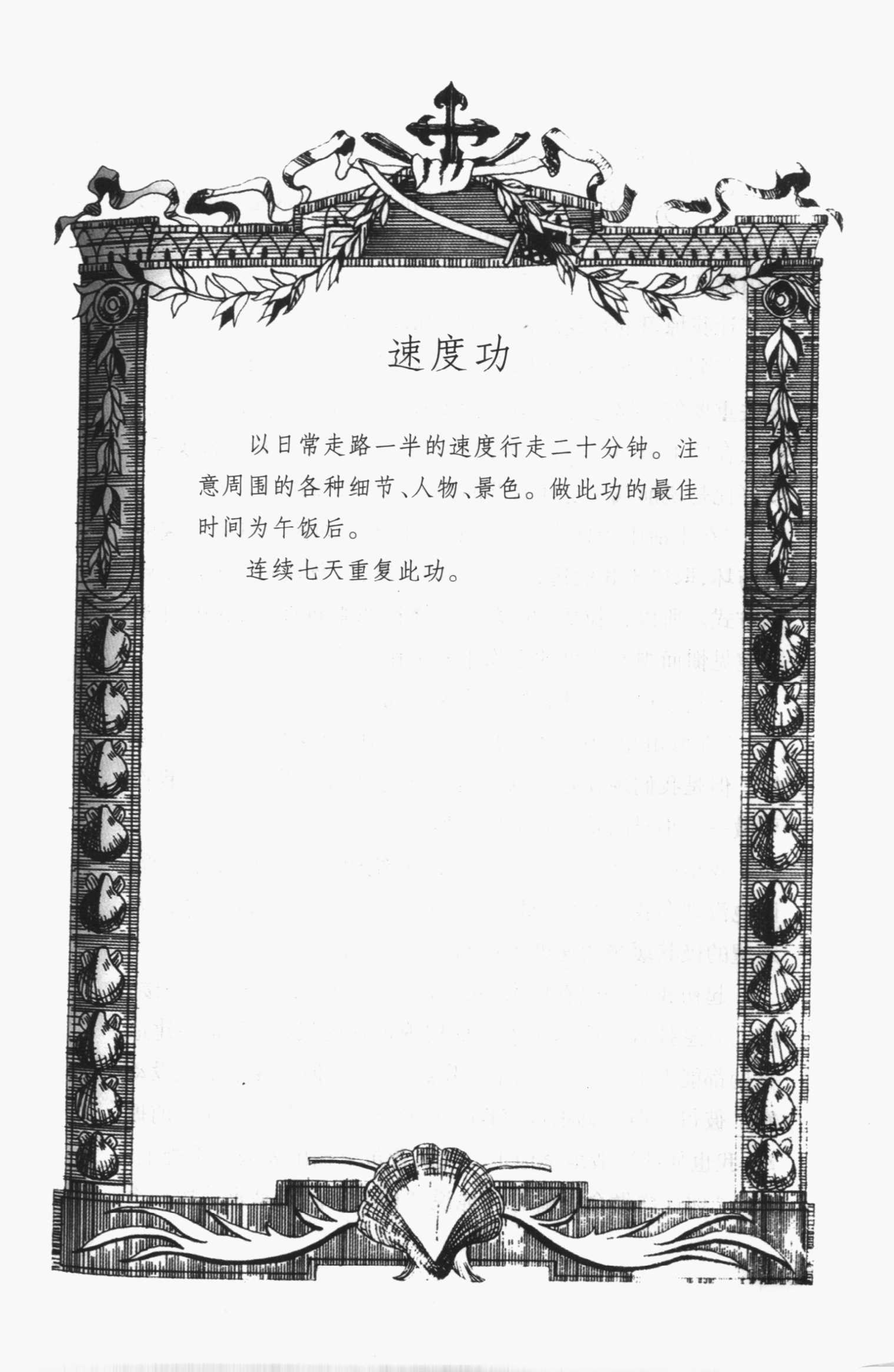
于是彼得鲁斯就教给了我**速度功**。

“在城市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此功应该做二十分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小时的功走到那座小城。”

我早已忘却的寒冷又回来了,我绝望地看了看彼得鲁斯。而他没理会我:他站起身,拿上背包,然后就开始以一种让人绝望的极其缓慢的速度走那两百米的路程。

起初我只是望着那家小酒馆,这是一座古老的两层小楼,门上方悬挂着一块木招牌。那招牌近在咫尺,连上面的建造日期都能看见:一六五二年。我们在移动,但好像根本就没动窝。彼得鲁斯后脚跟接前脚跟极缓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动,我也如此这般地学他走。我从背包里掏出表戴在手腕上。

“你这样做会更糟的,”他说。“因为时间不是永远按一个



速度功

以日常走路一半的速度行走二十分钟。注意周围的各种细节、人物、景色。做此功的最佳时间为午饭后。

连续七天重复此功。

点儿走的。是我们决定时间的快慢。”

我开始不断看表，同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越看越觉得时间过得慢。于是我决定接受他的劝告，把表放进了口袋里。我力图把注意力放在景物、平原和我踩着的石头上，然而我却总朝那小酒馆望去——而且我确信我根本没有动地方。于是我就在心里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可是这功法真让我焦躁，根本集中不了精神。我实在忍不住了，又掏出表来看，才过了十一分钟。

“不要把这功变成一种折磨，它可不是为了这个呀，”彼得鲁斯说。“你试着从一种不习惯的速度中体会快乐。你在改变日常行为方式的时候，也就是在让另一个你在你心中成长起来。但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里。”

最后一句和气的话语让我平静了一些。如果说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干什么，那么最好还是从中有些收获吧。我深呼吸，不去想什么。于是我进入一种奇特的状态，好像时间是一种遥远的东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越来越平静，并开始以新的目光注视周围的事情。刚才紧张时不听使唤的想象力现在又回来了。看着眼前的小城，我开始为它编起故事来：它是如何建造的，经过此处的朝圣者遇见人时的喜悦，以及经过比利牛斯山中寒风洗礼后在此歇息住宿等等。一时间，我觉得看到城里出现一种强大神秘智慧的显现。我想象到大平原上的骑士和战斗。我可以看到他们的刀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听到厮杀声一片。这小城不仅仅是个有酒让我暖心灵有被让我御寒冷的地方：它是一座历史纪念碑，是那些抛开一切而在此荒凉之地安身立命英勇之人的作品。这世界就在我四周，我发现自己以前怎么就很少注意到它呢。

等我回过神儿来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小酒馆的门前，彼得鲁斯正请我进去呢。

“我请你喝酒，”他说道。“今天我们早点儿睡，因为明天我要把你介绍给一位伟大的巫师。”

我踏踏实实一个梦也没做地睡了一大觉。当阳光开始洒向龙塞斯瓦列斯①小城中仅有的两条街上时，彼得鲁斯敲响了我的房门。我们是住在这兼做旅店的小酒馆的顶层。

我们喝了咖啡，吃了抹油面包，然后就出门了。整个地区大雾弥漫。我发觉，严格讲龙塞斯瓦列斯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座小城市；朝圣鼎盛时期，在这条路上它是当地最强大有实力的修道院，其影响力波及到纳瓦拉②边境地区。如今它仍保留着这些特点：为数不多的建筑物构成教士会教堂的组成部分。惟一带有“俗家”特点的建筑就是我们住宿的这个小酒馆。

我们行走在大雾中，后来就走进了教士会教堂。教堂里面有一些身着白袍的神父正在齐声做着早上的第一次弥撒。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巴斯克语。彼得鲁斯在后面的长凳上坐下，也要我坐过去。

教堂很大，里面到处是无价的艺术品。彼得鲁斯低声告诉我说这教堂是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国王和王后的捐款修建的，地点是查理曼大帝选的。在主祭坛上，龙塞斯瓦列斯的圣母像银光闪闪，脸是用名贵木材制成，手中拿着一束

① 龙塞斯瓦列斯：西班牙北部一城镇。

② 纳瓦拉：中古时代和近代初期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

用宝石制成的花。幽幽的香气，哥特式的建筑和身着白袍的神父，加上他们的赞美诗，开始让我进入一种类似我在进行“传统”仪式时所体验到的心醉神迷境界。

“那巫师呢?”我想起头天下午他说的话来，于是问道。

彼得鲁斯用头朝一个中年神父方向示意了一下，这位神父瘦瘦的，戴着眼镜，和其他教士坐在主祭坛旁的凳子上。既是巫师又是神父！我盼着弥撒快点结束，但是正如彼得鲁斯头天跟我说的，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时间的快慢：我的急切使得这宗教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弥撒结束后，彼得鲁斯把我一个人丢在长凳上，从神父们出去的门那儿离开了。我在教堂里又待了一会儿，看着教堂，心想是不是该做点什么祈祷，可我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如同圣地亚哥之路的黄金时代永不再现一样，诸神像似乎很遥远，尘封在过去时光中永不回返。

彼得鲁斯出现在门口，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向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跟他走。

我们来到修道院的一座内花园，花园四周是石造凉台，中央有一座喷泉，坐在泉边等我们的正是那个戴眼镜的神父。

“这是若尔迪神父，这是朝圣者，”彼得鲁斯介绍道。

神父向我伸出手，我和他握了握手。谁都没说什么。我等待着发生什么事，然而只听到远处的鸡叫声和雀鹰出外捕食每日猎物的声响。神父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的目光很像那次我说出“古语”后卢尔德夫人看我的眼神。

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之后，若尔迪神父终于开口了：

“我觉得你踏上‘传统’的阶梯太早了点儿，亲爱的朋友。”

我说我已经三十八岁，而且在所有的神明裁判[①]仪式中都表现得相当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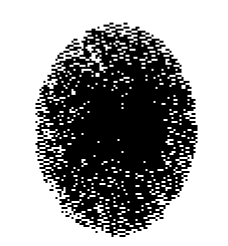
“还差一项，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他仍然是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说道。“没有这一项，你所学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所以我正在走圣地亚哥之路呀。”

“这也保证不了什么。跟我来。”

彼得鲁斯待在花园里没动，我随若尔迪神父走了。我们穿过回廊，经过葬着一位国王——强者桑乔[②]——的墓地，最后来到与龙塞斯瓦列斯修道院主建筑群分开的一座小教堂。

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桌子，一本书和一把剑。不过，那不是我的剑。



若尔迪神父坐到桌前，却让我站着。然后他拿起香草点燃，让四周充满香气。此情此景越发让我想起与卢尔德夫人见面的情形。

“首先，我要告诫你，”若尔迪神父说。“雅各之路只是四条路中的一条。它是‘剑[③]之路’。它能给你带来力量，不过，这还不够。”

“那另外三条呢？”

---

① 神明裁判（ordólia）是各种测验仪式，其中不仅要看门徒的虔诚专注程度，而且测验中的征兆也很重要。该词起源于宗教裁判所时代。——作者注

② 强者桑乔，即桑乔七世（1154—1234）：纳瓦拉国王。一一九四年登位，死后葬在经院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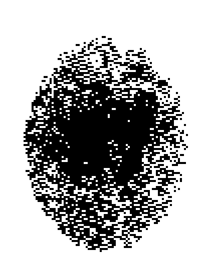
③ 在葡语中“剑”（espada）还有纸牌中“黑桃”之意。

"你至少知道另外两条：'耶路撒冷之路'，也叫'红心之路'，或者叫'圣杯之路'，它能给予你创造奇迹的能力；还有'罗马之路'，即'木材①之路'，它能让你与其他世界沟通。"

"就差'黄金②之路'了，正好凑成纸牌的四种花色，"我开玩笑地说。神父也乐了。

"正是。这是一条秘密之路。如果你哪天要去走这条路的话，可不能告诉任何人，现在我们不谈这个。你的贝壳呢？"

我打开背包，拿出带圣母像的贝壳。他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手伸在上面，开始凝神静气。他让我也这样做。空气中的香气越来越浓。神父和我都睁着眼睛，突然我能感觉到在伊塔蒂艾亚③上所发生的场景正在重演：贝壳发出一种暗暗的光。光亮越来越强，而我则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从若尔迪神父的喉咙里发出来。



"宝物在哪，心就在哪。"

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不过，这声音还在继续：

"你心在哪，'基督再临'的起源就在哪；就像这些贝壳一样，雅各之路上的朝圣者只是外壳。这层外壳，即生命的外壳破开之后，才见生命，生命是由友爱所构成。"

他把手撤回去，贝壳也就不再闪亮。然后，他把我的名字写进桌子上的书里。在整个圣地亚哥之路上，我只看见有三本书写进了我的名字：卢尔德夫人那里一本，若尔迪神父这儿

---

① 在葡语中"木材、木棍"(pau)还有纸牌中"草花"之意。

② 在葡语中"黄金"(ouro)还有纸牌中"方片"之意。

③ 伊塔蒂艾亚：位于巴西东部里约热内卢的曼蒂凯拉山的群山，高两千七百八十七米，属国家公园。

一本,还有“力量之书”一本,在以后我自己会在这本书上写进本人的名字。

“好了,”他说。“你可以带着龙塞斯瓦列斯的圣母和圣地亚哥的祝福出发了。”

“在整个西班牙境内,雅各之路都是用黄色标志标记的,”神父说道,这时我们正朝彼得鲁斯待着的地方走去。“如果一时间你迷失了方向,就去找这些标志——在树上,在石头上,在交通标志上去找,这样你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有一个出色的向导。”

“但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在比利牛斯山脉中来来回回走六天了。”

神父已知此事。

我们来到彼得鲁斯待的地方,然后就此告别。一早我们就出了龙塞斯瓦列斯,大雾已完全消散。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展现在我们眼前,我开始注意到若尔迪神父说过的那种黄色标志。背包比以前沉了点儿,因为我装上了一瓶在酒馆里买的酒。彼得鲁斯说没必要买。从龙塞斯瓦列斯起,一路上要经过成百的城镇,露宿野外的次数不会太多了。

“彼得鲁斯,若尔迪神父讲到‘基督再临’时就好像有什么事在发生似的。”

“一直在发生呀。这就是你剑的秘密。”

“另外,你说过我要遇见一位巫师,到头来却遇见一位神父。魔法和天主教会有何关联?”

彼得鲁斯只说了两个字。

“一切。”

残　酷

“就是在那里，在那里爱被谋杀了，”老农民指着嵌在岩石上的小教堂说道。

我们已经连续走了五天，只是吃饭睡觉时才停下来。彼得鲁斯还是很少谈他的私生活，反倒不断问巴西和我工作的情况。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国家，因为他最熟悉的就是科尔科瓦杜山①上的救世主基督像，基督伸展着双臂，这里没有了让他受苦的十字架。他什么都想知道，时不时问我那里的女人是不是像这儿的一样漂亮。白天热得难受，我们每到一家酒吧或是一座小城镇，都听到人们在抱怨干旱。由于天热，我们避开在下午两点至四点间太阳最毒的时候行路，而且照西班牙人的习惯进行午睡。

这天下午，当我们正在一片橄榄林中休息时，一位老农民走了过来并请我们喝口他的酒。虽说这地区气温高，但几百年来饮酒的习惯一直是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爱被谋杀在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既然老人想聊天，那

我就问道。

“很久以前，走圣地亚哥之路的阿基坦[2]的费利西亚公主从孔波斯特拉返回时，决定放弃一切而居住在此。她就是真爱的化身，因为她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了此地的穷苦人并照顾病人。”

彼得鲁斯又抽起他那可怕的卷烟，尽管他表现得漠不关心，但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认真听老人的故事。

“于是她兄弟吉列莫尔公爵奉父亲之命来把她带回去。然而费利西亚拒不回去。公爵昏了头，把她刺死在远处那个小教堂里，那是她亲手建造用来照顾穷人和赞美上帝的。

“等公爵清醒过来并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后，就去罗马请求教皇的宽恕。教皇命他去孔波斯特拉朝圣作为忏悔。于是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当他返回途经此地时，感到了同样的冲动，于是他就留在了他妹妹所建造的小教堂里，尽其漫长一生照顾穷人。”



“这就是报应法则，”彼得鲁斯笑了。老农民不明白他的评论，而我却非常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途中，我们曾不断从神学角度讨论过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我说“传统”与上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上帝的路与我们所走的雅各之路截然不同——这条路上有巫师神父、中魔的吉普赛人，还有创造奇迹的圣人。这一切与基督教联系甚为密切，给我一种很原始的感觉，不像“传统”仪式能在我心中激发出痴迷和消魂的感觉。彼得鲁斯总说圣地亚哥之路是一条人人能走的路，

---

① 科尔科瓦杜山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高七百零四米，山顶上建有一座宏伟的基督雕像。

② 阿基坦：法国西南部历史上著名地区和王国。

而只有这样一条路才可通往上帝。

“你认为上帝存在，我也一样，”彼得鲁斯说。“因此，上帝为我们而存在。不过，如果谁不相信他，他就不存在，然而并不是因此那不信的人就错了。”

“那么说有无上帝只取决于人的意愿和力量吗?”

“我有过一个朋友，他整天醉醺醺的，不过，他每晚都念三遍‘万福马利亚’，因为他母亲从小就让他这样做。即使他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家，即使他不相信上帝，我这朋友总是念上三遍‘万福马利亚’。他死后，在一次‘传统’仪式上，我问先人的灵魂我的朋友在何处。先人的灵魂回答我说他很好，光芒包围着他。他一生没有信仰，而他的行为——只是每天被迫机械地念上三遍‘万福马利亚’——拯救了他。

“上帝已显现于我们祖先的洞穴里和当时的雷鸣中；等人们发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后，他又转移到一些动物身上和一些神圣的森林之中。曾有一段时间他只存在于古代大城市的地下墓穴之中。然而他从来都是以爱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心中。

“而今，上帝只是一种概念，这几乎被科学所证明。然而每当到这一地步，历史就绕个弯，重新开始了。报应法则呀。当若尔迪神父引用基督之语，说财富在哪，你心在哪时，他指的正是这一点。你想在什么地方看见上帝的面容，你就会在那里看见。如果你不想看见，那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你的行为善良就行了。当阿基坦的费利西亚建造小教堂并开始帮助穷人时，她忘记了梵蒂冈的上帝，她以她那更为原始更为聪慧的方式，即爱的方式展示了上帝。在这一点上，老农民说爱被谋杀了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老农民却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听不懂我们的谈话。

“当她兄弟被迫继续那被他中断的行为时，报应法则才生效。一切都是允许的，惟独爱的表现是不能被中断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谁企图破坏，谁就得去重建。”

我解释说在我们国家，报应法则是说人的畸形疾病是对前世所犯错误的惩罚。

“胡说八道，”彼得鲁斯说道。“上帝不是复仇者，上帝是爱。他惟一的惩罚就是让中断爱的人去继续完成它。”

老农民抱歉说天不早了，他要回去干活。彼得鲁斯觉得正好，我们也该起身上路了。

“不谈这些了，”走在橄榄林中时他说道。“上帝在我们周围一切事物之中，他应是被感觉到被经历到，而我现在是想把他变成一个逻辑问题好让你明白。你继续做慢走功，这样就会越加了解他的存在。”



两天后，我们得爬上一座名叫“宽恕峰”的山。上山花了好几个小时，当我们到达山顶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了一惊；一群游客把汽车音响开到最大，正在那儿晒太阳喝啤酒呢。他们是从临近一条路开车上山的。

“这有什么呀，”彼得鲁斯说。“难道你认为能在这山顶上遇见熙德[1]的一位战士正在放哨监视着摩尔人的再次进攻吗?”

下山时，我做了最后一遍速度功。我们眼前又是一片辽阔的大平原，四周是蓝幽幽的山峦，地面上长着干枯发焦的匍

---

① 熙德(约1043—1099)：十一世纪西班牙声名卓著的军事统帅，民族英雄。

匐植物。几乎看不见什么树木，多石的地面上只长着一些荆棘。练功结束后，彼得鲁斯问了一些有关我工作的事，这时我才发现好长时间没有想到它们了。我对工作、对丢下的那些事务的担心，实际上早就消失不见了。现在只是在晚上我才想到它们，即使如此，我也不在意它们了。我很高兴在此走这圣地亚哥之路。

"你随时都会像阿基坦的费利西亚那样去做的，"听了我的感受后，彼得鲁斯开玩笑地说。后来，他停下脚步并让我把背包放在地上。

"你朝四周看，然后把目光盯在某一点上，"他说道。

我选了远处能看到的一座教堂上的十字架作为目标。

"你把目光固定在这一点上，然后力图集中精神只听我讲，即使感到有什么异样，也不要分神。照我说的做吧。"

我很放松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十字架，这时彼得鲁斯站到了我身后，然后用一根手指按住了我的脖根儿。

"你现在走的是'力量之路'，所以只能教给你各种力量功。在之前这旅行是一种折磨，因为你只想着到达终点，而现在开始变成一种愉快之事，变成寻找和冒险的愉快。由此你在培育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的梦想。

"人永远不能停止做梦。梦想是心灵的食粮，如同饭菜是身体的食粮一般。在我们生命中，多少次梦想破灭、希望落空，但仍要继续做梦，不然我们的心灵就会死亡，友爱就无法进入心田。你面前的田野上曾洒下多少人的鲜血，光复战争中几次惨烈的战斗在此展开。谁对谁错，真理在谁一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双方在打'美好的仗'。"

"'美好的仗'是我们内心要去打的仗。在英雄时代，在

那游侠骑士时代，这很容易，因为有许多土地要去征服，有许多事情要去做。不过，如今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那‘美好的仗’已从战场转移到我们的内心世界。

“‘美好的仗’是以我们梦想的名义去打的仗。当我们风华正茂、梦想在我们心中迸发时，我们勇气十足，然而我们尚未学会战斗。经过巨大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学会了战斗，可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了战斗的勇气。于是，我们就转回来攻击自己，向自己开战，我们成了我们自己可恶的敌人。我们说我们的梦想很幼稚，难以实现，或者说梦想是我们不了解现实生活的产物。我们扼杀了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害怕去打‘美好的仗’。”

彼得鲁斯更加用力地用手指压我的脖梗儿。我觉得教堂上的十字架变了样——十字架的轮廓慢慢变成一个像带翅膀的人。是一个天使。我眨一眨眼，十字架就又恢复到了原状。

“我们扼杀自己梦想的第一个征兆就是说没有时间，”彼得鲁斯继续说道。“我这辈子所认识的最忙碌的人总是有时间来处理一切。无所事事的人总是疲惫倦怠，不去做需要做的那点儿工作，总是抱怨白日苦短。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去打‘美好的仗’。

“扼杀梦想的第二个征兆就是我们的确信。因为我们不想把我们的生命视为一种伟大的冒险，于是我们在生命中的些微所求中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正义的，正确的。我们让视线越过日常生活的围墙，就可听到长矛的碰击声，就可闻到汗水和火药的气味，就可看到溃败以及战士眼中要去征服的欲望。然而我们永远看不到喜悦，那进行战斗之人心中的无限喜悦，因为对他们而言胜败无所谓，重要的只是打‘美好的仗’。

“最后，扼杀梦想的第三个征兆就是平和。生活就好像

周日的下午，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大事，也不要求我们付出很多。于是我们认为我们成熟了，忘却了儿时的幻想，而去实现个人和职业上的成功。而当同龄人中有谁还想这样那样时，我们会感到吃惊。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深知我们放弃了为自己的梦想而战，放弃了打‘美好的仗’。”

教堂的塔楼时时在变化，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张开双翼的天使。我再怎么眨眼，那景色就是不消失。我想跟彼得鲁斯说，但我感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当我们拒绝梦想而找到平和时，”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们会有短时间的平静。然而死去的梦想会在我们心中腐烂，并会感染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开始对周围的人变得残忍起来，最后开始对自己本身残忍。疾病和精神病开始出现。我们想在战斗中避免的东西——失望和失败——成为我们胆怯的惟一后果。而在某个晴朗的日子里，那逝去和发腐的梦想使空气难以呼吸，于是我们就期待死亡，期待它把我们从确信、工作、周日下午那可怕的平和中解救出来。”

现在我确信自己真的看见了一个天使，而且我已经无法听彼得鲁斯说话。他应该是察觉到这种情况，因为他把手指从我脖梗儿拿开并不再说话。天使的影像持续了一会儿，后来就消失了。在它的位置上教堂塔楼重又出现。

我们沉默了片刻。彼得鲁斯卷了支烟抽起来。我从背包里拿出酒来喝了一口。酒是热的，但味道没变。

“你看到了什么？”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看到了天使。我说开始时，只要我一眨眼，影像就会消失。

“你也得去学习打‘美好的仗’。你已学会接受生命中的冒险和挑战,但你还是想否认不平凡之事。”

彼得鲁斯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物品并递给我。这是个金质别针。

“这是我祖父给我的礼物。在‘拉姆’教团里,所有先辈都有这样一件物品。人们称之为‘残酷之针’。当你看到天使出现在教堂塔楼时,你想否认它,因为它不是你所习惯的东西。在你的世界观里,教堂就是教堂,而幻觉只会发生在‘传统’仪式所激发出来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

我说我的幻觉大概是由于他手指压迫我脖梗儿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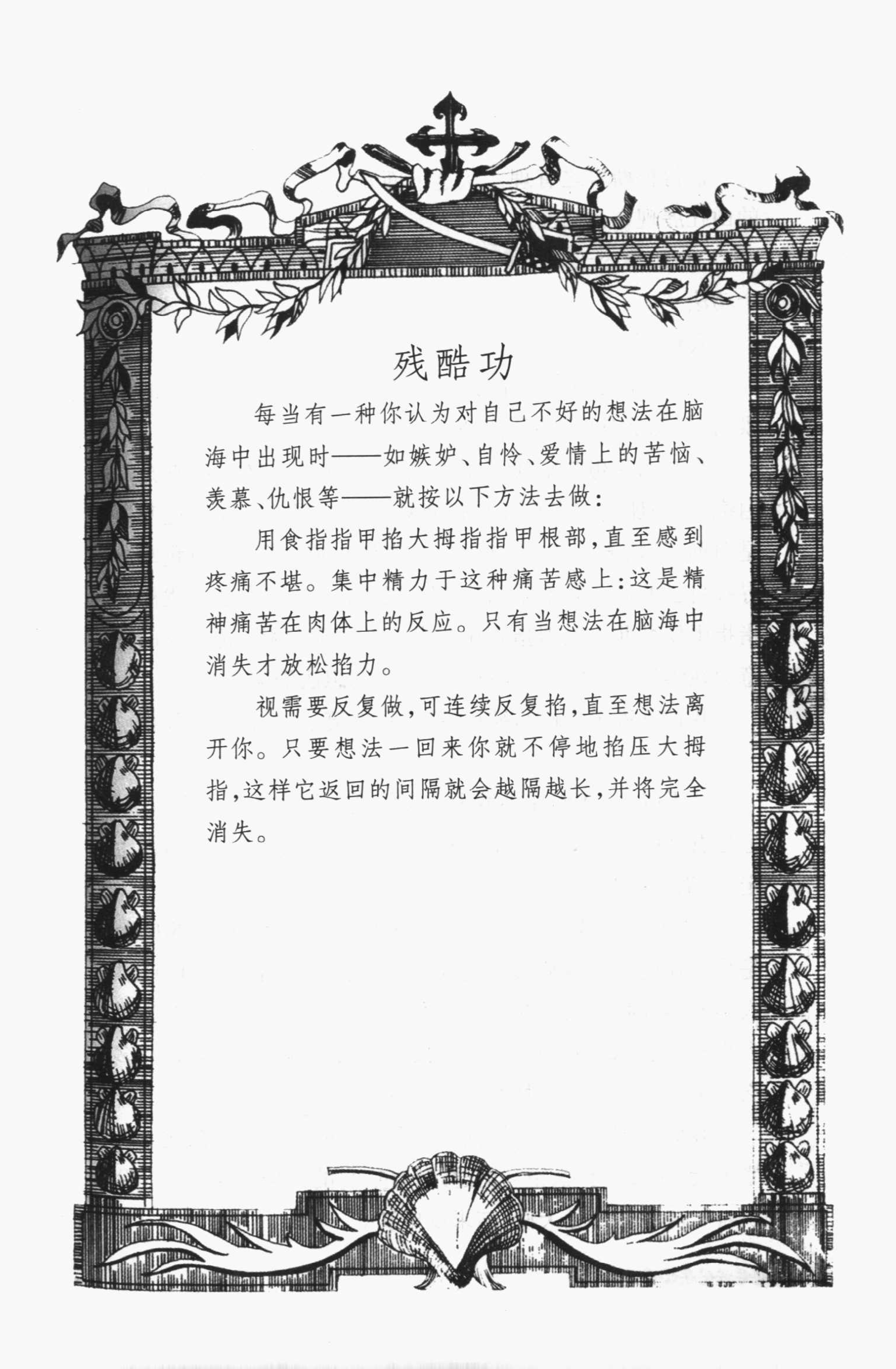
“没错,可这改变不了什么。事实是你拒绝幻觉。阿基坦的费利西亚应该是看到了类似的东西,并把一生赌在所见事物之上:其结果就是她把工作变成了爱。在她兄弟身上应该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在每一天:我们总看到最佳路线,然而却只走习惯的路。”

彼得鲁斯又走起来,我也就跟着走。我手中的别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拯救我们梦想的惟一方法就是对我们自己慷慨大度。任何自我惩罚的尝试——哪怕是再微小的,也要一丝不苟地对待。为了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对自己残忍,必须把任何追求精神痛苦的尝试,诸如罪责、内疚、犹豫不决、胆怯等,变成肉体的痛苦。把精神痛苦转化成肉体的痛苦,我们就会知道它能给我们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残酷功**。

“过去人们是用一个金质别针做这个功,”他说。“如今情况变了,就像圣地亚哥之路沿途的景色变了一样。”



残酷功

每当有一种你认为对自己不好的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如嫉妒、自怜、爱情上的苦恼、羡慕、仇恨等——就按以下方法去做：

用食指指甲掐大拇指指甲根部，直至感到疼痛不堪。集中精力于这种痛苦感上：这是精神痛苦在肉体上的反应。只有当想法在脑海中消失才放松掐力。

视需要反复做，可连续反复掐，直至想法离开你。只要想法一回来你就不停地掐压大拇指，这样它返回的间隔就会越隔越长，并将完全消失。

彼得鲁斯言之有理。从这下面看上去,大平原像是绵延的山丘展现在我面前。

“想想你今天对自己做了什么残酷的事情,然后练习这个功法。”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从来都是这样。在我们少有的需要对自己严厉的时候,我们总是对自己宽宏大量。”

突然间我想起来我觉得自己费力爬上“宽恕山”真是个白痴,因为那些游客是开车轻而易举地上了山。我知道我不是白痴,我知道我对自己残酷;游客们在追寻阳光,而我却在寻找自己的剑。我不是白痴,当然我可以自认为是。我用食指指甲使劲儿掐大拇指指甲根儿。我感到巨痛,而当我的注意力在疼痛感上时,认为自己是白痴的想法消失了。

我把这种感觉说给彼得鲁斯听,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这天晚上,我们在小城里一家舒适的旅店住了下来,我从远处看到的教堂就是这个城里的。晚饭后,我们决定到街上走走,消消食儿。

“人们所能找到的对自己不好的一切方法中,最坏的就是爱。我们总是因某人不爱我们而痛苦,某人离开我们或某人不愿离开我们而受罪。如果我们是单身一人,那是因为没人喜欢我们,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又把婚姻变成了奴役。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情绪不好地说道。

我们来到一个小广场前,我所看到的教堂坐落在此。教堂不大,也没有什么精巧的建筑特色,它的钟楼直插天空。我试着看能不能再见天使,结果没成功。

彼得鲁斯抬眼望着上面的十字架。我心想他是不是看见天使了,结果不是:因为他马上就对我说起话来。

“圣父之子降临人间时,他带来了爱。可是人类只理解带有痛苦和牺牲的爱,所以人们最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这样,无人会相信他的爱,因为大家习惯了每日为自己的情感受苦。”

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继续望着教堂。又是彼得鲁斯打破了沉默。

“保罗,你知道巴拉巴[①]是什么意思吗?‘巴’(Bar)是儿子之意,‘阿巴’(Abba)是父亲之意。”

他盯着钟楼上的十字架看。他双眼炯炯有神,我感到他正被什么东西占据着,也许是被一再谈到的爱所占据,但我说不准。

“神圣天国的用意是如此聪明!”他说道,声音在空寂的广场上回荡。“当彼拉多[②]让民众选择时,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选择。他给人们看的一个是被鞭打得不成样子的人,另一个是高昂着头的人,这人就是作乱的巴拉巴。上帝知道民众是会让那个更弱的人去死的,以便证明他的爱。”

他最后说道:

“然而,不管怎么选择,都会是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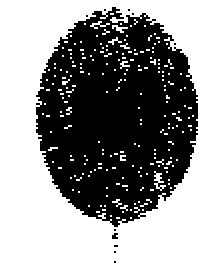
---

① 巴拉巴:《圣经》中人物,是个强盗,曾因作乱杀人而下狱。耶稣受审时,他正待处决,时值逾越节,按犹太人的习惯,罗马总督可在此节期间释放一个犯人免死,总督彼拉多起初有意释放耶稣,但犹太教的祭司长等人喊着,一定要求把耶稣钉死,彼拉多终于释放了巴拉巴,却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死在十字架上。

② 彼拉多:《圣经》中人物,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使　者

“在这里，所有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都交汇成了一条。”



我们是一大早到达的蓬特－德拉雷纳。此地名刻在一座雕像的基座上，雕像是一个穿着中世纪服装的朝圣者，他头戴三角帽，身披披风，佩带着贝壳，手中拿着一根挂着葫芦的拐杖，这让人回忆起那几乎被忘却的史诗般的一次旅行，而我和彼得鲁斯正在重新体验这一旅行。

头天晚上我们是在一座修道院里过的夜，一路上这种修道院比比皆是。接待我们的看门修士告诫我们在修道院内什么话也不能说。一位年轻的修士把我们引到各自的寝室，屋里只有一些必用物品：一张硬床，旧但干净的毛巾，一罐水和一个搞个人卫生的盆。没有水管，也没有热水，开饭时间表贴在门后。

在指定的时间我们下楼来到餐厅里。由于守静的许愿，修士们只是用眼神来沟通，我感到他们的目光要比常人的亮。晚饭吃得很早，我们和那些穿着栗色修士服的修士们在长桌上共进晚餐。彼得鲁斯从他坐的地方向我示意，我心知肚明

他想说什么:他真想抽支烟,不过看来他这一晚上都不能如愿以偿了。我也一样,于是我就掐大拇指,掐得都见了鲜肉。这是对自己做任何残忍之事的绝好时候。

饭菜都上齐了:菜汤,面包,鱼和葡萄酒。大家都在祷告,我们也跟着做。之后,在我们吃的时候,一位读经师独自念了一段圣保罗书。

“上帝招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又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读经师以那细弱平板的声音读着。“我们因为基督而愚妄。到如今,人们把我们看作世上的垃圾,万物中的渣滓。而上帝的王国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权力。”

整个晚餐之中,圣保罗给科林斯[1]人的忠告回荡在四壁光秃的餐厅里。

我们边议论着头天晚上的修士们边走进了蓬特－德拉雷纳。我向彼得鲁斯坦白说我躲在房间里抽烟了,当时我真怕有谁闻到烟味儿。他笑了笑,我看出来他恐怕也抽了。

“施洗约翰[2]去了荒漠,而耶稣则走向有罪之人,并游走四方,”他说。“我喜欢是这样。”

实际上,除了在荒漠中度过的时间外,耶稣的余生都是在人群中度过的。

“甚至他的第一个奇迹都不是拯救什么人的灵魂,也不

---

① 科林斯:一译“哥林多”,希腊的一座名城。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地理位置优越。

② 施洗约翰: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他成年时在约旦河畔,劝人悔罪,为人施洗,也曾给耶稣施洗。

是治愈病人或是驱逐魔鬼；而是在一次婚礼上把水变成了佳酿美酒，因为当时主人家的酒喝光了。”

彼得鲁斯说完这话后突然停下脚步。他停得太突然，吓得我也停了下来。我们已经来到与小城同名的桥前，城名就来自这桥名。然而，彼得鲁斯并没有去看我们要走的路。他的目光盯在两个正在河边玩儿一个皮球的男孩儿身上。这两个孩子大约在八至十岁之间，他们似乎并没注意到我们的出现。彼得鲁斯没过桥，而是走下河岸，来到这两个男孩儿跟前。我是一如往常，什么也没问就跟了下去。

两个男孩儿还是没发现我们。彼得鲁斯就坐下来看着他们玩，玩着玩着球就滚到了他附近。他飞快地捡起来，然后抛向了我。

我在空中接住球后，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

其中一个男孩儿——看样子是大一点儿的——走了过来。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把球还给他，然而看到彼得鲁斯的举止很怪异，于是我就决定要等个究竟。

“给我球，先生，”小男孩儿说道。

我看了看距我两米远的小家伙。我感到这孩子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就是我遇到吉普赛人时所产生的感觉。

小男孩儿又要了几次，看到我不说话，于是他就弯腰捡起一块石头。

“给我球，不然，我就拿石头砍你，”他说道。

彼得鲁斯和那另一个男孩儿都静静地看着我。这男孩儿的冲劲儿激怒了我。

“你击吧，”我说。“你要是砍着我，我就揍你。”

我感到彼得鲁斯松了口气。在我心底有一种东西要浮现

出来。我清晰地感到自己经历过这种场面。

小男孩儿被我的话吓住了。他扔掉石头换了一种方式同我说道：

“在蓬特－德拉雷纳有一个圣物匣，从前是归一个非常富有的朝圣者所有。我从贝壳和背包上看出来你们也是朝圣者。如果你把球还给我，我就把这个圣物匣给你们。它就藏在河边的沙滩上。”

“我要这球，”我有点儿犹豫地说。实际上我是想要那圣物匣。小男孩儿说的像是真话。不过，也许彼得鲁斯需要这球有什么用，而我不能让他失望；他是我的向导。

“先生，你不需要这球的，”小男孩儿说道，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先生很强壮，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我只知道这条河的河岸，我惟一的玩具就是这球。把球还给我吧。”

小男孩儿的话打动了我。可是对此情此景曾经经历并异常熟悉的感觉让我再次拒绝了他。

“不行。我需要这个球。我给你钱再去买一个比这个还漂亮的去，这个我要了。”

当我说完这话时，时间似乎停止了。也不必彼得鲁斯用手指压我的脖梗儿，周围的景色就已经改变：一瞬间，好像我们被送到一片广阔可怕的灰色荒野。在这里没有了彼得鲁斯和那另一个小男孩儿，只有我和面前的这个男孩儿。他更大了些，面目和蔼友好，然而他眼中闪烁着一种让我害怕的目光。

幻觉只持续了一刹那。接着我就又回到了蓬特－德拉雷纳，这地方是自欧洲各地起通往圣地亚哥的许许多多条道路的交汇处。在我面前，一个小男孩儿正在讨回他的球，他目光

温和而忧伤。

彼得鲁斯走过来，他从我手中把球拿走，还给了小男孩儿。

“圣物匣在哪里?”我问那孩子。

“什么圣物匣?”小男孩儿问道，同时拉起他朋友的手撒腿就跑，然后跳进了水里。

我们爬上河岸，过了桥。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跟他讲了刚才出现的荒野幻觉，然而彼得鲁斯却转换了话题，说等离这里远点儿再说。

半个小时后，我们走上仍保留着罗马时代路面痕迹的一段路。这里也有一座桥，不过已成废墟，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吃修士们给我们的早点：黑麦面包，酸奶，还有羊乳酪。

“你为什么想要那个孩子的球?”彼得鲁斯问道。

我说我并不想要小孩儿的球。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他彼得鲁斯的举止怪异，好像那个球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的确如此。那球让你与你的个人魔鬼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交锋。”

我的个人魔鬼？一路上我从没听到过这么荒唐的事。我在比利牛斯山脉中来来回回走了六趟，我认识了一个从没施过任何巫术的巫师神父，每当我一想到在自己身上有什么诸如忧郁症、罪恶感和自卑感等残忍之事时，就得去掐肉都掐破了的大拇指。在这事上，彼得鲁斯说得没错：消极思想就大为减少了。而个人魔鬼的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不太好理解。

“今天在过桥之前，我就强烈地感到有什么人要出现，要来通知我们什么事情。而这通知主要是给你而不是给我的。一场战斗即将来临，而你必须去打这‘美好的仗’。

“当你还不认识个人魔鬼时，它通常是在离你最近的人身上显现。我朝四下一看，就看到那几个在玩的小孩——于是，我推测它应该是在那里等着通知我们。不过，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只是当你拒不还球时，我才确定这就是你的个人魔鬼。”

我说我那么做是因为想到他希望如此行事。

“怎么是我希望呢？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开始感到有点儿头晕。也许是由于吃饭吃的，因为空腹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现在吃得太急了。与此同时，对那小男孩儿的熟悉感总是挥之不去。

“你的个人魔鬼用了三种常规方式试探了你：威胁、许愿，还有就是攻击薄弱之处。祝贺你。你勇敢地抵抗住了。”

这时我想起彼得鲁斯曾问过小男孩儿圣物匣的事。当时我曾想过这孩子是想骗我。也许还真有个圣物匣藏在那里——魔鬼是从来不假许愿的。

“当小男孩儿想不起圣物匣这码事时，那是因为你的个人魔鬼已经走了。”

然后他眼都不眨一下地说道：

“该是叫它回来的时候了。你会需要它的。”

我们坐在废弃的老桥上。彼得鲁斯小心翼翼地把剩饭收拾起来，放进修士们给我们的纸袋子里。向前望去，看到农民们开始来田里干活儿了，不过，离得太远，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这里地势高低起伏，一块块耕田在这景色中构成神秘的图形。在我们脚下，由于干旱，水流几乎没什么声响，都快断流了。

“在周游世界之前，基督曾在荒漠里和他的个人魔鬼交谈，”彼得鲁斯开始说起来。“他学到了应该知道的有关人类的东西，然而却没有让魔鬼口授游戏规则，这样他战胜了它。

“曾有个诗人说过，谁也不是孤岛一座。为了打‘美好的仗’，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朋友，而当朋友不在身边时，我们就得把孤独变成我们的主要武器。周围的一切都得用来帮助我们朝既定目标迈进。一切都应是我们要在‘美好的仗’中取胜这一意愿的个人表现。如果没有这个，不明白我们需要大家，需要一切，那我们就会成为骄傲自大的战士。而这种骄傲自大最终会把我们击败，因为我们太自信，而不去注意战场上的种种陷阱。”

战士和战争的话题使我再次想起了卡洛斯·卡斯塔涅达的唐璜。我心里问自己，那个印第安老巫师是不是习惯一大早他门徒早餐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就开始上课。而这时彼得鲁斯又说了起来。

“在我们周围除了帮助我们的物理力量外，基本上存在两种精神力量：天使和魔鬼。天使总在保护我们，它是神的恩赐——你不需要祈求它。当你用美好眼光去看世界时，就能看见天使的面容。它就是这条小河，田地里的农民，头顶上的蓝天。在那座由默默无闻古罗马军团士兵建造的得以让我们过河的古桥，还有在这座桥上，都能看到你的天使的面容。我们的祖先称之为守护神，保护神，看护神。

“魔鬼也是天使，不过它是一种自由、反叛的力量。我喜欢称它为使者，因为它是你与世界之间主要的联系纽带。在

古代,它的代表是墨丘利[1],赫耳墨斯[2],众神的使者。它的活动范围只是在物质方面。它出现在教堂的金物之上,因为金子来自土,因而土地是它的领地。它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我们与金钱的关系中。当我们让它自由时,它就会消散。当我们驱逐它时,我们就会失去它所能教给我们的一切好的东西,因为它非常了解这世界和人类。当我们拜倒在它的权力之下时,它就控制了我们并使我们不去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与我们使者交手的惟一方法就是接纳它为朋友。倾听它的建议,有需要就请它来帮忙,但是绝不要让它来订立规则。就像你对那个小男孩儿一样。为此,首先你得知道你要干什么,然后你要知道它的面容和名字。”

“我到哪儿去知道这些呢?”我问道。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使者仪式**。

“等晚上再去做,晚上比较容易些。在今天你们的第一次见面中,他会把名字告诉你的。这名字是个秘密,永远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要让我知道。谁要是知道你使者的名字,就会毁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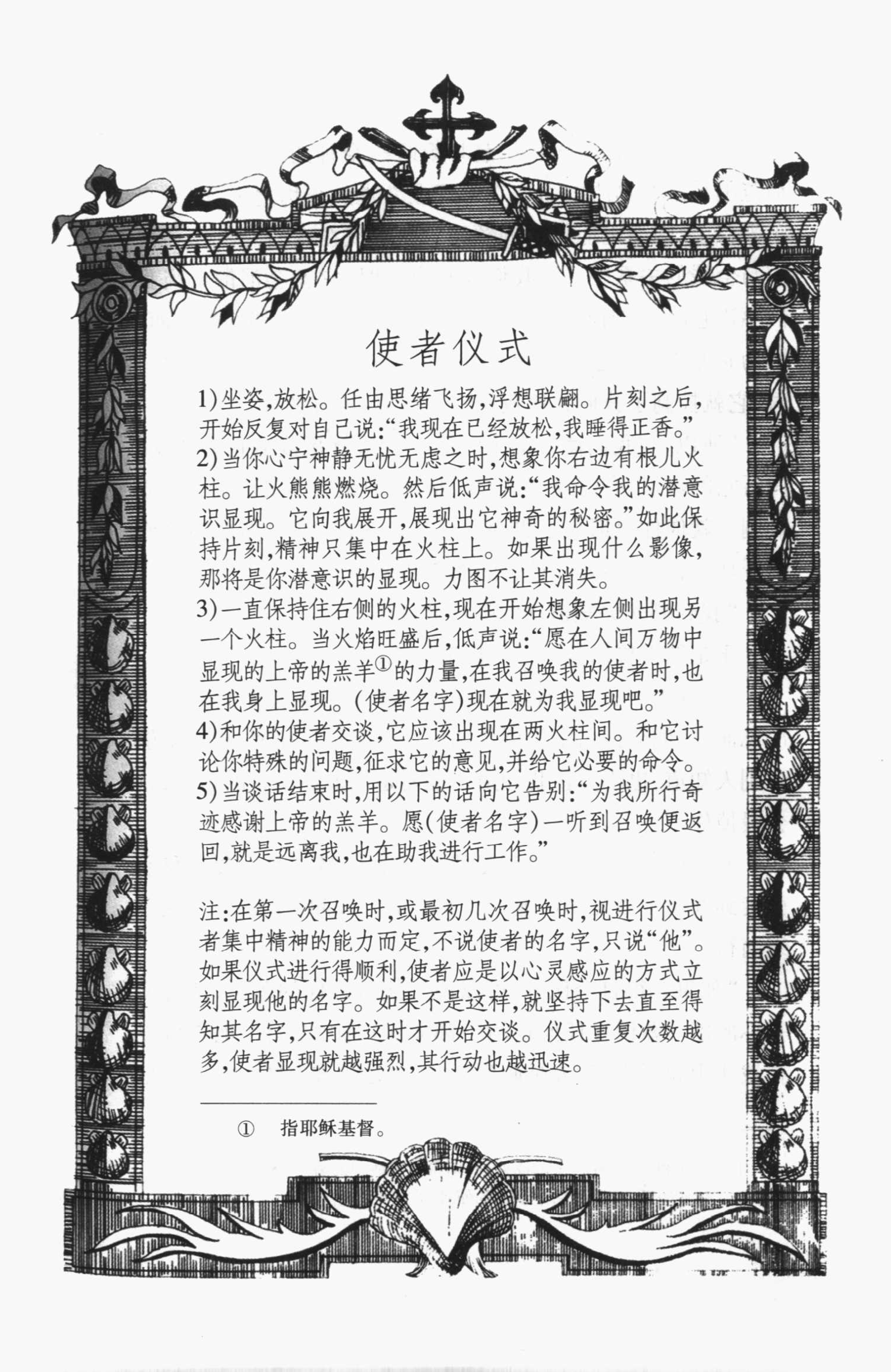
彼得鲁斯站了起来,于是我们开始行路。不一会儿我们就走到农民干活儿的田地。我们跟他们互问“早安”后,就继续前行。

“如果非得打个比方,可以说天使就是你的盔甲,使者就是你的剑。盔甲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护你,然而一把剑可以在战斗中脱手失落,或是刺到朋友,或是对准它的主人。一把

---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

② 赫耳墨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



使者仪式

1)坐姿,放松。任由思绪飞扬,浮想联翩。片刻之后,开始反复对自己说:“我现在已经放松,我睡得正香。”

2)当你心宁神静无忧无虑之时,想象你右边有根儿火柱。让火熊熊燃烧。然后低声说:“我命令我的潜意识显现。它向我展开,展现出它神奇的秘密。”如此保持片刻,精神只集中在火柱上。如果出现什么影像,那将是你潜意识的显现。力图不让其消失。

3)一直保持住右侧的火柱,现在开始想象左侧出现另一个火柱。当火焰旺盛后,低声说:“愿在人间万物中显现的上帝的羔羊①的力量,在我召唤我的使者时,也在我身上显现。(使者名字)现在就为我显现吧。”

4)和你的使者交谈,它应该出现在两火柱间。和它讨论你特殊的问题,征求它的意见,并给它必要的命令。

5)当谈话结束时,用以下的话向它告别:“为我所行奇迹感谢上帝的羔羊。愿(使者名字)一听到召唤便返回,就是远离我,也在助我进行工作。”

注:在第一次召唤时,或最初几次召唤时,视进行仪式者集中精神的能力而定,不说使者的名字,只说“他”。如果仪式进行得顺利,使者应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立刻显现他的名字。如果不是这样,就坚持下去直至得知其名字,只有在这时才开始交谈。仪式重复次数越多,使者显现就越强烈,其行动也越迅速。

---

① 指耶稣基督。

剑几乎可以说用来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坐在上面，”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在一座村庄停下来吃午饭，招待我们的小伙子显然心情不好。他也不回答我们的问题，饭菜上得也没个样，到底还是把一点儿咖啡洒在了彼得鲁斯的短裤上。于是我看到我向导的变化：他勃然大怒，去找老板，怒斥这小伙子缺乏教养。最后他到洗手间换上了备用短裤，店老板则是帮他洗去咖啡斑渍，然后晾晒起来。

下午两点，我们在等着太阳晒干彼得鲁斯的裤子时，我在回想这天早上我们谈过的一切。说实话，彼得鲁斯关于那小男孩儿的大多数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此外我也确实有过看见一片荒野和一张面孔的幻觉。不过，那个关于使者的故事我觉得太原始了点儿。当今已是二十世纪，对于任何一个稍有知识的人来说，地狱、罪恶、魔鬼的概念已毫无意义可言。我遵循“传统”教义要比走这圣地亚哥之路的时间长得多，在“传统”中，使者——也就是所谓的无偏见的魔鬼——是一种统治世上各种力量的精灵，而且永远帮助人类。它经常被用于魔法中，但在日常工作中它从不是一个盟友和顾问。彼得鲁斯要我知道我可以利用使者的友谊在工作和处世中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这想法不但世俗，而且幼稚。

不过，我已向卢尔德夫人发过誓要绝对服从向导。于是，我再一次把指甲掐入大拇指根部的鲜肉中。

“我不应该发火的，”离开村子后彼得鲁斯说道。“总而言之，他不是把咖啡洒在我身上，而是洒向他仇恨的世界。他

知道存在着一个远远超出他想象范围的巨大世界，而他参与这个世界的范围只限于早早起床去面包店为顾客服务，到了晚上，梦想着永远不会认识的女人而进行手淫。”

该是停下来睡午觉的时间了，然而彼得鲁斯准备继续走。他说这是为自己无宽宏容忍之心而忏悔的一种方式。而无辜的我只能顶着烈日跟着他走。我想到“美好的仗”，想到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此时此刻正在做着不喜欢做的事情。这残酷功虽说让我把大拇指肉都掐破了，但对我很有好处。它让我知道我的思想是如何背叛我，把我推向我不希望的事情和对我没有帮助的情感之中。此时此刻我希望彼得鲁斯是对的；也就是说希望确实有使者存在，可以和他谈谈实际的事情，并请他在世事中助我一臂之力。我盼着夜幕降临。

而彼得鲁斯此时却不停地讲小伙子的事。最后他终于说服自己没做错，为此，他再一次引用了基督教上的一个论据。

“基督原谅了通奸的女人，却诅咒不肯给他果实的无花果树，而我在这儿也不是永远做好人的。”

好了。在他脑子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圣经》再一次解救了他。

等我们到达埃斯特利亚时都快晚上九点了。我洗了个澡，然后我们就下楼去吃晚饭。第一本“雅各之路”指南的作者艾默里克·皮科对埃斯特利亚的描述是“肥沃的地方，香喷喷的面包，佳酿美酒，有肉有鱼。埃加河[1]水清澈透明”。河水我倒没有喝，不过，就餐桌上吃的而言，即使八个世纪过

① 西班牙北部埃布罗河的支流。

去了，仍然能证明皮科说得没错。晚餐有烤羊腿、洋蓟心，还有一瓶上好的里奥哈葡萄酒。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边闲谈一边品味着葡萄酒。最后，彼得鲁斯说我现在和使者进行接触的最佳时候到了。

我们起身出来，开始在街上漫步。就像威尼斯水城一样，这里有些巷子直接通到河里。我决定在其中一条巷子里坐下来。彼得鲁斯知道从此时起是由我来主持仪式，于是他就待在了我身后。

我出神地望着河水。河水和水流声开始把我带离尘世，使我心中产生一种深深的宁静。我闭上眼睛，想象第一个火柱。开头有些困难，但最终还是出现了。

我说了仪式语，然后另一个火柱也在我左侧出现了，火光照耀下的两个火柱之间空空如也。我盯着这个空间看了一会儿，试着不去思想，好让使者显现。然而，事与愿违，反倒开始出现一些奇异的场景——一座金字塔的入口，身着纯金的一个女人，几个围着一堆篝火跳舞的黑人。影像走马灯似的闪来闪去，而我也就任由它们出现。后来还出现了我和彼得鲁斯一起走过的圣地亚哥之路上的几段路。风景、饭店、森林，甚至我早上看见的灰色荒野突然间也出现在两个火柱之间。而在这荒野上，眼中闪着不忠实目光的那和蔼男人正在看着我呢。

他笑了，我也在神迷中笑了。他给我看一个封住的袋子，后来他打开袋子朝里面看——由于我处的角度，我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阿斯特拉因[1]。我开始在脑子里想这个名字，并让它在两个火柱之间摆动，使者点头表示认可；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该是结束这功的时候了。我说了仪式语,然后就让两个火柱熄灭——先是左边的,然后是右边的。我睁开眼睛,埃加河在我面前流淌着。

“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把两火柱之间发生的事情讲给彼得鲁斯听后说道。

“这是你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相互认识和建立友谊的接触。如果你每天都召唤他,并和他讨论你的问题,而且要知道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帮助、什么是陷阱,那你和使者的谈话将会很有好处。每当和他见面时,你都要剑在手准备出击。”

“可我还没有剑呀,”我说道。

“所以,他不会对你造成多大伤害。即便如此,最好还是不要让他太顺了。”

仪式已经结束,我和彼得鲁斯分手回旅馆去了。睡下后,我在想招待我们吃饭的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我甚至想回去教他使者仪式,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要想拯救世界是徒劳的:因为我连自己都还拯救不了呢[②]。

---

① 假名。——作者注

② 使者仪式描述的并不完整。其实,彼得鲁斯跟我讲了幻象、那些记忆和阿斯特拉因给我看的袋子的意义。然而,与使者的见面因人而异。坚持我个人的体验可能会对他人的经验起负面影响。——作者注



爱

“与使者交谈并不是询问精神世界的事情，”第二天彼得鲁斯说。“使者对你只有一个用处：在物质世界帮助你。而你只有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他才能给予你这种帮助。”

我们在一座村镇停下来喝点儿东西。彼得鲁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冷饮。我的杯子托盘是圆形塑料的，里面有彩色的水。我用手指在水里画着抽象的图形，心中感到忧虑。

“你说使者在小男孩儿身上显现是因为他有话要对我说。”

“是件紧急的事情，”他肯定地说。

我们继续谈着使者、天使和魔鬼。对我而言，“传统”中神秘理论如此实际的运用，让我难以接受。彼得鲁斯坚持认为我们总得寻找某种回报，而我也提醒他，耶稣说过富人进不了天国。

“耶稣也奖赏知道使其主人更加聪明的人。此外，人们不会只因他说得好听就相信他：他必须行奇迹，奖赏跟随他的人。”

“谁也不要在我的酒吧里说耶稣的坏话，”老板打断了我们，他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没人说耶稣不好，”彼得鲁斯答道。“借用耶稣之名犯罪才是说耶稣不好，就像你们在那广场上的所作所为。”

店老板迟疑了一下。但他马上又说道：

“我与那事无关。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呢。”

“有罪的永远是别人，”彼得鲁斯嘟囔道。老板从厨房的门走掉了。我问彼得鲁斯刚才说的是什么事。

“五十年前，就在当今的二十世纪里，有个吉普赛人在那儿被活活烧死了。他被指控行巫术和亵渎圣饼。当时正值残酷的西班牙内战，这件事就被忽略了。今天除了这里的居民，已没人还记得此事。”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彼得鲁斯？”

“因为我以前走过这圣地亚哥之路。”

我们继续在空空的酒吧里喝着。外面很热，现在是我们的“午睡”时间。过了一会儿，老板回来了，同来的还有村中神父。

“你们是什么人？”神父问道。

彼得鲁斯给他看背包上的贝壳。一千两百年来，多少朝圣者途经酒吧前的这条道。依照传统，任何一位朝圣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尊敬和接待。神父马上就改变了语气。

“既然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朝圣者，那为什么要说耶稣的坏话呢？”他以传教的口吻问道。

“这儿没人说耶稣的坏话。我们在说以耶稣之名所犯罪行的不好。比如说那个吉普赛人被烧死的事。”

彼得鲁斯背包上的贝壳也让店老板改变了口气。这次他

是带着尊敬和我们说话了。

“那个吉普赛人的诅咒至今存在,”这话招来神父谴责的目光。

彼得鲁斯一个劲儿地问是怎么回事。神父说这是民众的故事,教会并没半点赞同,而店老板又说了:

“吉普赛人临死之前说村中最小的孩子将会接受他的魔鬼附身。当这个孩子变老并死亡之后,魔鬼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就这样世代延续下去。”

“这里的土地和附近其他村庄的土地别无二样,”神父说。“当他们遭受旱灾时,我们也一样。当别处风调雨顺有好收成时,我们也丰衣足食。此地发生什么别处也一样。这故事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因为我们隔绝了诅咒,”店老板说。

“那么就让我们去看看吧,”彼得鲁斯说道。神父笑了并说原来如此。店老板画了十字。但两人谁也没动。

彼得鲁斯付了账并一再要求他们带我们去看看那个被诅咒的人。神父抱歉说他得回教堂了,因为他刚才中断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没等我们说什么他就走了。

店老板害怕地看了看彼得鲁斯。

“别担心,”我的向导说。“只要带我们看看被诅咒之人住的房子就行了。我们试试把这村庄从诅咒中解救出来。”

店老板同我们一起来到满是尘土、暴晒在午后烈日之下的街道上。我们一起来到村口,他指给我们看远处路边上的一所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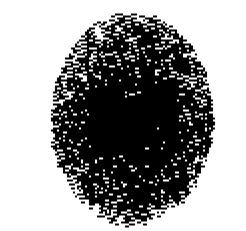
“我们一直送饭,送衣服,送一切必须的东西,”他带着歉意说道。“不过,连神父都不去那儿。”

我们和他告别，然后直奔那房子。店老板等在那里看着，他心想也许我们只是从门前经过而已。然而彼得鲁斯径直走到正门前，并敲了敲门。等我朝后看时，店老板已不见了踪影。

一个七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开门。她身边有一条巨大的黑狗，它摇着尾巴，看来很高兴我们的来访。这老妇人问我们有什么事，她说她正忙着呢，正在洗衣服，锅还在火上。她好像对我们的造访并不吃惊。我猜想有过很多不知这诅咒之事的朝圣者敲过她的门，来寻求住处。

"我们是去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想要点儿热水，"彼得鲁斯说。"我知道您是不会拒绝的。"

老妇人有些不情愿地打开了门。我们走进一间小厅，这里干干净净但陈设很简单。有一张塑料包布都破了的沙发，一个五斗柜，一张塑胶面桌子和两把椅子。五斗柜上摆着一个耶稣圣心像，几个圣像和一个用镜子做的耶稣受难像。有两个门开向小厅；从一个门我可以看到房间。老妇人引彼得鲁斯走的是通向厨房的门。



"我这儿正烧着点儿开水，"她说道。"我给你们找个罐子，装上水你们就走吧。"

我独自一人和那条狗待在厅里。它摇着尾巴，欢欢喜喜而又温和顺从。过了一会儿老妇人拿着个旧铁罐子回来，倒上热水，然后递给彼得鲁斯。

"好了。带着上帝的祝福上路吧。"

然而彼得鲁斯没有动。他从背包里取出一小袋茶，放进铁罐里，然后说为了感谢她的接待，他想和她分享自己这点儿不多的东西。

老妇人一脸的不高兴，她拿来两个杯子，和彼得鲁斯坐在

了桌前。我一边仍然看着那狗,一边听他两人的谈话。

“村里人说这房子受到诅咒,”彼得鲁斯用平常的口气说道。我感到狗的眼睛在放光,好像它也听懂了,老妇人立刻站了起来。

“纯属谎言！是古老的迷信！劳驾请你马上把茶喝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那狗感受到老妇人情绪上的突然变化。它警觉地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彼得鲁斯仍像刚开始那样平平静静。他缓缓地把茶倒进杯子里,然后把杯子送到嘴边,可一口也没喝就又放回到桌上。

“太烫了,”他说。“等它凉一会儿。”

老妇人没再坐下。显然,我们的造访让她不自在,而且后悔给我们开了门。她注意到我在盯着狗看,于是就把狗叫到她身边。狗应声过去了,不过,在走到她身边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正是为此,亲爱的朋友,”彼得鲁斯望着我说。“正是为此你的使者昨天出现在那小男孩儿身上。”

突然我发现不是我在看狗。自打一进门,这狗就使我精神恍惚,让我的目光盯着它。是狗在看我,让我听从它的意志。我开始感到懒洋洋的,想倒在那破沙发上睡觉,因为外面很热,我不想走路了。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奇怪,我感到自己已掉进陷阱里。那狗死死盯着我,它越是看我,我就越困。

“咱们走吧,”彼得鲁斯说道,并起身把茶递给我。“喝点儿吧,因为这女士希望我们马上离开。”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过杯子,热茶使我振作起来。我想说点儿什么,想问问这狗叫什么名字,然而却说不出来。有

种东西在我内心觉醒,某种彼得鲁斯并没有教给我但开始显现的东西。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说奇怪的但却不知其意的话语。我认为彼得鲁斯在茶里放了什么东西。一切都开始远去,而我只记得老妇人对彼得鲁斯说我们得走人。我感到很惬意,并决定大声说出浮现在脑子里的那些奇怪话语。

我在这房间里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就是那条狗。当我开始说连我自己都不懂的话时,发觉那狗已经开始低声吠叫。它听懂了。我更加兴奋,并继续说,声音也越来越大。狗站立起来,龇牙咧嘴了。它已不是我进来时那个温顺的动物,而是一个危险可怕吓人的动物了,而且随时可能向我进攻。我知道我说的话在保护着我,于是我开始更加大声地说,把我全部力量发在狗身上,我感到自己体内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这种力量阻止狗向我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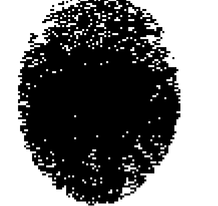
从这时起,一切都开始像慢镜头。我看到老妇人叫喊着走过来,然后把我往外推,彼得鲁斯抓住老妇人,而狗并不在意他俩的拉扯。它盯着我,低声叫着,龇出牙齿站了起来。我试图理解自己所说的奇怪语言,可每每停下来琢磨时,我的力量就会减弱,而狗就会向我靠近,并变得越发强壮。于是我也不管明不明白了,开始大叫起来,那老妇人也开始喊叫起来。狗在吠,在威胁我,而我越是继续说就会越安全。我听到大笑声,但我不知道这是真的笑声还是自己想象的。

突然,好像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在一股风吹进房子里的同时,狗大叫一声朝我扑来,我抬起手臂护住脸,我大叫一声,等着看有什么效果。

狗整个身子扑向我,把我扑倒在塑料沙发上。一时间我和它双目对视,突然,它跑出去了。

我开始放声大哭起来。我想起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爱和一种巨大而荒谬的快乐,因为此时此刻我明白了和狗的这一切关系。彼得鲁斯抓住我的胳膊并把我带到外面,两人同时也被老妇人往外推着。我朝四下看看,没有发现那狗的踪迹。我抱住彼得鲁斯,等我们已经走在阳光下时,我还在哭。

我记不起这段路是怎么走下来的。直到后来,我是坐在一处喷泉边上彼得鲁斯用水撩我的脸和脖子时才清醒过来。我想喝口水,而他说这时喝什么都会吐出来。我有点儿恶心,但感觉不错。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一切事和一切人巨大的爱之中。我看看四周,看到了路边的树木、我们曾经停留在那儿的喷泉,还有清新的微风,林中小鸟的啼鸣。正如彼得鲁斯告诉过我的,我正看着我天使的脸。我问我们是不是远离了那老妇人的家。他说我们已经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了。



"你应该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他说道。

其实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高兴的是感受到了浸入我身心的那种巨大的爱。狗、老妇人、酒吧老板,那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记忆,似乎与我现在所感受的毫无关联。我对彼得鲁斯说我想走走,因为我感觉挺好。

我站起来,继续走这圣地亚哥之路。下午余下的时间里,我几乎什么也没说,一直沉浸在似乎要四溢的愉快感觉之中。我不时在想是不是彼得鲁斯在茶里放了什么药,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见山、水、路上的花、我天使的容光。

晚上八点钟我们来到一家旅馆,而我仍处于那种幸福状态中——虽说强度减弱了。店主要看护照好登记,我拿给了

他。

“你是巴西人？我去过巴西。当时我是住在伊帕内马海滩那儿的一家旅馆里。”

这句荒唐的话让我回到了现实之中。在这千里雅各之路上，在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里，竟然有一个旅馆老板知道伊帕内马海滩。

“我准备好谈一谈了，”我对彼得鲁斯说道。“我必须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那种幸福感已然消失。带着对陌生人的惧怕以及迫切而绝对地需要重新脚踏实地，理智又回来了。

“晚饭以后吧，”他说道。

彼得鲁斯请店老板打开电视，但不要声音。他说这是让我去听一切而不要提很多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这样我会分些神去看屏幕上的东西。他问我还记得多少所发生的事情。我说我全都记得，就是不记得是怎么走到喷泉的。

“这没什么关系，”他说，电视上正开始演一个关于煤矿的电影。剧中人都穿着本世纪初的服装。

“昨天，当我预感到你使者的急迫时，我就知道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场战斗即将打响。你在这里是要找到你的剑并学习‘拉姆’的修行。然而每当一个向导引导一个朝圣者时，至少会出现一次不听两人控制的情况，而这也是一种对所学东西的实际测验。具体到你身上，就是与那条狗的相遇。

“至于战斗的细节和为什么一个动物身上有那么多的魔鬼，等以后我再跟你解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那个老妇人已经习惯了诅咒。她把这像一件平常事一样接受了下

来，而且觉得贫穷点儿还挺好。当生活是慷慨的并总希望给予我们许多时，她却学会为自己少有的一点儿东西而知足。

“当你驱逐了可怜老妇人的魔鬼时，你也打破了她世界的平衡。那天我们谈论了人们能够施加于自身的残酷。多少次当我们想要表现善、表现生活是慷慨的时候，人们就会拒绝这种想法，仿佛这是魔鬼的事。没人喜欢对生活有很多奢望，因为他害怕失败。然而谁要是希望打‘美好的仗’，就得把世界当成一个巨大的宝库来看待，它有待于人们去开发去征服。”

彼得鲁斯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这圣地亚哥之路上干什么。

“我在寻找我的剑，”我答道。

“为什么要寻找你的剑呢?”

“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力量和‘传统’的智慧。”



我感到我的回答不能完全使他满意。不过，他继续说道：

“你在此是寻找一种回报。你敢于梦想，并尽可能地把梦想变成现实。你需要清楚地知道用这剑去做什么，你必须在我们找到它之前搞清楚这一点。不过，有一件事对你有利：你在寻找一种回报。你走圣地亚哥之路只是因为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回报。我已经注意到你在运用我所教给你的一切，你在寻找一种实际的目的。这一点非常积极。

“惟一缺少的是你要把‘拉姆’的修行和自己的直觉结合起来。你心灵的语言将决定你发现剑和操剑的正确方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拉姆’的各种功法和修行将会失去作用并迷失在‘传统’的智慧之中。”

彼得鲁斯从前也以其他方式跟我说过这些。虽说我赞同他的说法，但我对这不感兴趣。发生了两件我无法解释的事

情:一是我所说的那种奇怪的语言,再就是赶走那条狗后我的愉快感和爱的感受。

“出现愉快感是因为你的举止被友爱所触及。”

“你总说到友爱,而直到现在你也没有好好给我解释一下。我感到它与更深的爱有关联。”

“正是如此。不久你将体验到这种强烈的爱。这种爱会吞噬一个有爱的人。同时,你也会为知道它在你身上自由地表现而高兴。”

“我以前已经有过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时间短、方式不同罢了。它总是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胜利、或是感到命运对我很慷慨之后出现。不过当这种感觉出现时,我就抑制住它,害怕感受太强烈。就好像这种快乐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或是我不配有这种快乐似的。”

“在知道友爱之前,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他盯着电视屏幕说道。

于是,我问他我说的那种奇怪语言是怎么回事。

“是呀,我也很惊讶。这不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修行。这属于神授的能力,是罗马之路上‘拉姆’修行的一部分。”

我已经听说过一些有关神授能力的事情,但我还是让彼得鲁斯跟我好好解释一下。

“神授的能力是圣灵在人身上展示的天赋。有各种各样的天赋:治病的天赋、创造奇迹的天赋、预言的天赋,等等。你所体验的是语言的天赋,就是使徒们在圣灵降临那天所体验的天赋。

“语言的天赋和与圣灵直接沟通有关联。它用于强有力的祷告、驱魔——像你这种情况——和智慧上。行路的日子

和‘拉姆’修行，除了让你遭遇狗所代表的危险外，还偶然激发了你语言的天赋。它不会再次出现，除非你寻到你的剑并决定去走罗马之路。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

我看着无声的电视，煤矿的故事已经变成一连串男男女女在不断说话讨论交谈的画面。时不时有男女演员在接吻。

“还有一件事，”彼得鲁斯说。“你可能会再次遇到那条狗；到时你不要试图去重新激发这种语言天赋，因为它不会再来。要去相信你直觉告诉你的话。我再教给你‘拉姆’的一种修行，他将唤醒你的直觉。这样，你将开始认识你心中的秘密语言，而它将让你终生受用。”

正在我开始关注电视内容时，彼得鲁斯把电视关上了。之后他去酒吧要来一瓶矿泉水。我们各自喝了一点儿，然后他就拿着剩下的水来到外面。

我们坐在露天里，一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寂静的夜色笼罩着我们，而那空中的银河时时让我想起自己的目的：找到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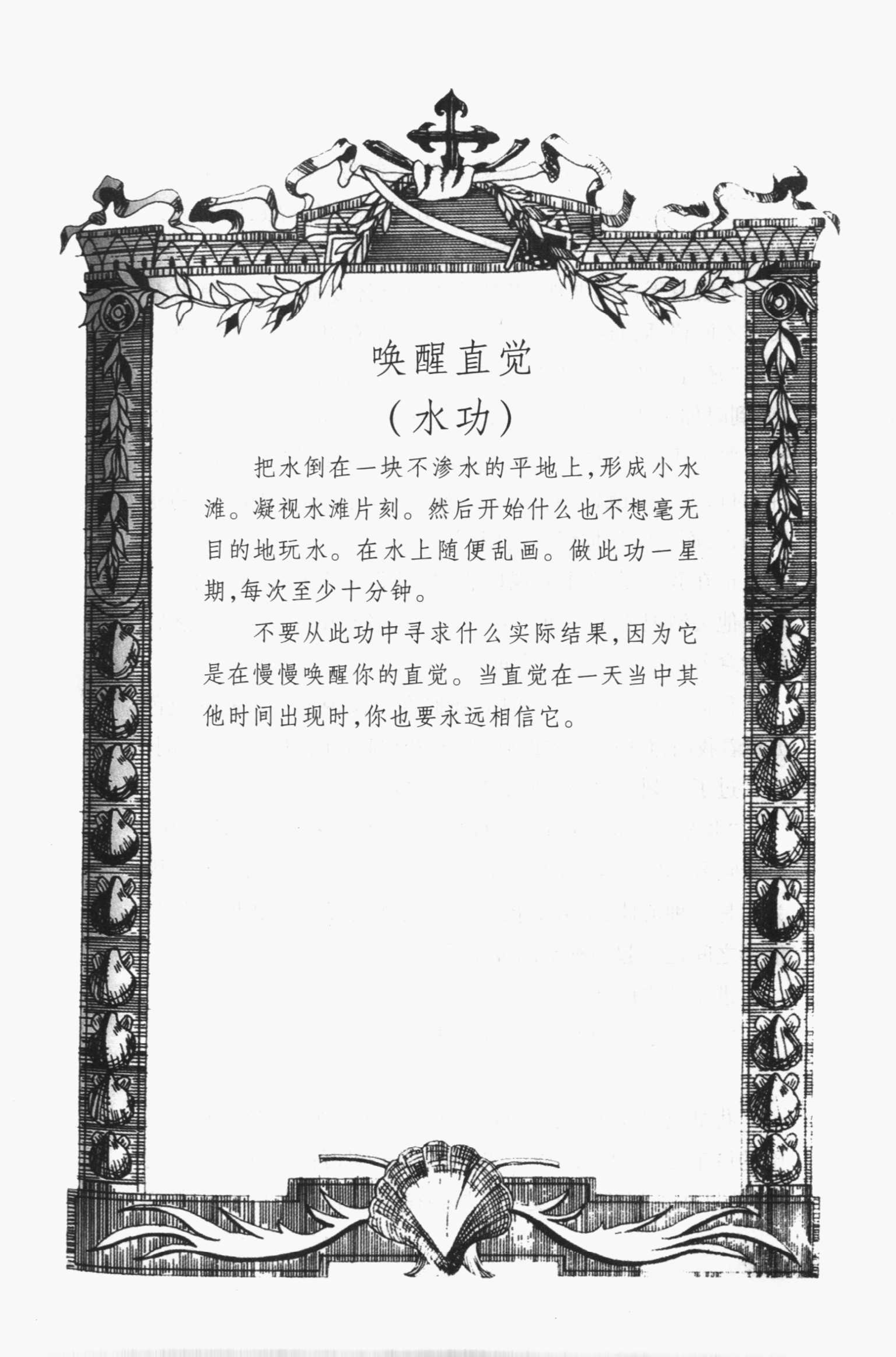
过了片刻，彼得鲁斯教给了我**水功**。

“我累了，我去睡了，”他说。“不过你现在就做这个功。重新唤醒你的直觉，你秘密的一面。不要去担心逻辑问题，因为水是一种流体，不太好控制。但是水会慢慢平和地在你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

进旅馆之前他总结道：

“人不是总能得到狗的帮助的。”

我继续享受了一会儿夜晚的清新和宁静。这旅店远离周围的城市，路上不见人影。我想起那个知道伊帕内马的店老板，他见我来到这个日复一日暴晒在烈日下的地方，一定认为



唤醒直觉
（水功）

把水倒在一块不渗水的平地上，形成小水滩。凝视水滩片刻。然后开始什么也不想毫无目的地玩水。在水上随便乱画。做此功一星期，每次至少十分钟。

不要从此功中寻求什么实际结果，因为它是在慢慢唤醒你的直觉。当直觉在一天当中其他时间出现时，你也要永远相信它。

我很荒唐。

困意袭了上来,我决定马上做水功。我把瓶中剩下的水倒在水泥地上。水滩立刻形成。我脑子里没有出现任何图像和形状,而我也没去想这些。我用手指在凉水中乱画起来,我开始出现那种人盯着火看时所感到的恍惚状态。我什么也不想,只是玩水。玩一摊水。我在水滩边缘画出一些线条,它看上去好像湿湿的太阳,然而线条很快就渗开合在了一起。我用手掌在水滩中间拍了一下;水向四处溅开,溅得到处是水点儿,像是灰色背景上的黑色星星。我完全专注于这荒唐的功法中,毫无目的可言,却做得津津有味。我感到自己几乎完全停止了思维,这种现象我以前只是在长时间的冥想和放松之后才有。同时,有一种声音告诉我,在我内心深处,在我思想隐蔽的地方,有一种力量正在形成并随时要迸发出来。

我在那里玩了好长时间的水,难以停止下来。如果在旅行一开始彼得鲁斯就教我这水功,我当时百分之百会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而眼下,在说了奇怪的语言并驱逐了魔鬼之后,这摊水已和我头顶上的银河建立了一种联系——尽管是脆弱的。它映照着星斗,创造出我无法理解的图形,而且它给我的感觉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创造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新编码。这是心灵的秘密编码,是我们所知却很少听到的语言。

等我恢复常态后,时间已经不早了,门口的灯已经熄灭,我蹑手蹑脚走进旅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再次召唤阿斯特拉因。他更加清晰地出现了,我同他说了一会儿关于我的剑和我人生目标的事情。他暂时没做什么回答,不过,彼得鲁斯曾跟我说过,随着不断召唤,阿斯特拉因就会活生生强大有力地出现在我身旁。

婚　姻

洛格罗尼奥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朝圣者经过的最大城市之一。在此之前,我们所经过的最大城市就属潘普洛纳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在那里过夜。而当这天下午我们到达洛格罗尼奥时,城里正准备一个盛大节日,因而彼得鲁斯建议我们就在此歇息,至少住上一晚上。

我已经习惯了乡下的寂静和自由自在,因而对他的建议并没感到有多高兴。和狗遭遇后已经过去五天了,这期间我每天夜里都召唤阿斯特拉因并且做水功。我感到非常平静,越加明白圣地亚哥之路在我生命中以及在我朝圣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中的重要性。虽说旅途中枯燥无味,饭菜也不总是很可口,还有整天行路的疲劳,但我是生活在一种真实的梦中。

而这一切感觉在我们到达洛格罗尼奥的这天全都不见了。这里没有内地乡下暖和但新鲜的空气,这城里车水马龙,到处是记者和电视设备。彼得鲁斯随便走进一家酒吧去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您不知道吗？今天是M上校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呀，”酒吧老板说。“广场上将举行盛大宴会，今天我提前关门。”

找个旅馆可真难，不过我们终于在一对老夫妇家找到了住处，因为他们看到了彼得鲁斯背包上的贝壳。我们洗了个澡，我换上了我带的惟一一条长裤，然后我们就奔广场去了。

广场上，几十个穿着黑色工作服满身是汗的工人正在对摆满广场的桌子进行最后的修饰。西班牙电视台拍了些准备工作的镜头。我们沿一条小径朝皇家圣地亚哥教区教堂走去，婚礼即将在那里举行。

人人都穿着漂亮的服装，女人脸上的妆因为天热都快化了，身着白衣服的孩子们眼中流露出不高兴的目光，大家陆陆续续走进教堂。爆竹烟花在我们头顶绽放，一辆敞篷老式汽车停在了大门口。新郎官驾到。我和彼得鲁斯没能挤进教堂，于是就决定返回广场。

彼得鲁斯去四处走走，我就坐在一条长凳上，等着婚礼结束宴会开始。在我旁边，一个卖爆米花的小贩正等着婚礼结束后好大赚一笔。

“你也是被邀请的客人吗？”小贩问我。

“不是，”我答道。“我们是去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

“从马德里有火车直达那里，如果你星期五去，还可以有免费旅馆住呢。”

“不过我们可是在朝圣呀。”

小贩看了看我，然后非常谨慎地对我说：

“朝圣是圣人的事。”

我决定不再探讨这个问题。这老头儿说他的女儿已经结婚，不过如今已和丈夫分居了。

"在佛朗哥时代人们还是很尊重家庭的,"他说。"而今已没人看重家庭。"

尽管是在他乡异国,最好不要谈论政治,但我还是不能没有反应。我说佛朗哥是个独裁者,他统治时期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老头儿脸红了。

"您以为您是谁,怎么这样说话呢?"

"我了解你们国家的历史。我知道你们的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我读过有关西班牙内战中罪行的材料。"

"我参加了那场战争。我可以谈论是因为那里面有我家人的鲜血。我不感兴趣你所读的历史;我关注的是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事情。我和佛朗哥打过仗,但最后他胜了,而我的生活改善了。我不穷,我有自己的爆米花车。现在这个政府没能帮我得到这些。我现在生活得比以前差。"

我想起彼得鲁斯说过人们为自己少有的一点儿东西而知足。我决定不再谈下去,于是我就坐到了另一条凳子上。

彼得鲁斯回来后坐在我旁边。我跟他讲了刚才和小贩的对话。

"当人们想要让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时候,交谈是件好事,"他说。"我是意共[①]党员,我不了解你这种法西斯的一面。"

"什么法西斯的一面?"我气愤地问道。

"你帮助那老头儿相信佛朗哥更好些。也许他从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

① 意大利共产党。——作者注

"我倒是非常惊讶地知道了意共也相信圣灵的恩赐。"

"我关心邻居们都说些什么,"他说道。他在模仿教皇。

我们都笑了。天空又燃起焰火。乐队已经上到广场的音乐台上并开始调音。庆祝活动即将开始。

我仰望天空。夜幕已降临,繁星在闪烁。彼得鲁斯走到一个侍者那里,然后端回满满两塑料杯的葡萄酒。

"节日开始前喝点儿什么会有好运的,"他递给我一杯说道。"喝点儿吧。这会让你忘掉那个爆米花的老头儿。"

"我早就不想这事了。"

"应该想想的。因为这事在象征性地指明一件错误行为。我们总在试图说服别人相信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我们认为越多的人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事情,那事情就会变成真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看一看你的周围。一个盛大节日正在准备之中,庆祝活动即将开始。许多事情都在被同时庆祝着:父亲想嫁女儿的梦想,女儿想结婚的梦想,新郎的梦想。这是好事,因为他们相信梦想并希望向世人展示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不是一个想说服谁的节日,所以它会是一个欢快的节日。一切都表明他们是打了一场'美好的爱情之仗'的人。"

"然而你却在想说服我呀,彼得鲁斯。你在引导我走这圣地亚哥之路。"

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教你'拉姆'修行。而只有当你发现路、真理和生命都在你心中时,你才能找到你的剑。"

彼得鲁斯指向天空,那里已是繁星闪烁。

"银河指明去孔波斯特拉的道路。世上不存在能把所有

星星聚集在一起的宗教,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宇宙就将变成一个巨大而空荡荡的空间,并将失去它存在的道理。每一颗星——继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特性。有绿星、黄星、蓝星、白星,有彗星、流星、陨星、星云、星环。从这儿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大小的亮点,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无数不同的物体星罗棋布在超出我们人类认知范围的空间里。"

一束烟花炸开,照亮了天空。闪亮的绿色流花从空中泻下。

"这之前我们只听见声音,因为是白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烟花了,"彼得鲁斯说。"这是人惟一可以渴望的变化。"

新娘从教堂里出来了,人们向她投去大米并欢呼。这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瘦瘦的姑娘,她手挽着一个身穿礼服的小伙子。大家都开始往外走,奔广场而去。

"看 M 上校! 看新娘的婚纱! 真漂亮!"我身边的一些女孩子议论道。宾客们都落了座,侍者送上了酒,乐队开始奏乐。卖爆米花的老头儿被一群闹人的男孩子包围着,他们纷纷递过钱去,然后吃得地上到处是口袋。我想象得出来,对于洛格罗尼奥的居民来说,至少是今天晚上,世界其他地方、核战的威胁、失业、凶杀等都不存在了。这是欢乐之夜,广场上的桌子向所有人开放,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一家电视台的人员朝我们这边走来,彼得鲁斯把脸挡了起来。不过这些人径直走过我们,朝我们身旁的一位客人走去。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家伙:是马诺洛,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西班牙球迷拉拉队队长。等采访结束后,我走了过去。

我说我是巴西人，而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世界杯开幕赛上西班牙队被偷走了一个进球[①]。不过，他马上又和我拥抱，并说巴西还会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的。

“你总是背对球场鼓动拉拉队，那怎么能看到比赛呢?”我问道。在世界杯赛转播中，这是最引起我注意的问题之一。

“我的快乐就在于此。帮助球迷相信胜利。”

而后他仿佛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个向导般说道：

“没有信心的球迷会让赢球的队输掉比赛。”

马诺洛又被另外一些人请走了，而我还在回味着他的话。尽管他从没走过雅各之路，但他也知道打“美好的仗”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彼得鲁斯躲到了一个角落里，显然他对电视台的出现感到别扭。只是当摄影灯光熄灭后他才从树后出来并放松了一些。我们又要了两杯酒，我还给自己搞了一盘点心，彼得鲁斯找到一个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的桌子。

新婚夫妇切开一个巨大的蛋糕。欢呼声再起。

“他们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我自言自语道。

“当然他们是相爱的，”一个和我们坐一桌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说道。“难道你见过为其他目的结婚的人吗?”

我想起彼得鲁斯说的关于爆米花小贩的话，于是我没搭腔。可我的向导不放过这个话题。

“你说的是哪种爱：情爱，对智慧的爱，还是友爱?”

---

① 一九八六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对西班牙的比赛中，有一球被判无效，因为裁判没看见球是先打到门线里又弹出来的。巴西最后是以一比零获胜。——作者注

那人一脸茫然地看了他一眼。彼得鲁斯站了起来，把杯子倒满，然后说我们出去走走。

“希腊语里有三个代表爱的字，”他说道。“今天你看到的是情爱，即那种两人之间的感情。”

新郎新娘微笑着面对闪光灯并接受着别人的祝福。

“看上去两人是相爱的，”他看着这对新人说道。“而且他们认为这份爱会增长。过不了多久，他们两人就要独自为生活而奋斗，去治一个家，去冒同一份险。这是使爱更深更可贵的事。他要去服他的兵役，她也许会做饭，是个出色的家庭妇女，因为她从小就受这方面的教育。她伴随着他，两人生儿育女，并感到是在共筑一家，因为他们是在打‘美好的仗’。因此，即便有各种挫折不顺，他们也不会是不幸福的。

“然而，我说的这个故事也可以突然间朝反方向发展。他可能开始觉得不够自由，无法表达所有的情爱，所有的对其他女人的爱。她可能开始感到自己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美好生活来相夫。因此，两人不是去共同建设，而是觉得自己爱的方式被剥夺。于是，将两人结合起来的情爱就会开始展现出它坏的一面。而上帝作为高尚情感传给人类的东西就会开始成为仇恨和毁灭的根源。”

我看看四周。情爱出现在一对对夫妻身上。水功已唤起我心中的语言，而且我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们。这也许是由于在林中孤寂的日子，也许就是因为“拉姆”的修行。不过，我能感受到正如彼得鲁斯所描述的好情爱和坏情爱的存在。

“你看这有多怪，”彼得鲁斯说道，他也有同感。“尽管是

有好有坏,情爱的面孔在每个人身上从来就不一样。就像我半小时前提到的星星一样。没人能避开情爱。大家都需要它,虽说情爱经常使我们感到与世隔绝身陷孤独。"

乐队开始奏一曲华尔兹舞曲。人们走进音乐台前的一小块水泥空地开始跳舞。酒劲儿开始上头,大家的汗出得更多了,也越加愉快了。我发现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孩子,她等这场婚礼好像就是为了等这跳华尔兹的时刻——因为她想和某个人跳舞,从少年时代起她就梦想着被他拥抱。她的目光追随着一个衣着考究穿浅色西服的小伙子,他正在一圈朋友中间。他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聊天,没有注意到华尔兹已经开始,没有注意到离他们几米远有个穿蓝衣服的女孩子正深情地注视着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我想到那些小城市,想到那种从小就梦想着和自己的白马王子结婚的故事。

女孩儿看到我在看她,于是就躲开了。这时倒是那个小伙子用目光在寻找她了。一旦发现她在其他女孩子那里,就又和朋友们起劲儿地聊起来。

我让彼得鲁斯注意这两人。他看了一会儿两人的目光游戏,又喝起他的酒来。

"他们这样做好像表明他们相爱是什么丑事似的,"他就这么一句评论。

我们前面有个女孩儿一直在盯着我俩看。她也就有我们一半的岁数吧。彼得鲁斯举起杯,向她敬酒。女孩儿害羞地一笑,然后指了指她父母,几乎是在抱歉不能过来。

"这是爱的美好一面,"他说。"这是挑战的爱,这是对比她大并来自远方、明天就走的两个异乡人的爱。走向一个她

也想去的世界。”

我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他有点儿喝多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爱!”我的向导声音有点儿高地说道。“谈谈这种真爱,这种会不断加深、推动世界、让人更加聪明的爱!”

我们附近有个衣着考究的女人,她似乎根本没在意这个节日。她挨桌收拾着杯子、盘子和刀叉。

“看那边那个女人,”彼得鲁斯说。“她在不停地收拾东西。正如我以前跟你说的,情爱有许多种面容,这就是一种,这是失意的爱,同病相怜的人才能使她高兴。她会去亲吻新郎新娘,但心里却想着他俩不合适。她试图把世界理清楚,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很乱。看那儿,”他指着另一对夫妇说。“那女的妆化得太浓,发型太夸张。这是被接受的情爱。这是社会化的爱,没有任何的热情可言。她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并切断了与世界和那‘美好的仗’的任何联系。”

“你太苦涩了,彼得鲁斯。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自救吗?”

“当然有啊。那个看我们的女孩儿。那些跳舞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只知道好的情爱。如果他们不受到束缚上一代人虚假之爱的影响,那世界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他指了指另一对坐在一张桌前的老夫妇。

“那两人也一样,他们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受到虚假的影响。看样子像是一对农民夫妇。饥饿和需求迫使他们共同劳作。他们从没听说过‘拉姆’,但他们学会了你正在学习的修行。因为他们从自身劳作中提取爱的力量。在这里情爱展示出它更加美丽的面容,因为它和对智慧的爱结合在了一

起。”

“什么是对智慧的爱?”

“对智慧的爱就是友谊的形式。就是我对你对其他人的感情。当情爱的火焰不再燃烧时,对智慧的爱将夫妇们联系在一起。”

“那友爱呢?”

“今天不是我们谈论友爱的日子。友爱在情爱之中,在对智慧的爱之中,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我们去享受这节日吧,不要再谈论这吞噬人的爱吧,”彼得鲁斯又往他的塑料杯里添了些酒。

我们四周洋溢着感染人的欢乐。彼得鲁斯喝多了,起初这让我有所触动。不过我想起他有天下午说的话,他说“拉姆”的修行只有在一个常人能去进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这天晚上彼得鲁斯让我觉得他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是个和气友好的人,拍着别人的后背,和任何注意他的人聊天。没过多久,他喝的实在太多,我不得不扶着他回旅馆了。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看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在引导着我的向导。我明白了在整个旅途中彼得鲁斯从未努力要显得比我更聪明、更神圣,或者说更强于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传授给我“拉姆”修行的经验。此外,他是一再表现出他和其他人一样,也能感受到情爱、对智慧的爱和友爱。

这让我感到自己更加强大。圣地亚哥之路是常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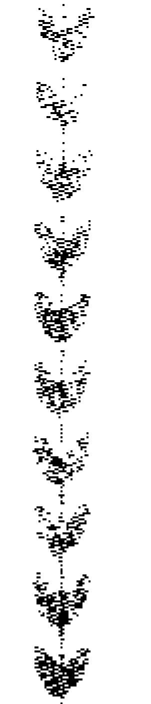
热 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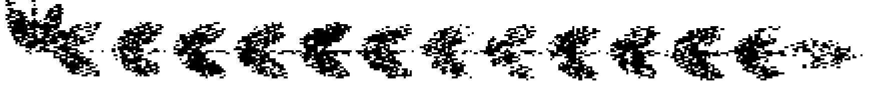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①"

彼得鲁斯又在引用圣保罗的话了。对他而言使徒保罗就是基督信息的伟大超自然的表达者。那天我们走了整整一上午,而下午我们则一直在钓鱼。没有一条鱼咬钩儿,但我的向导根本不在乎这个。照他看,钓鱼差不多可以说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象征: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求,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就会达到目的,然而达到目的的时间取决于上帝的帮助。

"在一生中做出某项重大决定之前,泰然处之总不失为好事,"他说。"禅师是打坐倾听岩石的生长。我则喜欢钓鱼。"

然而在这个时辰里,天气这么热,连那几乎浮在水面上懒洋洋的鲫鱼都不上钩。鱼饵在水里还是在水上都没什么区别。我决定放弃,到附近去走走。我来到河附近一座废弃的古老墓地,墓地大门和墓地本身完全不成比例。后来我又回





到彼得鲁斯身边,并问起墓地的事。

“那大门原是一座古老朝圣者医院的门,”他说。“后来这医院废弃了,再后来,就有人想到利用它的正面并建起这座墓地。”

“墓地后来也荒废了。”

“没错。世上任何事物都会转瞬即逝的。”

我说他头天晚上在节日上评判人时非常刻薄。彼得鲁斯对我感到惊讶。他说我们所谈论的无非是我们在各自生活中所体验的东西。我们都在寻找情爱,而当情爱要转变成对智慧的爱时,我们就认为爱没什么价值了。我们不明白对智慧的爱将引导我们达到更大的爱:友爱。

“再跟我谈谈友爱吧,”我恳求道。

彼得鲁斯说友爱不是用来谈的而是需要去体验。这天下午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可能再给我展示友爱的一种面容。但是为此,就得像钓鱼一样:为使一切顺利,宇宙要进行配合。

“使者会帮助你的,但有一种超出使者控制范围超出你意愿超出你自身的东西。”

“什么东西?”

“神的火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运气。”

太阳开始落山时我们又上路了。雅各之路穿越了一些葡

---

① 这段文字源自《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但作者没有引全。原文是这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参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二节。

萄种植园和农田，在这个钟点儿里根本看不见什么人影。我们穿过同样没有人迹的大路，再次进入森林。我可以看到远处的圣洛伦索山峰，这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最高山峰。自从在圣让－皮耶德波尔附近第一次遇到彼得鲁斯后，我已经改变了许多。巴西、要办的事情，在我脑中几乎已经消失。惟一一件活生生的事情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每天晚上和阿斯特拉因讨论的目标，他现在已是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我可以看到他总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他右眼总爱抽搐，而且只要我重复一些事以证明我明白，他总习惯不屑地一笑。几周前——主要是头几天——我甚至害怕自己走不下来。在过龙塞斯瓦列斯时，我曾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厌倦，只想马上到达圣地亚哥，找到自己的剑，然后回去打彼得鲁斯所说的“美好的仗”①。然而现在，我几乎已经忘记了那很不情愿抛弃的与文明的联系。此时此刻，最让我关心的就是头顶上的太阳，还有体验友爱的冲动。

我们下了河岸，穿过一条小河，然后努力爬上对岸。这条小河昔日应该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它咆哮着，冲刷着大地，寻找着大地深处的秘密。而今它却变成了一条可涉足蹚过的小溪了。然而它所冲刷出来的巨大河谷依然存在，让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上来。“世上任何事物都会转瞬即逝的”，这是彼得鲁斯几个小时前说过的话。

“彼得鲁斯，你深爱过吗？”

这问题脱口而出，让我也吃惊自己的勇气。到目前为止，

---

① 此处有作者原注“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词是圣保罗创造的”。现经查，发现在《新约全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有“美好的仗”一说。

我对我向导私生活的情况只知道个大概。

“我有过许多女人，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我每一次都爱得很深。但只有两个人让我体会到了友爱。”

我跟他讲我也深爱过，但开始让我感到忧虑的是我不能把感情固定在某一个人身上。如果这样下去，我老了以后可能会孤独一人，而我很害怕这样。

“聘个护士，”他笑着说。“不过，总而言之，我不相信你是在爱情中寻找一种安逸的退休生活。”

快晚上九点钟了天才黑下来。葡萄园早已甩在身后，我们正身处几近荒凉的地方。我朝四下看看，只见远处岩石上有一座小教堂，一路上这种小教堂比比皆是。我们又走了一会儿，然后就不按黄色标志走，而是直奔小教堂去了。

当我们走得很近时，彼得鲁斯喊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名字，然后就停下来等回答。我们竖着耳朵听，可什么也没听到。彼得鲁斯又叫了一次，还是没人应答。

“不管他了，咱们进去吧，”他说道。然后我俩就进去了。

房子只有四壁白墙。门开着——坦率讲，没有门，只有一扇半米高的小门，颤悠悠地挂在一个合页上。屋内有一个用石头砌的炉灶和一些小心堆放在地上的碗。其中有两个碗里满满装着小麦和土豆。

四周一片寂静，我们坐了下来。彼得鲁斯点上一支烟，说我们等一会儿吧。我感到双腿累得发疼，然而这个小教堂里有一种不让我平静反而刺激我的东西。如果彼得鲁斯不在这里，我还真害怕。



“住在这里的人他睡哪儿呢?”我打破这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寂静开口问道。

“睡你坐的地方,”他指了指什么也没有的地说道。我说我换个地方坐,然而他要我坐着别动。气温该是降下来了一些,因为我感觉冷了。

我们等了差不多整整一个钟头。彼得鲁斯后来又叫了两遍那个奇怪的名字,然后就再不叫了。等我想我们该起身走了时,他又开口说起来。

“两次友爱显现中的一次曾在此发生,”他抽完第三支烟后说道。“它不是惟一的一次,却是最纯洁的一次。友爱是完全的爱,是能把体验爱的人吞噬掉的爱。谁要是了解和体验友爱,就能看到这世界上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东西了。这是耶稣对人类的爱,这是能撼动星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巨大的爱。它孤寂的生命能做出国王、军队和王国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千百年的文明历史中,许多人心中充满这种吞噬人的爱,他们要给予的太多——而世界又需求甚少——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寻找荒漠和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爱如此伟大以至改变了他们。他们变成如今我们所知道的神圣隐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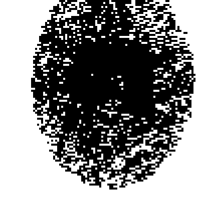
“对于你我这种体验到另一种形式友爱的人而言,这里的这种生活可能很苦、挺可怕。但那吞噬人的爱使得一切——绝对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这些人活着只是让自己的爱来耗尽自己。”

彼得鲁斯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位名叫阿方索的人。这人是他第一次去孔波斯特拉朝圣路上正在采果子吃时认识的。他的向导,一个比他还有学问的人,是阿方索的朋友,他们三人一起进行过“友爱仪式”,即“蓝色之球功”。彼得鲁斯说那是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而且直至今日，他一做起这功就想起这小教堂和阿方索。他的语气中带着情感，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友爱是吞噬人的爱，”他又说了一遍，好像这句话是给那奇异的爱下的最好定义似的。“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当基督说到爱敌人时，指的是友爱，因为据他说，‘喜欢我们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伤害我们，企图让我们每天痛苦的日子更为痛苦’。然而，友爱要比喜欢大得多。这是一种浸入一切充满一切空间的情感，并使各种攻击的企图化为乌有。

“你已学会重生，学会不对自己残酷，学会和自己的使者交谈，然而从今以后你所做的一切，你从圣地亚哥之路上所获得的一切好处，只有在体会到吞噬人的爱之后才会有意义。”



我提醒彼得鲁斯说他说过有两种形式的友爱。也许他没有体验过第一种形式的友爱，因为他没当过隐士。

“你说得对。不论是你我，还是那大多数通过‘拉姆’修行走过圣地亚哥之路的朝圣者，都是体验的另一种形式的友爱：热忱。

“对古人而言，热忱意味着痴迷，入神，是与上帝的联系。热忱是针对某种想法、某种事情的友爱。我们大家都体验过它。当我们爱时并从心底相信某事时，我们就感到我们比世界还强大，我们心中就充满一种泰然自若的感觉，这来自确信什么也战胜不了我们的信念。这种奇异的力量使我们总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当我们达到目的后，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惊讶。因为在‘美好的仗’中，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们是由热忱引导我们走向目标。

“热忱通常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全力展现。这一时期我们与神性有一种牢固的联系，我们高兴地扑向自己的玩具，好像那洋娃娃是有生命的，那铅做的小士兵能走路一般。当耶稣说天国是属于孩子们的时候，他指的是以热忱形式表现的友爱。孩子们走近耶稣，并不在意他的奇迹、他的智慧、法利赛人和使徒们。他们充满热忱，高兴而来。”

我告诉彼得鲁斯，就在这天下午，我发觉我完全融入到圣地亚哥之路中。在西班牙大地上的这些日日夜夜几乎让我忘记了自己的剑，并变成了无与伦比的经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今天下午我们打算钓鱼，可鱼不上钩，”彼得鲁斯说道。“通常我们在这种与我们每个人生存大事相比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让热忱离我们而去。在‘美好的仗’中我们由于小小的必须的失败而失去热忱。而由于我们不知道热忱是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巨大力量，我们让热忱从指尖滑走，没有注意到我们也失去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们把自己的厌倦和失败归罪于这个世界，却忘记了是我们自己让这种能说明一切的迷人力量，即以热忱的形式表现的友爱消失了。”

小河附近那墓地的景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不成比例的奇怪大门，正是所失意义最完全的表现。在那大门之后，只有死者。

好像猜到我的心思一般，彼得鲁斯开始说起一些类似的事情。

“几天前，一个小伙子把一点儿咖啡洒在我那条在路上已经弄脏的裤子上，我对他发火时你该是很吃惊的。实际上，我的神经质全是因为在那小伙子的眼中，我看到热忱就像血

从割破的手腕上流失一样正在消失。我看见那个小伙子身强力壮充满生命力，却在死亡，因为在他内心，友爱每时每刻都在慢慢消失。我一大把年纪了，而且已经学会与这些事情共存，但是，那个小伙子，由于他的举止和我感到他原本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好事，让我触动很大并感到悲伤。我清楚我的愤怒伤到了他的自尊心，并且一时间遏制住了友爱的死亡。

“同样，当你驱逐了老妇人那条狗身上的魔鬼时，你感受到最纯洁的友爱，那是一种高尚举止，我为我能在此做你的向导而感高兴。因此，在整个路上我要第一次和你一起做一种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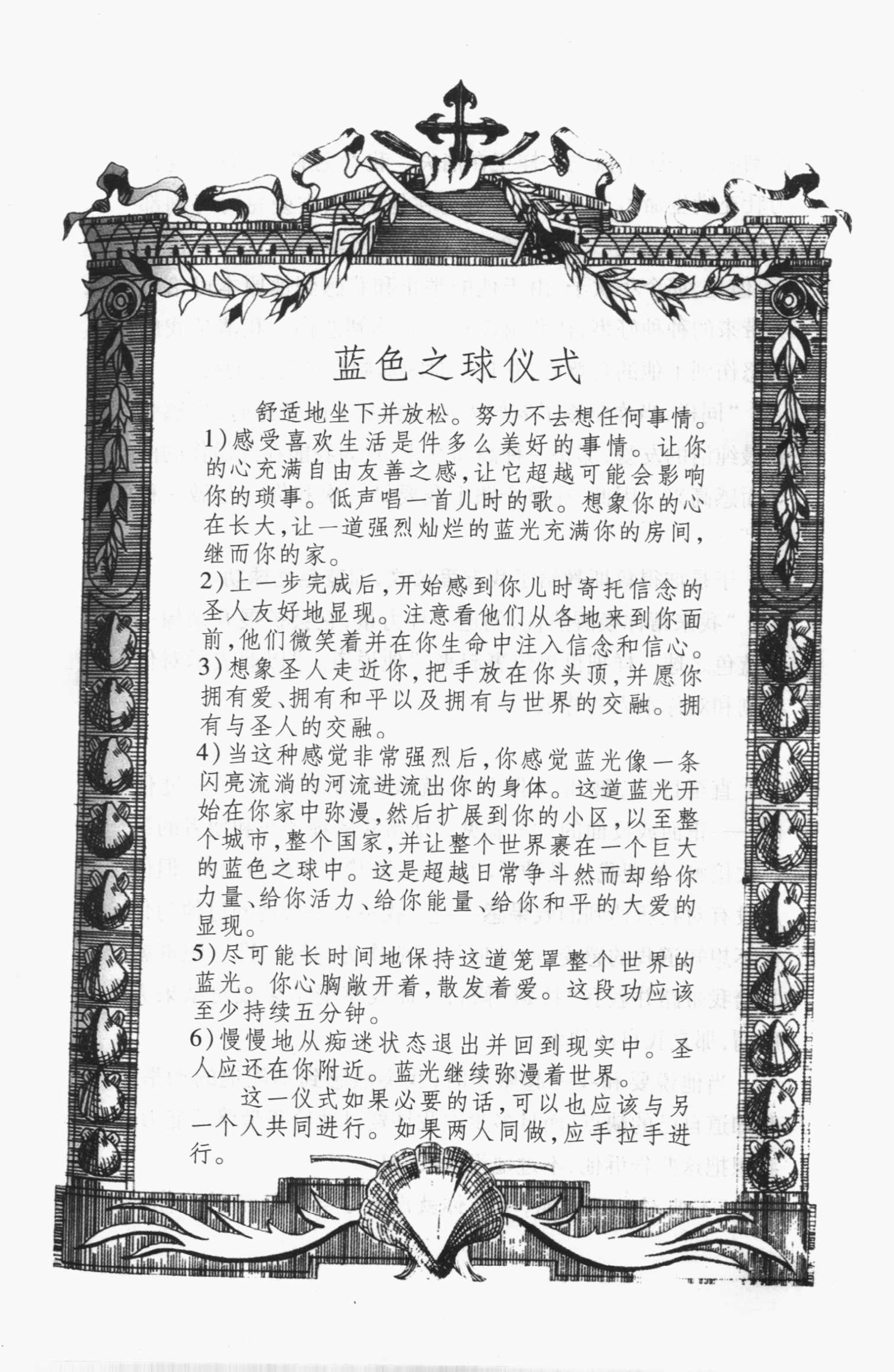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友爱仪式，**即**蓝色之球功**。

“我来帮你唤醒热忱，创造一种力量，它会扩展开来像一个蓝色之球一样把世界包裹起来，”他说道。“以此表示对你寻剑和对你本人的尊敬。”

直至目前，彼得鲁斯从没就我练功的方式发表过任何——正面或反面的——意见。他帮我解释了我和使者的第一次接触，他把我从做种子功时的入魔状态中解救出来，但他从没有对我所达到的效果感兴趣。我不只一次地问过他为什么不想知道我的感受，而他回答说他作为向导的惟一职责就是给我带路并教我“拉姆”修行。而我享受结果或对结果无所谓，那是我自己的事。

当他说要和我一起做功时，我突然感到不配他的抬举。我知道自己的缺点，而且多少次我怀疑过他给我带路的能力。我想把这些告诉他，不过他没让我开口。

“不要对自己残酷，不然你就没有学会我从前教给你的



蓝色之球仪式

舒适地坐下并放松。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

1)感受喜欢生活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让你的心充满自由友善之感,让它超越可能会影响你的琐事。低声唱一首儿时的歌。想象你的心在长大,让一道强烈灿烂的蓝光充满你的房间,继而你的家。

2)上一步完成后,开始感到你儿时寄托信念的圣人友好地显现。注意看他们从各地来到你面前,他们微笑着并在你生命中注入信念和信心。

3)想象圣人走近你,把手放在你头顶,并愿你拥有爱、拥有和平以及拥有与世界的交融。拥有与圣人的交融。

4)当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后,你感觉蓝光像一条闪亮流淌的河流进流出你的身体。这道蓝光开始在你家中弥漫,然后扩展到你的小区,以至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并让整个世界裹在一个巨大的蓝色之球中。这是超越日常争斗然而却给你力量、给你活力、给你能量、给你和平的大爱的显现。

5)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这道笼罩整个世界的蓝光。你心胸敞开着,散发着爱。这段功应该至少持续五分钟。

6)慢慢地从痴迷状态退出并回到现实中。圣人应还在你附近。蓝光继续弥漫着世界。

这一仪式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也应该与另一个人共同进行。如果两人同做,应手拉手进行。

东西。天真些。接受你应得的赞扬吧。”

我已热泪盈眶。彼得鲁斯拉起我的手来到外面。今夜比平常要黑。我坐在他身旁并开始唱歌。歌曲从我心中流出，他并不吃力地伴着我唱。我开始轻轻拍手，身体前后晃动。拍手声越来越大，歌声从心中流淌而出，这是一首赞美夜空、荒原、无生命岩石的歌曲。我开始看见儿时我所信仰的圣人，看到生命曾离开我的躯体，因为我也曾扼杀过许多友爱。然而吞噬人的爱又大度地返回来，圣人在空中带着我儿时所见到的面容和热切正在向我微笑。

我张开双臂好让友爱流动，一道神奇灿烂的蓝光开始流进流出我的身体，洗涤着我整个心灵，并原谅我的过错。这道光先是在四周散开，然后布满整个世界。我哭起来。我哭是因为我重新感受到热忱，我又成为一个孩子，而此时没有什么能伤害我。我感到有什么走近我们，并坐在我的右侧，我想象是我的使者，而他是惟一能看见那道进出我身体并漫布世界的强烈蓝光的人。

光的强度在逐渐增加，而我也感到它包裹住整个世界，透入每一扇门和每一条小巷，并且至少在瞬间照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我感到我张开并伸向天空的双手被人抓住。这时蓝光流动得更快了，快得让我觉得要晕倒。但是我坚持了几分钟，直到把歌唱完。

于是我放松下来，感到筋疲力尽，不过却是轻松自由，为生命和刚才所体验的而感高兴。抓住我双手的手松开了。这时我才发觉其中一只是彼得鲁斯的手，我内心预感到那另一只手会是谁的。

我睁开眼睛，看见修士阿方索在我身旁。他笑着对我说“晚上好”。我也笑了，重新握住他的手并把它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他让我如此这般，过后就轻轻把手抽了出去。

三人谁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阿方索站起来，又朝布满石头的平原走去。我目送着他，直至他完全消失在夜色之中。

片刻之后，彼得鲁斯打破了沉默。不过他没有提起阿方索。

“只要可能，就做这个功。日久天长，友爱将重回你心中。在你开始某种计划之前，在任何旅行的头几天里，或者什么事让你深有感触之时，就做这个功。如果可能，就和你喜欢的一个人一起做。这是一个与人分享的功。”

那个老道的教练、指导加向导的彼得鲁斯重又回到我面前，而对他我却知之甚少。他在那小教堂里所表露出的情感已然消失。然而做功中他触碰我的手时，我感到了他心灵的伟大。

我们回到放着我们行李的白色小教堂。

“房主今天不会回来了，我想我们可以睡在这里，”彼得鲁斯边说边躺下来。我打开睡袋，喝了一口酒后也躺了下来。我被那吞噬人的爱搞得筋疲力尽。然而这是一种放松的疲倦，而且在我闭上眼睛之前，我想起那个向我道晚安并坐到我身边的留着胡子瘦瘦的修士。在远方某地这个人正在被神圣的火焰所包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夜如此之黑的缘故——因为他把全世界的光都集于一身了。

死　亡

“你们是朝圣者吧?”为我们上早餐的老妇人问道。我们正在阿索弗拉,这是一个小地方,此地小房子的正面墙上都有中世纪的盾形徽,还有一处喷泉,几分钟前我们就是在此喷泉把水壶灌满的。

我说是的,老妇人眼中流露出尊敬和骄傲。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天至少有一个去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经过这里。内战和佛朗哥时代之后,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朝圣停止了。应该是修了一条路。今天人们只喜欢开车行路。”

彼得鲁斯什么也没说。他起床时心情不好。我同意老妇人的说法,并且想象有一条新铺的沥青马路通往山间峡谷,还有机器盖儿上画着贝壳的轿车,修道院大门口开着纪念品商店。我喝完加奶咖啡并吃完抹油面包。看着艾默里克·皮科的指南手册,我算计了一下,估计下午我们应该能到达圣多明各－德拉卡尔萨达,我打算住在“国家旅馆”①。即使每天都吃三顿饭,现在花的钱也比计划的省多了。该奢侈一把了,像犒劳胃口一样,好好犒劳犒劳我的身体。

起床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急切感，想立刻赶到圣地亚哥，两天前当我们朝那个小教堂走去时，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当时认为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彼得鲁斯也比平日更加忧郁更加沉默，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两天前与阿方索见面的结果。我非常想召唤阿斯特拉因，想和他谈谈这事。但我从没在早上做过，不知行不行。于是我还是决定放弃。

喝完咖啡我们就又上路了。我们经过一所带有盾形徽的中世纪房子，一间朝圣者的古老客栈，还有镇边上一座省级公园。当准备再次走进田野时，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左侧有一种东西出现。我继续朝前走，但是彼得鲁斯制止了我。

“就是跑也没有用，”他说道。“停下来，面对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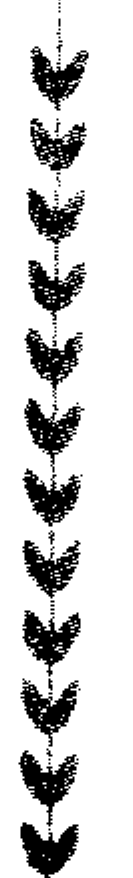
我想离开彼得鲁斯继续朝前走。这时我感觉不舒服，胃部绞痛。一时间我想相信是由于抹橄榄油面包所致，不过在这之前我就有过这种感觉了，我不能自欺欺人。紧张。是紧张加害怕。

“你朝后看，”彼得鲁斯的话里透着一种紧急。“快看呀！”

我猛地转过身。只见我左侧有一栋废弃的小房子，被太阳晒枯的植物都长进屋里去了。一株橄榄树歪歪扭扭地把枝叶伸向天空。在树与房子之间，有一条狗正盯着我看。

这是一条黑狗，就是几天前我从老妇人家中赶走的那条狗。

我忘了彼得鲁斯在场，我死死盯着狗的眼睛。内心有某



① “国家旅馆”是西班牙政府把一些古城堡和历史性建筑改造而成的一流宾馆。——作者注

种东西——也许是阿斯特拉因或是我的保护天使的声音——在对我说如果我移开目光，它就会向我进攻。我和狗就这样对峙着，互相瞪了好长时间。我感到在体验了吞噬人的爱的伟大后，我又在面对生活中每日不断的威胁。我在想为什么这动物跟踪了我这么远，它到底想干什么，而我只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剑、在路上不想也没耐心与人和动物纠缠的朝圣者。我想通过眼神把这些告诉它——因为我想起修道院里的修士们用眼神交流的事——然而那条狗却没动。它仍然不动声色地盯着我，但只要我分神或露出胆怯，它就要向我进攻。

害怕！我感到害怕已经消失。我觉得这情景太可笑，不可能让人害怕。我的胃在翻腾，直想吐。但我并不害怕。如果我害怕，有个声音就会告诉我我的目光会出卖我，那动物就会像上次一样再次把我扑倒。即使我感觉到在我右侧的路上有个人影走近我，我也不能移开目光。



那人影停下来片刻，然后径直朝我们走来。它正好穿过我和狗的视线，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它的出现善良友好积极。

就在这人影出现在我和狗视线间的一刹那，我的胃放松了。我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在这场荒唐且没必要的战斗中助我一臂之力。当那人影走过去后，狗垂下了眼睛。它一窜，跑到废弃房子的后面，消失不见了。

只是这时我才感到因害怕心在怦怦直跳。心跳得太快，让我直发晕，我觉得我要晕倒了。正在天旋地转之际，我朝刚才我和彼得鲁斯走过的路上看了一眼，寻找那个给我力量帮助我打败狗的人影。

那是一位修女。她背对着我，正朝阿索弗拉方向走去，我

看不见她的脸，但记得她的声音，估计她最多二十出头。我朝她来的路上看了看，那是一条可能哪儿也不通的小路。

“是她……是她帮助了我，”我喃喃自语，这时头更晕了。

“不要在这个已经够奇特的世界里再创造什么奇幻了，”彼得鲁斯走过来扶着我的一只胳膊说道。“她是从距这里五公里左右的卡尼亚斯那儿的一座修道院来的。当然你看不到她。”

我的心还在怦怦跳，我确信我要不行了。我吓得够戗，说不出话也无法要求什么解释。我坐在了地上，这时彼得鲁斯往我前额和脖颈上洒了点儿水。我想起来当我们走出那老妇人家时他也是这样做的——而那天我哭了，而且感觉不错。可今天的感觉却截然相反。

彼得鲁斯让我好好休息了一下。水让我恢复了一些，恶心感开始过去。慢慢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当我感觉缓过劲儿来时，彼得鲁斯要求走走，我也就听从了。我们走了大约十五分钟，疲劳感又出现了。我们坐在一根圆柱旁，这是一种上面带有十字的中世纪柱子，是圣地亚哥之路上一些路段的标志。

“你的害怕要比那狗对你造成的伤害大得多，”当我休息时，彼得鲁斯对我说道。

我想知道那荒唐遭遇的原由。

“在生活中和圣地亚哥之路上，存在着一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在我们初次相见时，我曾跟你说过我在那吉普赛人的目光里看到你将要面对的魔鬼的名字。当我知道这魔鬼是一条狗后，非常吃惊，但当时我什么也没对你说。只是当我们到了那老妇人家里——而你第一次表现出吞噬人

的爱时，我才看到你的敌人。

“当你赶走那老妇人的狗时，你并没有把它置于什么地方。什么也没失去，而一切都变了，不是吗？你没有像耶稣那样，把魔鬼扔进猪群中，后又摔下悬崖。你只是把它赶走了而已。现在这种茫然无目标的力量就跟在你身后。在寻到你剑之前，你得决定是希望成为这力量的奴隶还是它的主人。”

我的疲劳感开始消退。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背靠着的圆石柱子的冰凉。彼得鲁斯又给我喝了点儿水，然后继续说道：

“当人们失去对地球上各种力量的控制时，着魔就会发生。吉普赛人的诅咒让那个女人害怕，而害怕打开了一道裂缝，死亡使者就从这裂缝中钻了进来。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也不是罕见之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面对别人的威胁是如何反应。”



这次是我想起了《圣经》里的话。在《约伯记》中有这么一句：“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1]。”

“如果不受威胁，那威胁就毫无作用。当打‘美好的仗’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要忘记进攻和逃跑都是战斗中的一部分。不属于战斗部分的就是被吓瘫了。”

当时我没有感到害怕。我为此也感到惊讶，我把这告诉彼得鲁斯了。

“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如果你害怕了，那狗就会向你进攻。而且毫无疑问它会取胜。因为这狗也不害怕。不过最有意思的是那修女的到来。当感觉到有个积极的东西出现时，

---

① 请参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三章第二十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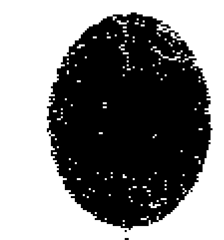
你那丰富的想象力认为有人来帮助你。而你的这种念头救了你。尽管这信念是建立在完全虚假的事实上。”

彼得鲁斯说得在理。他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我们起身继续行路。我已感到轻松舒服多了。

“不过有件事你必须知道，”我们继续行走时，彼得鲁斯说道。“与狗的决斗，只有一方获胜才能结束。它还会再出现的，而下次你要力争结束战斗。不然的话，它的幽灵会困扰你的后半辈子。”

彼得鲁斯对我说过在与吉普赛人相遇中他知道了那魔鬼的名字。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军团，”他答道。“因为魔鬼很多。”



我们正行走在农民们准备播种的农田上。东一处西一处的农民正在用简单的水泵抽水，在与干旱的土地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圣地亚哥之路的路边上，石头堆起的墙绵延不断，纵横交错在田间地头。我心想这土地被耕种了几百年，但总还能挖出石头，总有石头把犁刀给豁破，让马瘸了腿，让农民的手上生出老趼。这是每年都要开始但从没有结束的战斗。

彼得鲁斯比平常更为平静，而我印象中他从早上开始就没怎么说话。在中世纪圆柱旁的交谈之后，他就一直沉默不语，大多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想更清楚地知道那“很多魔鬼”的事。他以前曾给我解释过每个人只有一个使者。可彼得鲁斯不想谈这个，于是我就决定等待更好的时机。

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从山顶上我能看到圣多明各－德拉卡尔萨达教堂的主塔。看见它后我振作起来；我开始想象“国家旅馆”里的舒适和神奇。因为以前我在书里看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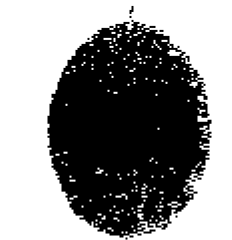
那建筑是由圣多明各亲自建造，为朝圣者提供住处。有一天晚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在去孔波斯特拉朝圣途中曾路居此处。这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

当彼得鲁斯说该歇口气时，应该差不多是晚上七点了。我想起了龙塞斯瓦列斯，想起当我由于冷而非常想喝杯酒时我们那缓慢的行走，所以我害怕他又要让做什么类似的事情。

“使者从不帮助一个人打败另一个人。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他们不是善人也不是恶人，不过彼此间忠诚。不要靠相信阿斯特拉因来打败那条狗。”

现在轮到我不想谈使者了。我想马上到达圣多明各。

“死者的使者能占据那被吓住之人的躯体。所以说，从狗这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很多。是老妇人的害怕把使者邀请来。不光有被杀死的吉普赛人的使者，还有游荡在空间的各种使者，他们在寻找一种与地球上各种力量建立联系的方法。”



他现在终于回答我的问题了。不过，他说话的方式有点儿做作，好像这不是他想和我谈的问题。我的直觉立刻让我警觉起来。

“你想怎样，彼得鲁斯？”我有点儿生气地问道。

我的向导没有回答。他拐出大道，朝田间几十米外的一棵几乎光秃的老树走去，这是四下里能看到的惟一的一棵树。由于他没示意我跟着他，所以我就站在原地没动。于是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奇异的场面：彼得鲁斯绕着树转圈，而且眼睛看着地高声说着什么。完后，他让我过去。

“坐这儿，”他说。他的语气有些异样，而我搞不清是亲

热还是同情。“你就待在这里。我明天与你在圣多明各 - 德拉卡尔萨达见。”

还没等我开口说什么，彼得鲁斯接着说道：

“这些天里会有一天，不过我向你保证不会是今天，你将面对圣地亚哥之路上你最重要的敌人：那条狗。当这天到来时，你放宽心，我会在你身边并给予你战斗时所需要的力量。不过，今天你要去面对另外一种敌人，这是一个虚假的敌人，它可以毁灭你，也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死亡。

“人类是自然界惟一知道自己会死亡的生物。因此，而且仅仅是因此，我对人类有一种深深的敬意，而且我相信人类的未来要比现今好得多。虽说他们知道生命之日屈指可数，而且在他们最未料到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人类还是把生命当成一场配得上一个永恒生物去进行的战斗。留下作品、后代、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人们把这些称之为虚荣，我却认为是人类尊严最高形式的表现。

“而人类作为一种脆弱的生物，总想掩盖人固有一死这铁的事实。他们看不见死亡是使人类把人生过到最好的推动力。他们害怕行走在黑暗之中，害怕陌生人，而他们战胜这害怕的惟一方法就是忘记自己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不明白意识到死亡就会更加勇敢，就会在每日的奋斗中前进得更远——因为既然人固有一死，那他们也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打算在圣多明各过夜的想法看来是要落空，不过我对彼得鲁斯的话却越来越感兴趣。太阳正在没入前方的地平线。也许它也在倾听彼得鲁斯的话。

“死亡是我们伟大的伴侣，因为是它给予我们生命真正

的含义。不过,为了能够看到我们死亡的真正面孔,我们必须先要认识一下只要提到它的名字就能在任何一个活人心中所引发的忧虑和恐惧。”

彼得鲁斯坐在一棵树下并让我也坐下。他说刚才他绕着这树转了几圈是因为他想起了他作为朝圣者时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所经历的一切。之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两个吃午饭时买的三明治。

“你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他边说边把三明治递给我。“这儿没有毒蛇,而那条狗也只有在忘记了今早的失败后才会再回来攻击你。这一带也没有劫匪和罪犯。你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不过只有一个例外:你的害怕所造成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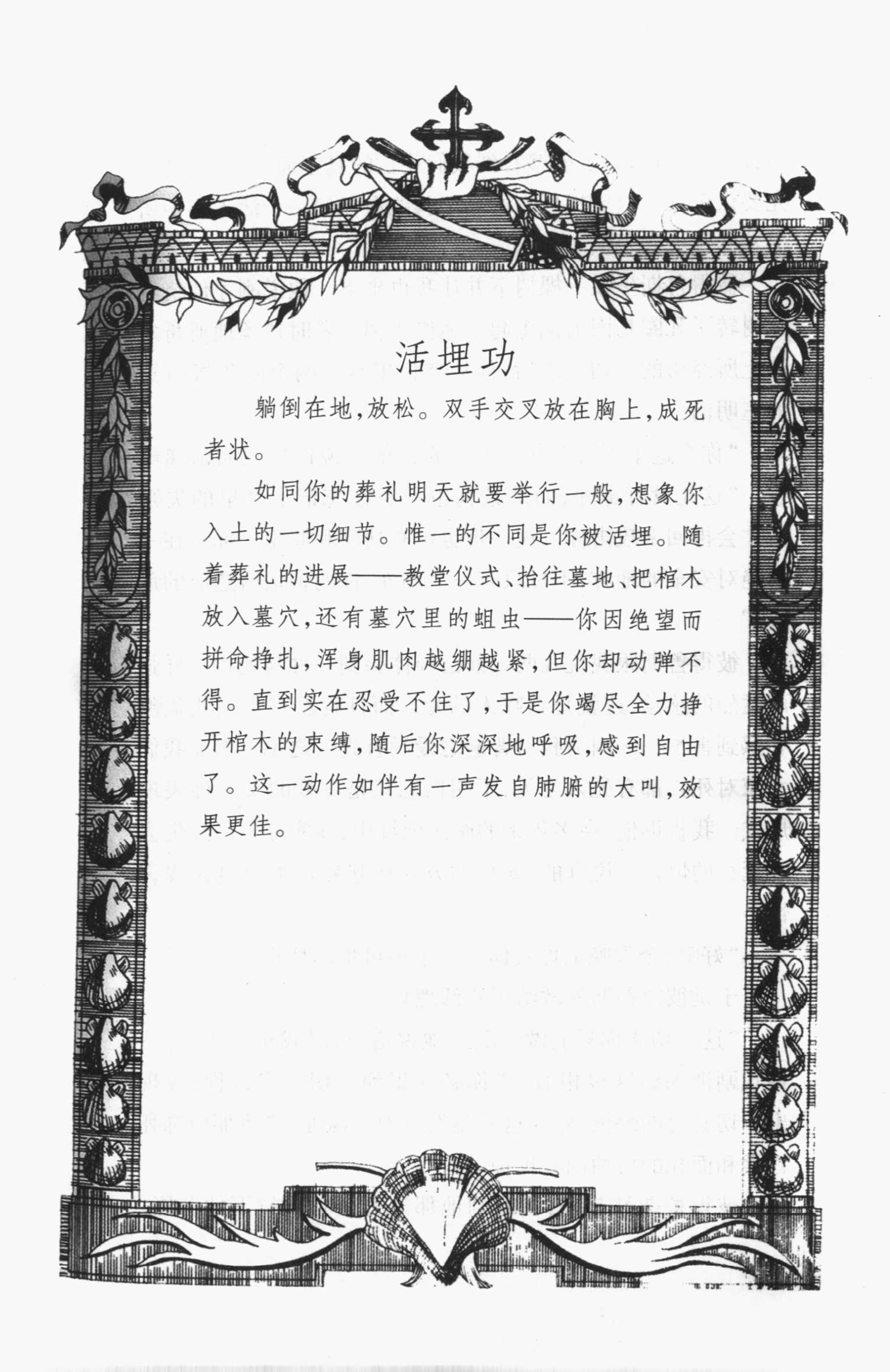
彼得鲁斯跟我说我两天前已经体验到一种与死亡一样强而猛烈的感觉,这就是吞噬人的爱。而且我没有半点儿犹豫和感到害怕——因为我对普遍之爱没有先入之见。然而我们大家对死亡都有先入之见,不明白它只是友爱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我告诉他,在多年来的魔法训练中,我实际上已经失去对死亡的惧怕。说真的,死亡的方式比起死亡本身更让我害怕。

“好吧,今天晚上你就体验一下最可怕的死亡方式吧。”

于是彼得鲁斯就教给了我**活埋功**。

“这一功法你只能做一次。”他说道,这时我正在想,有一种戏剧训练跟这很相似。“你必须想到一切真实过程,表现出一切必要的恐惧,好让这功是发自内心深处,要将那掩饰死亡柔和面孔的可怕面具扯掉。”

彼得鲁斯站起来,我看到他那落日余晖映衬下的剪影。



活埋功

躺倒在地,放松。双手交叉放在胸上,成死者状。

如同你的葬礼明天就要举行一般,想象你入土的一切细节。惟一的不同是你被活埋。随着葬礼的进展——教堂仪式、抬往墓地、把棺木放入墓穴,还有墓穴里的蛆虫——你因绝望而拼命挣扎,浑身肌肉越绷越紧,但你却动弹不得。直到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你竭尽全力挣开棺木的束缚,随后你深深地呼吸,感到自由了。这一动作如伴有一声发自肺腑的大叫,效果更佳。

由于我是坐着看的,所以他的身影看上去威严高大。

“彼得鲁斯,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今天早上你沉默不语神态奇怪。你比我提早预感到狗的到来。这怎么可能呢?”

“当我们共同体验了吞噬人的爱时,我们也就共享了‘绝对’。‘绝对’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巨大的因果关系网,在这里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都反射在他人的生活之中。今天早上,这‘绝对’的片段仍然十分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灵魂之中。我当时在想,不仅是你,世间万物都不受时空的限制。现在这种效果很弱了。只有下次我再做吞噬人的爱的功法时效力才会重现。”

我想起了那天早上彼得鲁斯的坏心情。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这世界就正在经历一段最难的时刻。

“我在旅馆等你,”他边说边走。“我会把你的名字告诉柜台的。”

我目送他走远消失。我左侧农田里的农民已经干完活儿往家走了。我决定天一完全黑下来就做这个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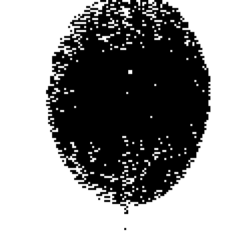
我心情很平静。自从踏上圣地亚哥之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单独一人。我站起来,在四周走走,不过天黑下来得很快,于是我决定回到树旁,怕迷失了方向。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心里估计了一下从树到道路之间的距离。这样就是没有什么光亮,我也可以借着天空中冉冉升起的一弯新月微弱的光亮看到路,摸到圣多明各去。

直到此时我还没感到任何的害怕,而且我心想,得需要非

常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在我心中引发出对可怕死亡的恐惧。但不管人活了多大岁数，当夜幕降临后，自儿时起就隐藏在我们心中的恐惧就会出现。夜色越浓我越加不安起来。

我孤身一人在旷野上，就是喊叫也没人能听见。我想起今天早上我差点儿晕过去。我活这么大了，从没感到过自己的心是如此失控。

万一我死了呢？那生命也就此结束，这是最符合逻辑的结论。在“传统”之路上，我已和许多灵魂交谈过。我绝对相信死后有生命，然而我从没有问过这中间是如何过渡的。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人们再怎么做好准备，也应该是挺可怕的。比如说假如今天早上我死了，那么这圣地亚哥之路、我多年的学习、对家庭的思念、藏在腰上的钱，就都毫无意义可言了。我想起在巴西我办公桌上的一盆植物。这植物还会像其他植物一样继续生长，公共汽车照样行驶，那个在街角上菜卖得总比别人贵的小贩、还有给我报电话号码的查号台小姐都会继续活着。如果我今天早上死了，这一切琐事都会消失，突然间，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意义重大起来。是这些小事而不是天上的繁星和智慧告诉我我还活着。



天很黑，在地平线上还能依稀看到城市的微弱灯光。我躺倒在地，凝视着头上的树杈。我开始听到奇怪的声响，各种各样的声响。是出来寻找猎物的夜行动物。彼得鲁斯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凡人而已。有什么能向我保证这里真的没有毒蛇。还有那些狼，那些欧洲永远都有的狼，难道今晚不会在附近走动并嗅到我的气味儿吗？一种更加大的像是树杈断裂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的心又怦怦直跳起来。

我紧张起来。最好还是马上做功，完后就去旅馆。我开

始放松并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摆出死人的姿势。身旁有什么东西在动。我立刻跳了起来。

什么也没有。夜色笼罩着一切，并给人带来恐惧。我重新躺下，这次是下定决心要把任何恐惧变成做功的动力。我发觉虽说气温降了不少，可我还在出汗。

我想象着棺材盖上了，螺丝也上紧了。我一动不动，但还活着，我想对家人说我在看着这一切，我爱他们，但我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父母在哭泣着，我的朋友围在我身边，可我却孤身一人！有多少亲爱的人在我身边，可没有人能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没有做完我在人间想做的一切。我拼命想睁开眼睛，想发出个信号，想敲击棺材盖儿。但浑身上下动弹不得。

我感到棺材在晃动，是人们正在把我抬往墓地。我能听到戒指碰到铁环所发出的声响，棺材后面是送葬人的脚步声，时时传来一两句交谈声。有个人说晚上他还有个晚宴，另一个人说我死得早了点儿。我头周围的花香开始让我感到窒息。

我想起我曾放弃向两三个女人求爱，原因是害怕被拒绝。我还想起有几次我放弃了想做的事情，认为可以留待以后再去做。我为自己而感到非常遗憾，这并不是因为我被活埋，而是因为我曾害怕活着。如果说世间最重要的就是尽情享受生活，那么又是何种恐惧让我们说“不”，要把事情留待以后去做呢？我此时被封在棺材里，要想回头并去展示我应有的勇气已经太迟了。

我在这里，已成为自己的犹大，我背叛了自己。我在这里一动不能动，连救命也喊不出来，而外面的人们却沉浸在生活中，关心着晚上要做的事情，观赏着我再也看不到的雕像和建

筑。一种认为极不公正的感觉袭上心头，因为我被活埋，而别人却继续活着。如果是一场灾难，我们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一同沉入现在他们要把我放入的黑洞之中，那感觉可能会好些。救命啊！我还活着，我没死，我头脑还在转呢！

人们把我的棺木放在墓穴边上。他们要埋葬我了！我的妻子将把我遗忘，会去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并把我们这些年来共同奋斗积攒下来的钱花掉！而这还重要吗？我想和她在一起，因为我还活着！

我听到了哭声，我感到我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如果现在他们打开棺材，就会看到我还活着，就会把我救出去。但是我感到的只是棺材被缓缓放入墓穴中。突然，一片漆黑。这之前还有一丝光亮从棺木的边缘透进来，而眼下是一片漆黑了。掘墓人正用铁锹将墓穴填上，而我还活着呢！我被活埋了！我感到空气稀薄起来，花的香气难以忍受，我听到人们离去的脚步声。我恐惧无比。我不得动弹，如果他们现在就走了，很快天就黑了，那就不会有人听到我敲击棺木的声音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谁也没听到我思想中的喊叫声，我独自一人，而黑暗、令人窒息的空气、花的香味儿开始让我发疯。突然，我听到一种响动。是蛆，蛆在爬向我，要把我活活吃掉。我用尽力量要动一动身体的什么部位，然而还是丝毫动弹不得。蛆开始爬上我的身体。它们又油滑又冰凉。它们在我脸上蠕动，它们钻进了我的裤子。有一条虫爬进我的肛门，还有一条慢慢爬进我的鼻孔。救命啊！我正在被活活吞掉，但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声音，没有人对我说句话。爬进鼻孔的虫子顺着喉咙爬下去。我感到另一条虫爬进我的耳朵。我必须出去！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回答？它们开始吞噬我的喉咙，这



会让我再也叫不出声来的！它们爬得到处都是，耳朵里，嘴角上，阴茎里。我感到那些软乎乎油乎乎的东西在我身体里，我得喊，我得逃出去！我被关在这又黑又冷的墓穴里，孤身一人，正在被活活吃掉！这里空气越来越少，蛆虫正在吃掉我！我的上帝呀，聚集起我所有的力量吧，因为我得动弹！**我得冲破这棺木！我要出去！我得动！我要动！**

我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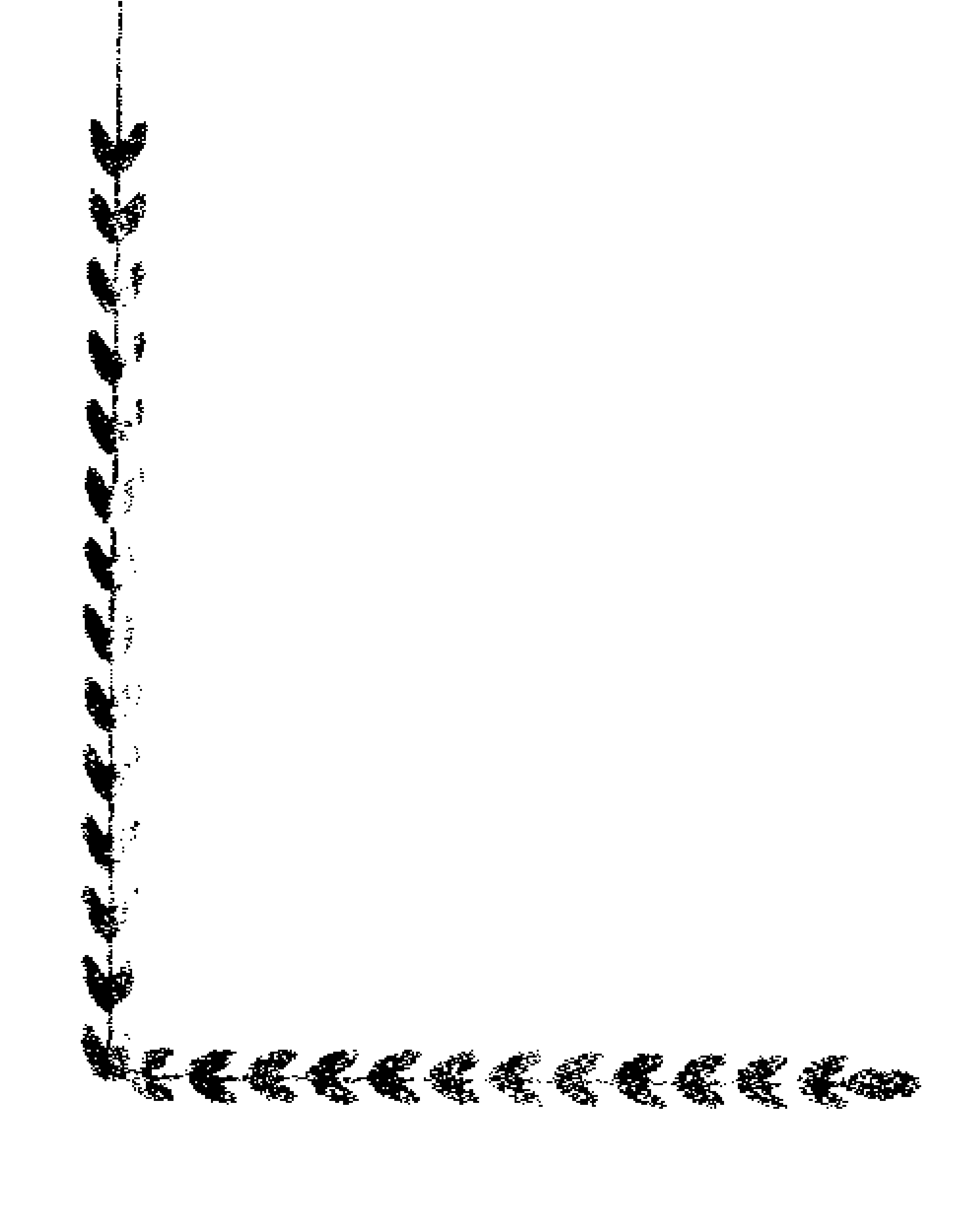
棺木向四周飞散开来，墓穴消失了，而我深深吸了一口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新鲜空气。我从头到脚在颤抖，浑身是汗。我活动了一下，感到五脏六腑像散了一般。而这没什么：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我还在颤抖，而我根本不去控制它。我内心升起一种巨大的平静感。我感到身旁有什么东西出现。我转过头去，看见了自己死亡的面容。那不是几分钟前我所经历的由我的恐惧和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死亡，而是我真正的死亡，友好的给予忠告的死亡，它再不会让我怯懦，让我荒废自己生命中的任何一天。从现在起，它将会比彼得鲁斯的手和忠告更能帮助我。它再不允许我把现在能经历的留待以后去做。它不让我逃避生命的战斗，它将助我去打“美好的仗”。任何时候我再也不会为做什么事情而觉得可笑。因为它在这里，它说当它拉着我的手奔向其他世界时，我不应该带上最大的罪：后悔。确信它的出现，看着它温和的面容，我相信我将畅饮生命之泉。

夜晚再也没有秘密和恐惧可言。这是一个幸福的夜晚，一个平和的夜晚。等到不再颤抖，我站了起来，朝农民的水泵走去。我洗了短裤，换上背包里的另一条。然后我又回到树

下,吃了彼得鲁斯给我的两个三明治。这是世界上最可口的食物,因为我活着,而死亡再也吓不住我了。

我决心就睡在这里。总而言之,黑暗从没像现在这样安静。



个人陋习

我们正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之中，这是一片一直延伸到天边平坦单调的麦田。惟一打破这单调乏味景色的是顶端有个十字架的柱子，这是给朝圣者指路的路标。来到柱子前，彼得鲁斯放下背包跪了下来，他让我也跪下。

“我们祈祷吧。当一个朝圣者寻找到自己的剑后，惟一能打败他的事情就是：个人陋习。我们为此而祈祷吧。不管他再怎么跟大师们学剑，他其中一只手将会是他最坏的敌人。我们为你寻到剑后永远用那只不让你出丑的手握剑而祈祷吧。”

现在是下午两点。四周没有任何声响，彼得鲁斯开始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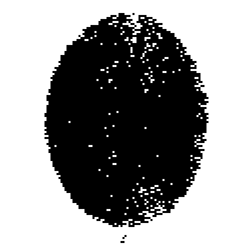
“主啊，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前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而这可能是一种个人陋习。请无限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知识与自己作对。

“怜悯那些怜悯自己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善良的而生活却对他们不公，因为他们认为不应遭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事，因此这些人永远不能去打那‘美好的仗’。怜悯那些对自己残酷的人，他们只看到自己行为中的恶，并认为世间的不公罪责在于他们。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你的法则：‘就连你头上的发都是有数的’。

“怜悯那些发号施令和那些长时间工作的人，他们牺牲自己换来的只是一个到处都关门无处可去的星期天。也请怜悯那些神化自己行为并超越自己疯狂界限的人，他们最终是背负债务或是被自己的兄弟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你的法则：‘因此你们要像蛇一般聪明，像鸽一般无害’。

“怜悯那些可能征服世界却不去打‘美好的仗’的人。但也请怜悯那些打赢了自己的‘美好的仗’而后却流浪街头出没酒吧消磨生命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征服世界。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你的法则：‘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怜悯那些害怕拿起钢笔、毛笔、乐器、工具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有人比自己做得好，认为自己不配进入神奇的艺术殿堂。但也请更为怜悯那些拿起过钢笔、毛笔、乐器、工具并让灵感变得俗气、自认为比别人优秀的人。这些人不知道你的法则：‘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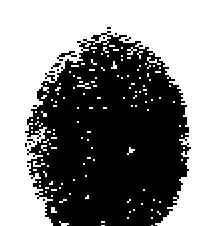
“怜悯那些吃饱喝足却在自己丰衣足食之中感到不幸福和孤独的人。但也请更为怜悯那些进行斋戒、谴责这禁止那、自认为是圣人、而且在大庭广众宣传你名字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法则：‘如果我做自己的见证人，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

“怜悯那些害怕死亡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过许多

王国，已经死过许多次，他们不幸福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一天一切都要结束。但也请更为怜悯那些知道自己经历了多次死亡而今自认为是不朽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法则：'除非再生，否则无法见到神的国度'。

"怜悯那些被爱的丝带束缚住的人，他们自视为是别人的主人，他们心生嫉妒，他们用毒药毒死自己，他们自己折磨自己，因为他们看不到爱会像风像一切事物一样改变的。但请更为怜悯那些害怕爱而死去的人，他们以他们不知的更伟大的爱之名拒绝爱，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法则：'凡喝我给的水的人，将永不口渴'。

"怜悯那些将宇宙简化为一种解释，将上帝简化为一种灵丹妙药，将人简化为一种需要满足基本需求的生物，因为他们从不会去听星球的音乐。但请更为怜悯那些盲目信仰并在实验室里把水银变成金的人，他们埋在有关塔罗特牌①秘密和金字塔力量的书堆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法则：'天国是属于孩子们的'。



"怜悯那些目中无人只有自己的人，对他们而言别人只是他们坐在老式小汽车里穿行在大街上时所看到的模糊遥远的景象，他们把自己关在顶层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而他们在寂寞中则遭受着权力所带来的孤独。但也请怜悯那些放弃一切、乐善好施的人们，他们企图只用爱来战胜恶，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法则：'没有剑的人，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去买一把剑'。

---

① 塔罗特牌：用于占卜和游戏的一种纸牌，起源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一种画片纸牌。

“主啊，怜悯我们吧，我们在寻找并敢于拿起你答应给我们的剑，我们是遍布地球之上神圣而又有罪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而且常常以为我们穿着衣服，实际上却赤身裸体，我们认为我们犯了什么罪而实际上我们却救了别人。在你对我们的怜悯中，不要忘记我们是用一只天使的手和一只魔鬼的手同执一把剑。因为我们在世间，我们将继续在世间，我们需要你。我们永远需要你的法则：‘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没有带钱囊、口袋及鞋，你们什么也没有缺。’”

彼得鲁斯停止了祈祷。四周又静了下来。他凝视着环绕着我们的麦田。

征　服

一天下午，我们来到圣殿骑士团[①]一座古城堡废墟前。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彼得鲁斯还是抽他那卷烟，我喝了点儿午饭剩下来的酒。我扫视了四周的景色：一些农舍，城堡的塔楼，起伏的田野，犁过待播种的农田。突然，我右侧出现一个牧人正赶着一群羊从田野返回经过废墟的城墙。天空一片火红，羊群掀起的尘土模糊了视线，让景色如梦似幻。牧人挥手向我们致意，我们也挥手回应他。

羊群经过我们，继续朝前走去。彼得鲁斯站了起来。这场景很感人。

"咱们走吧。咱们得赶赶路，"他说道。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总之，你不觉得我们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

不过有什么在告诉我，他的这种匆忙与这牧人和羊群的奇幻景象有关。

两天以后我们来到南边一些大山的附近，大山打破了麦

田一马平川的单调感。这地区有些天然的高地，不过这里有不少若尔迪神父所说的黄色标记，隔一段就能看到一个。彼得鲁斯也没跟我解释什么就开始偏离标记朝北走去。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而他却生硬地回答我说他是向导，他知道带我去哪儿。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开始听到一种类似瀑布的声音。四周只有烈日下的田野，我开始想象那是一种什么声音。然而我们越朝前走，声音就越大，直到最后我丝毫不怀疑这是瀑布的声音。然而奇怪的是我四下看看，既看不见山也看不见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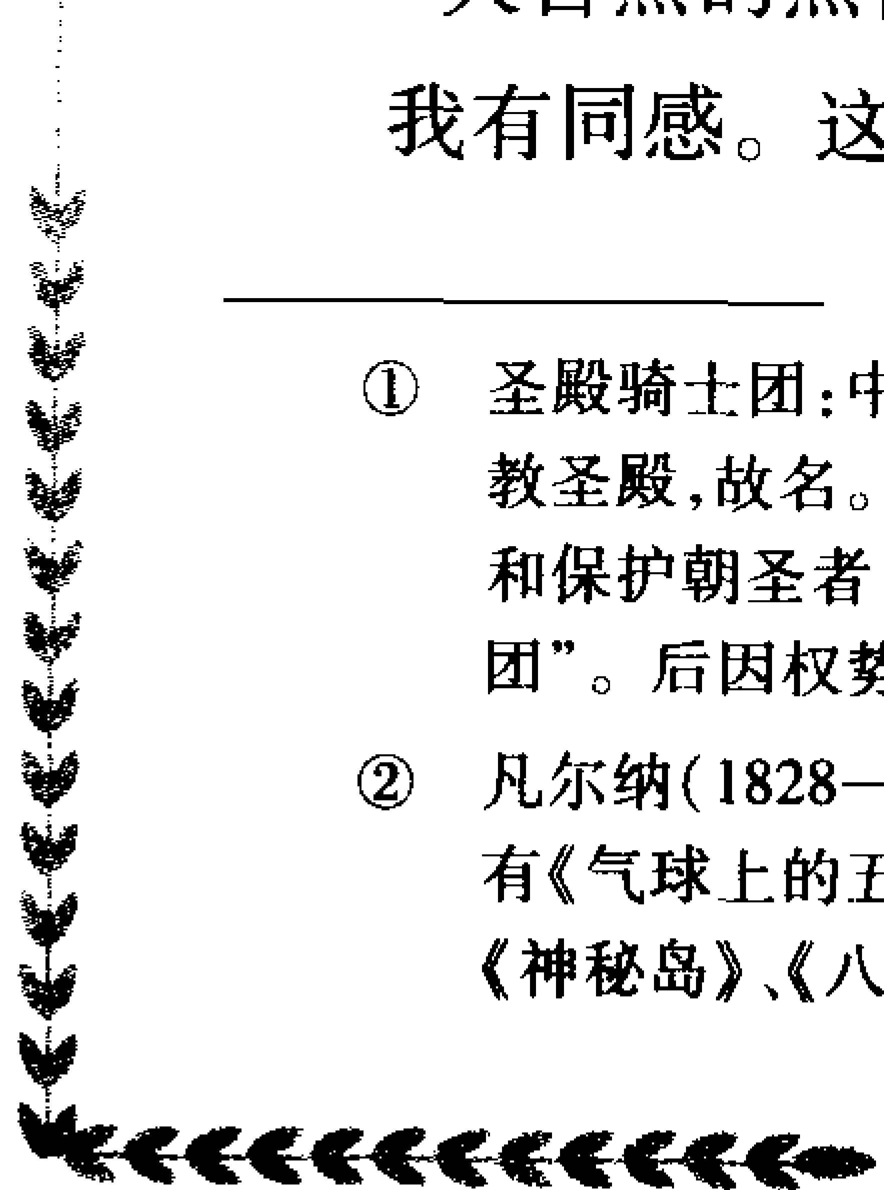
当我们登上一个小山包后，眼前展现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一个可容下一座五层楼的洼地里，一道水帘直泻洼地中心。在这巨坑的边缘，长着茂盛的植物，它完全不同于我脚下踏着的植物，这些植物框住了飞泻的瀑布。

“我们从这里下去，”彼得鲁斯说道。

我们开始顺坡下去，这时我想起了凡尔纳[②]，因为我们就好像是在往地心走。坡很陡很难走，我得抓住带刺的枝杈和尖锐的岩石，以免掉下去。终于下到了底部，我的手脚全都划破了。

“大自然的杰作啊，”彼得鲁斯说道。

我有同感。这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茂盛的植物、水珠形



① 圣殿骑士团：中世纪天主教的军事宗教修会。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故名。为保卫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中建立的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和保护朝圣者，由几个法国破落骑士发起组成，故又名“基督贫穷骑士团”。后因权势大增，生活奢侈，遭人不满，被斥为异端，最终被教皇解散。

② 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主要奠基人，其作品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

成的彩虹，无论是仰望还是俯瞰都是那么美妙。

“大自然在这里展示着它的力量，”他又说道。

“没错，”我应和道。

“它也让我们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我们爬上这个瀑布，”我的向导说道。“从水中爬上去。”

我重新看了看眼前的景象。那美丽的绿洲，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已经不见了。我面前是一堵十五米多高的大墙，水流从上面震耳欲聋地飞泻而下。瀑布泻下形成的小湖不超过一人深，因为水带着咆哮声流进一个大开口处，它可能通往地下深处。而这高墙上连一个抓蹬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小湖的水太浅，人要是掉下来就会没命了。我面对的是一项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想起五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仪式，像这次一样，也是要求我攀缘。我师傅让我选择是继续还是放弃。我当时也年轻，痴迷于他的力量和“传统”的奇迹，所以决定继续。我需要展示我的勇气和勇敢。

爬了将近一个小时后，当爬到最难的一段时，一阵风突然吹过来，我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把自己固定在一小块儿支撑着我的平面上，以免掉下去。我闭上眼睛，把指甲抠在岩石上，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一分钟后当发现一个人帮我摆出一种更舒服更安全的姿势时，我非常惊讶。我睁开眼睛，看见师傅在我身边。

他在空中做了几个动作，风就突然停息了。他以神奇的敏捷下了山，其中不乏纯粹的腾空功夫，他让我照他的样子做。

我双脚颤抖地下来后，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让风在吹到

我之前停息下来呢。

“因为是我让风吹起来的，”他答道。

“想要杀死我吗？”

“要救你。你不可能爬上这座山。当我问你想不想爬时，不是在考验你的勇气。我是在考验你的智慧。

“你自己造出了一个我并没有给你的命令，”师傅说道。“如果你会腾空，就不会有问题。然而当只需要有谋的时候，你只表现出了勇。”

那天他跟我讲了一些在启示过程中走火入魔的魔法师，他们再也不能分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徒弟的力量。我这辈子认识了一些“传统”领域里的伟大人物。我认识了三位大师，其中包括我师傅，他们对物质领域里事物的控制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我见过奇迹、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对前世的了解。早在阿根廷人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①]前两个月我师傅就跟我讲了马尔维纳斯战争。他详细描述了一切，并从星象的层面给我讲了那场战争的原委。

然而自打那天起，我开始注意到有些魔法师就像我师傅说的那样，“在启示过程中走火入魔”。他们是一些几乎在各方面包括在力量方面都和师傅们一样的人。我看到过其中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让一粒种子在十五分钟里发了芽。而就是这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已经导致许多徒弟疯狂绝望。其中有些人住进了精神病院，而且至少有一宗自杀事件。这

① 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在南大西洋，东距阿根廷南海岸五百多公里。原属阿根廷，一八三三年被英国占领。英阿对其归属有争议，一九八二年曾爆发战争。

些人已被列入“传统”所谓的黑名单，但控制他们已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我知道至今其中有许多人仍是我行我素。

当看到那不可攀爬的瀑布后，这一切飞快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到和彼得鲁斯一起行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到那条向我进攻却丝毫没有伤到我的狗，我想到彼得鲁斯在饭馆对那个服务生大发雷霆，我想到那次婚礼上他的醉态。我只想到了这些。

“彼得鲁斯，我绝不会去爬这瀑布的。原因只有一个：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他什么也没说。他在绿草上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我们沉默了几乎有十五分钟。他的沉默让我消了怒气，于是我主动说话了。

“彼得鲁斯，我不想爬这瀑布，因为我会摔下来的。我知道我不会死，因为我已看到过我死亡的面容，而且我也看到了它到来的那一天。不过，我会摔下来的，这样我后半辈子就是个残废人了。”

“保罗，保罗……”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他整个变了。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点儿那吞噬人的爱，他的双目炯炯发光。

“你要说我在违背踏上朝圣之路前所发的服从誓言吗？”

“你没有违背誓言，你没有害怕。你也不懒惰。你也不应该想过我在给你一个无用的命令。你不想爬是因为你大概在想那些‘黑魔法师’[1]。运用你的决定权并不意味着违背誓

---

① “传统”中，此名称是指那些失去了与徒弟们进行魔法接触的师傅，就像本章前面所提到的。这词也指那些只是掌控了地球之力后就停止了解进程的师傅。——作者注

言。朝圣者从没被剥夺这一权利。”

我看看瀑布，又看看彼得鲁斯。我在估计着怎么能爬上去，但怎么也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好，”他又说道。“我先爬上去，不用任何天赋。我会爬上去的。如果我爬上去了，那只是因为我知道脚往那里蹬，到时你也得爬。这样我就取消了你的决定权。如果你看我上去后，还是拒绝爬，那你就是在违背誓言了。”

彼得鲁斯开始脱球鞋。他至少比我大十岁，如果他能爬上去，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看看瀑布，感到肚子直发凉。

他的鞋已经脱掉，但仍坐在原地没有动。他开始望着天空讲起来：

“一五〇二年，在离这里几公里远的地方，圣母向一位牧人显灵。今天是纪念日——朝圣者圣母节——我要将我的征服奉献给她。我劝你也这样做。将一场征服奉献给她。不要献上你脚上的疼痛和手上石头划破的伤口。大家都只是献上赎罪的痛苦。这并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不过我相信如果人们除了献上痛苦，也献上自己的欢乐，那她会感到高兴愉快的。”

我不想说什么。我仍然怀疑彼得鲁斯爬上去的能力。我认为那一切都是一场闹剧，实际上他这样说是要把我绕进去，然后就好强迫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由于心存怀疑，我把眼睛闭上了片刻，向朝圣者圣母祈祷。我许愿如果彼得鲁斯和我爬上这堵高墙，有朝一日我定要重返此地。

“到目前为止你所学的一切只有付诸实践才会有意义。

你要记住我跟你说过圣地亚哥之路是常人之路。这话我说过无数次。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智慧只有在能帮助人克服困难障碍时才有价值。

“如果没有钉子可钉,锤子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就算是有钉子,如果锤子光是在那里想:‘我可以两下就把钉子钉进去’,还是没用。锤子要去砸。要把自己交到主人手中,并让自己起作用。”

我想起在伊塔蒂艾亚时师傅所说的话:当谁拥有一把剑时,要经常使用它,不然它就会在剑鞘里生锈。

“这瀑布就是运用你至今所学一切东西的地方,”我的向导说道。“有一件事对你有利:你知道自己的死期,所以当你要迅速决定往哪儿踩蹬时,恐惧不会让你瘫痪。不过,要记住你必须和水合作,在水中创造一切你所需要的条件;要记住,如果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蚀,你必须用指甲掐大拇指。

“特别是要记住在每分每秒的攀爬之中,你要把自己支撑在吞噬人的爱之上,因为是它在引导你并判定你走出的每一步。”

彼得鲁斯不说话了。他脱去衬衣和短裤,完全赤身裸体。然后他就钻进小湖冰冷的水里,将全身浸湿,接着又向天空张开双臂。我见他很快乐,正在感受着清凉的水和水珠在我们四周形成的彩虹。

“还有一事相告,”在进入瀑布形成的水帘之前他说道。“这瀑布将教你如何成为师傅。我开始爬了,不过在你我之间有一道水帘隔着。我爬的时候你将看不清我的手脚到底攀登在什么地方。

“同样,一个徒弟永远不能模仿他向导的步伐。因为各

人有各人看待生活、面对困难、争取成功的方法。教只是在展示什么是可能。学是让它变成可能。”

然后他没再说什么。他钻进水帘开始攀爬。就好像隔着毛玻璃看人一样，我只能看到他的身影。不过我能看到他在往上爬。他缓缓地不屈不挠地往上爬着。他越是接近顶部，我就越害怕，因为就越接近我爬的时刻。最后，最可怕的时刻来到了：从奔泻的瀑布顶端钻出去。水的力量可能把他打翻下来。但彼得鲁斯的头还是从顶端冒了出来，飞泻的水流形成了他银色的斗篷。这场景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因为他飞快地往上一纵，抓住了顶端什么地方——不过身子仍在水流中。一时间我看不到他了。

最后彼得鲁斯出现在了顶端。他正在微笑，浑身是水地沐浴在阳光下。

“上呀！”他挥手向我喊道。“现在轮到你了。”

现在是该我了。要不然就永远放弃自己的剑。

我脱去衣服，再次向朝圣者圣母祈祷。然后，我就一头扎进了水里。水冰凉，水流冲得我身子僵硬，不过我马上就有了一种愉快的感觉，是一种还活着的感觉。我也不多想，径直朝瀑布走去。

瀑布打在头上，让我有一种绝对的“现实感”，这种感觉使人在最需要信心和力量时变得软弱。我发觉瀑布比原想的要凶猛得多，就是现在牢牢地站在这湖里，要是水直接打在胸部，也能把我打翻。我穿过瀑布来到石壁和水帘之间，这间隙正好容下我贴在岩石上的身体。这时我看到这项任务比原想的要容易得多。

水打不到这里，从外面看这岩壁是光滑的，实际上满是坑凹处。这就是那种我爬过几十次的岩壁，想到因为害怕石壁光滑就要放弃自己的剑，我真是后怕。我好像听到彼得鲁斯的声音："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吧？一旦问题解决就发现再简单不过了。"

我把脸贴在湿湿的岩石上开始攀爬。没用十分钟我就快爬到顶端了。就差最后一步：翻上顶端，也就是水流开始泻下的地方。如果我过不去把我和自由空气隔开的这一小段，那将前功尽弃。危险就在眼前，而之前我没有看清彼得鲁斯是如何战胜它的。我又向朝圣者圣母祈祷了，这位圣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而此时此刻她是我胜利的全部信念和希望。我非常小心地先把头发然后是把头伸进头顶上咆哮的水流。

水将我整个裹了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感到了它的冲击力，而我则紧紧抓住岩石，低着头，以便形成一个气泡好呼吸。我完全信任自己的双手和双脚。这双手已经握过一把老剑，这双脚已经走过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它们是我的朋友，它们在帮助我。即便如此，水声照样是震耳欲聋，我呼吸开始困难起来。我决定把头伸过水流，一时间四周一片漆黑。我使出全身力气把手脚稳定在凸起处，然而水声好像要把我带往另一个地方，一个神秘遥远的地方，在那里，这里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是一个我只要屈服于眼前这水的力量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我就不再需要超人的力量把手脚稳定在岩石上：那里只有休息与平和。

然而，我的双手却不屈从我要投降的冲动。它们顶住了一种致命的诱惑。就像伸进去时一样，这时我开始慢慢把头从水中伸出来。我心中充满一种对自己身体深深的爱，它在

这穿过瀑布去寻找一把剑的疯狂冒险中帮助着我。

当我的头全部伸出水流时,我看到太阳在头顶闪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让我又有了新的活力。我四下看看,只见距我几厘米处就是之前我们走过的高原,也就是行程的终点。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想跃上去抓住什么,但由于水流的原因我没有看见任何可抓的地方。冲动很强烈,但尚未成功,我必须控制自己。我正处于全段最难的一步,水打在胸上,想把我掀翻下去,那里是我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大胆离开的地方。

现在不是想师傅朋友的时候,我也不能朝旁边看看彼得鲁斯是否在我如果失足滑了下去时能救我一把。"他大概爬过这里无数次了,"我心想。"而且他知道此时此地绝望的我是最需要帮助的。"然而他把我抛弃了。也许他没有抛弃我,就在我身后,可我不能转头,一转头就可能失去平衡。全得靠自己。我要独自取得成功。

我把双脚和一只手固定在岩石上,把另一只手腾出来,让它顺应水流。它不要再有任何抗衡,因为它已用出我最大的力气。我的手知道这一点,它像一条顺从的鱼,但知道要到何处去。我想起儿时看过的电影,在片子里看到鲑鱼跳过瀑布的情景,因为它们有个目标,它们也要达到目的。

就着水势,手臂慢慢举起来。我终于把它抬出了水流,而现在就靠它来找到抠抓点,身体其他部分的命运全都交给这只手臂了。像电影中的鲑鱼一样,手臂重又伸进顶端的水中,在寻找着一个抠抓的地方,一个能让我抠抓住好进行最后一跃的一个点。

然而,这里的石头被流淌了几个世纪的水冲刷得很光滑。但总得有个什么抓的地方吧:如果彼得鲁斯能找到,我也能找

到。我开始感到非常疼痛，因为此时我知道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而这时正是气力用尽人没信心的时刻。在人生旅途中，我有几次在最后时刻败下阵来，我在大洋中游泳而淹死在悔恨的大浪之中。但是我现在正在走圣地亚哥之路，而这种功亏一篑的情况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今天必须成功。

空出的手在平滑的岩石上滑动，水流的冲力越来越大。我感到其他手脚再也坚持不住了，而且我随时都可能抽筋。水流也狠狠地冲击在我的生殖器上，让我疼痛难忍。突然，空出的手终于抠住了一个地方，一个不大的抓点，这个点偏离出我要爬上去的地方，不过等倒手时可以当另一只手的抓点。我心里记住了这个点，而空出的手继续在摸找着救命的抓点。在距第一个抓点几厘米处，我又找到另一个抓点。

它就在这里。这里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让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朝圣者抓住的地方。我明白了这一点，于是用全力抓住了它。另一只手腾了出来，但由于水的冲力，它被甩向了后面，但它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线，然后抓住了该抓住的地方。迅猛地，我双臂一较劲，身子就顺势跃了上去。

这伟大和最后的一步完成了。我整个身子越过水流，这时再来看，那咆哮的瀑布只是一条水线，几乎没有流动。我向水边爬去，然后累得趴在那里。太阳照射在身上，让人感到暖乎乎的，它让我再度想起我胜利了，我还像刚才站在下面湖水里一样活着。透过水声我听到彼得鲁斯走近的脚步声。

我想站起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但我筋疲力尽站不起来。

"定定神儿，休息一下，"他说道。"尽量慢慢呼吸。"

我照做了，然后就沉沉地无梦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太阳已经西斜，这时彼得鲁斯早已穿好衣裤，说我们得走了。

“我很累，”我说。

“别担心。我教你从你四周的一切事物中吸取力量。”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拉姆吐纳功**。

我做了五分钟，感觉好多了。我站起来，穿好衣服，然后就拿起了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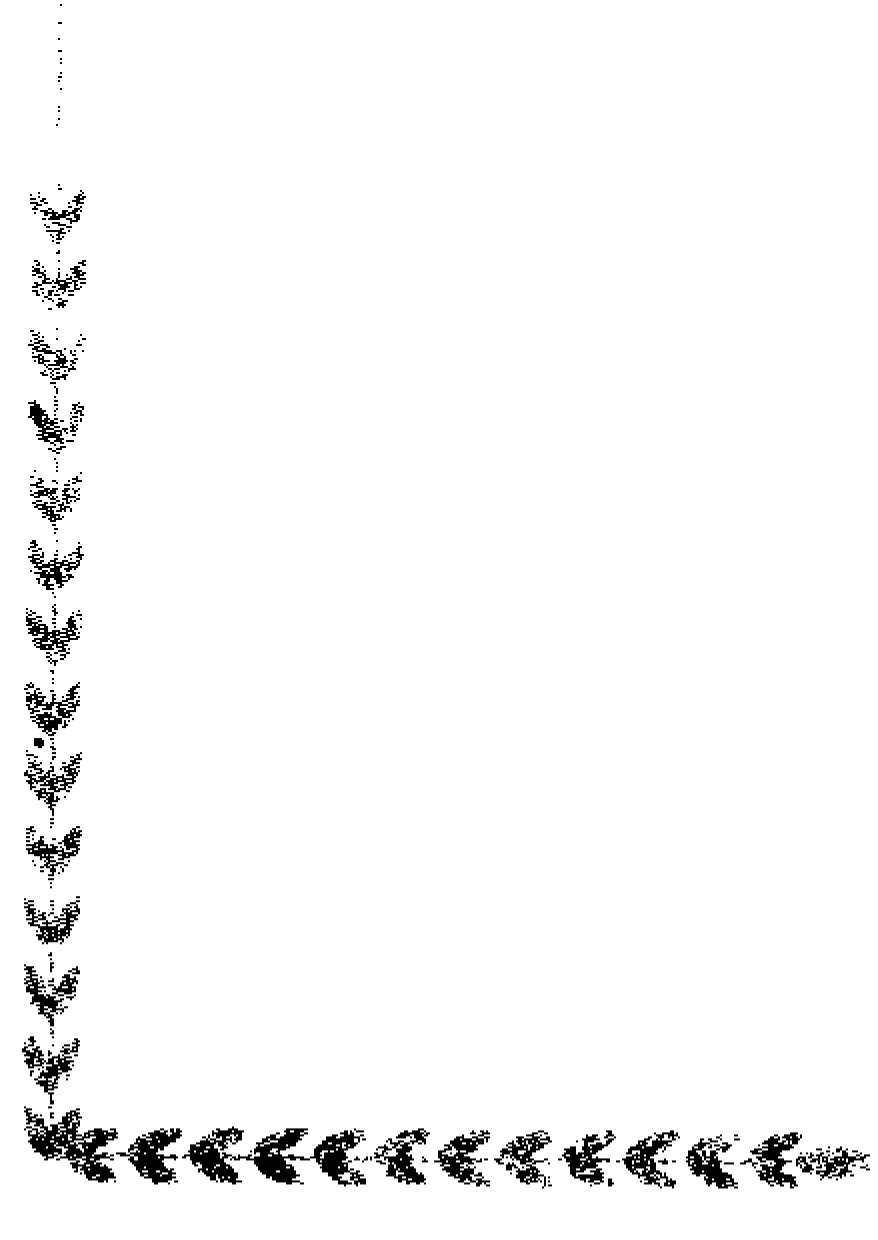
“过来，”彼得鲁斯说。我走到顶端边上。在我脚下，瀑布在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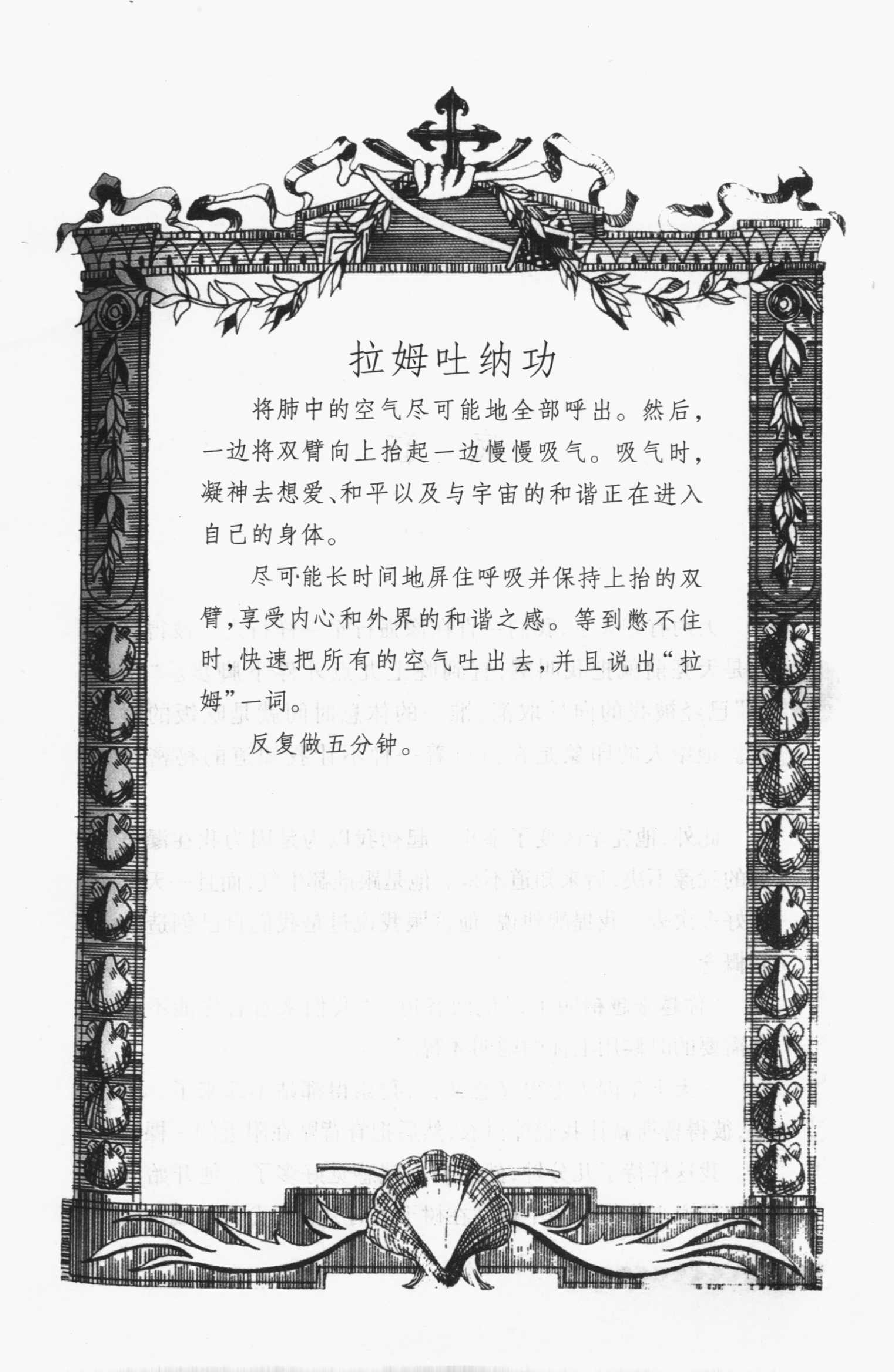
“从这儿往下看要比从下往上看容易多了，”我说道。

“没错。如果我之前就让你从这里看的话，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就会估计不好自己的能力。”

我仍然浑身无力，于是又做了一遍功。慢慢地，周围整个宇宙开始与我和谐相处并进入到我的心田。我问为什么这之前没教给我这“拉姆吐纳功”，因为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我曾多次感到懒散和疲劳。

“因为你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点，”他笑着说道并问我还有没有在阿斯托加买的那香喷喷的黄油饼干。





拉姆吐纳功

将肺中的空气尽可能地全部呼出。然后，一边将双臂向上抬起一边慢慢吸气。吸气时，凝神去想爱、和平以及与宇宙的和谐正在进入自己的身体。

尽可能长时间地屏住呼吸并保持上抬的双臂，享受内心和外界的和谐之感。等到憋不住时，快速把所有的空气吐出去，并且说出“拉姆”一词。

反复做五分钟。

疯　狂

大约有三天了，我们一直在像强行军一样行走。彼得鲁斯是天亮前就把我叫醒，直到晚上九点才停下脚步。“午休”已经被我的向导取消，惟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吃饭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在执行着一种不让我知道的秘密计划。

此外，他完全改变了举止。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我在瀑布前的犹豫不决，后来知道不是。他是跟谁都生气，而且一天里看好多次表。我提醒他说，他曾跟我说过是我们自己创造时间概念。

“你越来越精明了，”他回答道。“我们来看看你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用上你的聪明才智。”

一天下午因为走得又急又长，我累得都站不起来了。于是，彼得鲁斯就让我脱掉衬衣，然后把脊背贴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我这样待了几分钟，然后马上就感觉好多了。他开始向我解释说当你把神经中枢贴在树干上时，植物，尤其是成熟的

树木能传给你和谐。一连几个小时他侃侃而谈植物的物理属性、能量和精神属性。

他说的这一切我早在什么地方看过，所以我也用不着担心记笔记。不过，彼得鲁斯的长篇大论倒是有助我消除他厌烦我的感觉。我开始带着敬意看待他的沉默，而他也许猜到我的担忧，所以即使他常情绪不好，也力图表现得和善些。

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一座巨大的桥前，大桥与桥下的涓涓细流完全不成比例。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小城附近的酒馆酒吧还都没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地坐下来吃早餐。

“人和自然有着同样的反复无常，”我说道，想扯出个话题来。“我们建了座漂亮的桥，而大自然却改变了河道。”

“是干旱的原因，”他说。“快把三明治吃完，我们得继续走。”

我决定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匆忙。

“我跟你说过的，我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已经不少日子了。我在意大利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得赶紧回去。”

这话不能让我信服。这可能是真的，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当我再追问时，他却改变了话题。

“对这桥你知道点儿什么吗？”

“什么也不知道，”我答道。“就算是因为干旱，那也还是太不成比例。我相信这河改道了。”

“改没改道我不知道，”他说。“不过这桥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以‘光荣通道’而闻名。我们四周的田野曾经先是斯维

比人[1]和西哥特人[2],后来又是阿方索三世[3]和摩尔人[4]的血腥战场。它这么大也许是为了让那鲜血能流过去以免淹了城市。”

他想来点儿黑色幽默。可我没笑。于是他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还继续说道:

“然而,这座桥的名字不是来自西哥特人军队也不是来自阿方索三世的胜利欢呼。而是来自一段爱和死亡的故事。

“在圣地亚哥之路的头几百年里,从欧洲各地涌来的朝圣者、神父、贵族、甚至国王,都来向这位圣人顶礼膜拜,随之而来的还有劫匪强盗。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整个朝圣队伍被洗劫以及袭击残害单人旅行者的案例。”

一切都在重演,我心想。

“由于这个原因,一些贵族骑士决定为朝圣者保驾护航,他们每人负责一段路。然而,犹如河流改道一样,人的理想也会变。除了震慑坏人外,游侠骑士们也开始竞争谁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最强壮最勇敢的人。没过多久,他们就互相打起来,而强盗们又开始在路上为所欲为了。

“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四三四年,莱昂城的一名贵族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叫堂苏埃罗·德·基尼奥内斯,他富有强大,想尽一切办法想娶这个女人为妻。但这位女

---

① 斯维比人:属日耳曼民族,曾于公元五世纪侵入伊比利亚半岛。

② 西哥特人:哥特人的一个分支,四世纪时与东哥特人分离,不断侵犯罗马的领土,并在高卢和西班牙建立庞大的王国。

③ 阿方索三世(约838—910):七一八至九一〇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惟一独立的基督教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的国王。

④ 摩尔人:泛指公元八世纪到十三世纪从北非西部进入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

士——历史忘了记下她的名字——根本不想理会这一热烈的情感,拒绝了他的求婚。”

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一桩被拒绝的爱与游侠骑士们的争斗有什么关联。彼得鲁斯看到我感兴趣,于是对我说只要我把三明治吃完然后马上上路,他才讲下去。

“你就像小时候我妈对我那样,”我说。不过,我还是吞下剩下的面包,拿起背包,开始穿越还在沉睡中的小城。

彼得鲁斯接着讲道:

“我们这位骑士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就决定去做那件任何被拒绝的男人都会去做的事情:开始一场个人战争。他向自己保证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好让那个女人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一连好几个月,他在寻找高尚的理想时机以便奉献出他那被拒绝的爱。直到有天晚上他听说了圣地亚哥之路上的罪行和争斗之后,心中便有了主意。

“他召集了十个朋友,就在我们现在走过的这座城里驻扎下来,并让人在来往于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朝圣者中间传布消息说他要在此待上三十天——并进行三十场战斗——以证明他是这条路上最强壮最勇敢的骑士。他们带着旗子、军旗、侍从、仆人安营扎寨,等待着挑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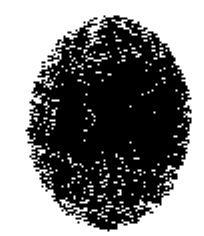
我想象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热闹场面:烤野猪、整天开怀畅饮、音乐、故事、打斗。听着彼得鲁斯在那里讲,我脑海里浮现出鲜活的场景。

“随着第一批骑士的到来,战斗在七月十日打响了。基尼奥内斯和他的朋友们白天比武,晚上欢宴。角斗总在桥上进行,这样谁也逃不了。一时间,挑战者来得太多,以致整座

桥上全都燃起篝火，好让决斗能一直打到天亮。所有被打败的骑士都必须发誓永远不再和其他人打斗，今后他惟一的使命就是保护前往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者。

“基尼奥内斯的名声几个星期内就传遍了整个欧洲。除了这条路上的骑士外，将军、士兵、强盗也开始涌来向他挑战。大家都知道谁要是能战胜莱昂这位勇猛的骑士，就会一夜成名，流芳百世。但是在别人只是寻求荣誉时，基尼奥内斯有着一个更为高尚的追求：一个女人的爱。而就是这一理想让他战胜了所有对手。

“八月九日这天，比武结束，堂苏埃罗·德·基尼奥内斯被公认为圣地亚哥之路上最勇猛强壮的骑士。自这天起，没人再敢自诩勇敢，而贵族们都重新去对付那惟一共同的敌人：攻击朝圣者的强盗。后来这一英雄业绩开创了‘圣地亚哥宝剑骑士团’。”



我们已经穿过小城，我想再回去看一眼“光荣通道”，看看那座桥，故事就发生在那上面。但彼得鲁斯要继续前行。

“后来堂基尼奥内斯怎么样了？”我问道。

“他去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在圣地亚哥的圣物匣上放了一条金项链，至今这项链还戴在‘小圣地亚哥’半身塑像上。”

“我是在问他最终和那个女人有没有结婚。”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彼得鲁斯答道。“这一时代的历史是由男人写的。而且旁边就是如火如荼的战场，有谁去关心一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呢？”

讲完堂苏埃罗·德·基尼奥内斯的故事后，我的向导又

回到他那惯常的沉默之中，我们就这样在沉默中又走了两天，几乎没停下来歇歇。而到了第三天，彼得鲁斯开始走得比正常速度慢了。他说这一个星期来紧赶慢赶，他有点儿累了，而且说岁数上体力上都受不了这种节奏。我再一次确信他没说实话：他的脸上看不出有疲劳感，反而表露出一种极大的不安，好像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这天晚上我们到达丰塞巴东，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但已完全荒废。石砌房子的石板房顶年久失修，木支柱已经腐烂。村子的一边是悬崖，而在我们前方，在一座山峰的后面，有着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铁十字架"。这次是我耐不住性子，想马上到达那个奇异的纪念柱前。这个物体是个近十米高的柱子，顶部有个铁十字架。十字架是恺撒①入侵时代留下的，为的是向墨丘利致敬。遵守异教徒的传统，雅各之路上的朝圣者习惯在柱脚下放上一块从远方带来的石头。我就在这废弃村子里到处都是的石头中捡了一块。

我正准备加快步伐，这时却发现彼得鲁斯走得很慢。他查看着那些废弃的房屋，翻看着倒塌的柱子和断编残简，最后他决定坐在有个木十字架的广场中央。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他说道。

现在是黄昏时分，即使在这儿休息一个小时，天黑前也能赶到"铁十字架"。

我在他身边坐下，观看着四周荒凉的景色。与河流改道一样，人也换了地方。这些房子挺结实，恐怕是废弃了好长时间后才坍塌的。此地风景不错，后有山前有谷，我心中问道是

①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什么让这些人背井离乡的呢。

“你觉得堂苏埃罗·德·基尼奥内斯是个疯子吗?”彼得鲁斯问我。

我已记不起谁是堂苏埃罗了,他提醒了一下“光荣通道”的事之后我才想起来。

“我觉得他不疯,”我答道。不过我对自己的回答感到怀疑。

“他是个疯子,你见过的那个修士阿方索也是。就像我一样,从我制订的计划中你就可以看出这种疯狂。或者像你,像你在寻剑一样发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燃烧着这疯狂的神圣火焰,它是靠友爱来燃烧的。

“为此,不需要你有征服美洲的意愿,或是像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与禽鸟对话。街头卖菜的小贩都可以表现出这疯狂神圣的火焰,只要他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友爱超越人类的概念,而且有传染性,因为世界渴望它。”

彼得鲁斯跟我说过我知道通过蓝色之球功可以唤起友爱。然而要让友爱之花绽放,我不能害怕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那就非常好。然而如果不喜欢,总会有时间改变。如果让变化发生,那我就是在让自己变成一块肥沃的土地,让“创造性的想象力”在我身上播撒下种子。

“我所教给你的一切,包括友爱,只有当你对自己感到满意时才有意义。如果不满意自己,你所学的功法就不可避免地让你有改变的愿望。为了不让一切所学的功夫反过来对付你,你就必须允许变化发生。

“这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他看到了‘美好的仗’,却感到无力去进行改变生活的战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所拥有的知识反而会耽误他。”

我看了看这丰塞巴东城[1]。也许那些人集体感到需要改变。我问彼得鲁斯是不是有意选了这地方好对我说这番话。

“我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多少次人们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指一种意愿行为，一种与日常生活中一切不如人意事情做斗争的具体愿望。

“在人生之路上，我们总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爬过瀑布而不被打翻下来。因此你要让‘创造性的想象力’发挥作用。就你而言，那次是个生死攸关的挑战，而且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选择：友爱给你指出惟一的道路。

“然而在人生中也存在着必须二者选其一的情况。都是些日常问题，比如说一项企业决定、感情破裂、社会交往等等。在生活中我们随时在做的每一个小小决定都可以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当你早上出门上班时，你可以选一辆安全把你送到单位门口的车子，也可能是选了一辆撞了车让乘客送掉性命的车子。这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例子，说明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后半生。”

在彼得鲁斯说这些的时候，我开始想到自己。我选择了走圣地亚哥之路去寻找自己的剑。现在对我而言这剑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它。我得做出正确决定。

“做出正确决定的惟一方法就是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决定，”我跟他讲了我所关注的事情后，他说道。“也就是无畏地积极地去探索另一条路，然后再做出决定。”

---

① 作者前称“丰塞巴东”为“很大的村子”，现又称之为“城”。前后不一，原文如此。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影子功**。

“你的问题是你的剑，”他解释了这功法后对我说道。

我表示同意。

“你现在就做这个功吧。我去转一圈。等我回来时，我知道你会有正确决定的。”

我想起彼得鲁斯这些天来的匆忙，以及在这废墟里的整个谈话。他似乎是想争取时间以便也对某事做出决定。我来了情绪，并开始做功。

我做了一会儿拉姆吐纳功，好让自己与环境和谐起来。然后我在表上看好十五分钟，接着就开始看四周的影子。废弃房屋、石头、木头、身后古旧十字架的影子。看着这些影子，我发觉想要知道是哪部分还真是很困难。我以前从没想到会是这样。有些房梁本来是直的，影子却变成角状的，一块不规则的石头，却成了圆形的。我在头十分钟里就这么看。集中精神并不难，因为这功引人入胜。于是我开始琢磨为找到我剑的各种错误方法。我脑子里出现无数的想法——从搭公共汽车去圣地亚哥，到打电话给我妻子，好说歹说终于让她告诉了我剑放在了哪里，什么想法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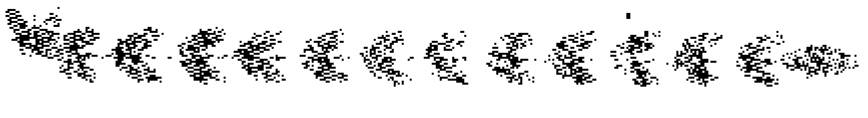
彼得鲁斯回来时，我正在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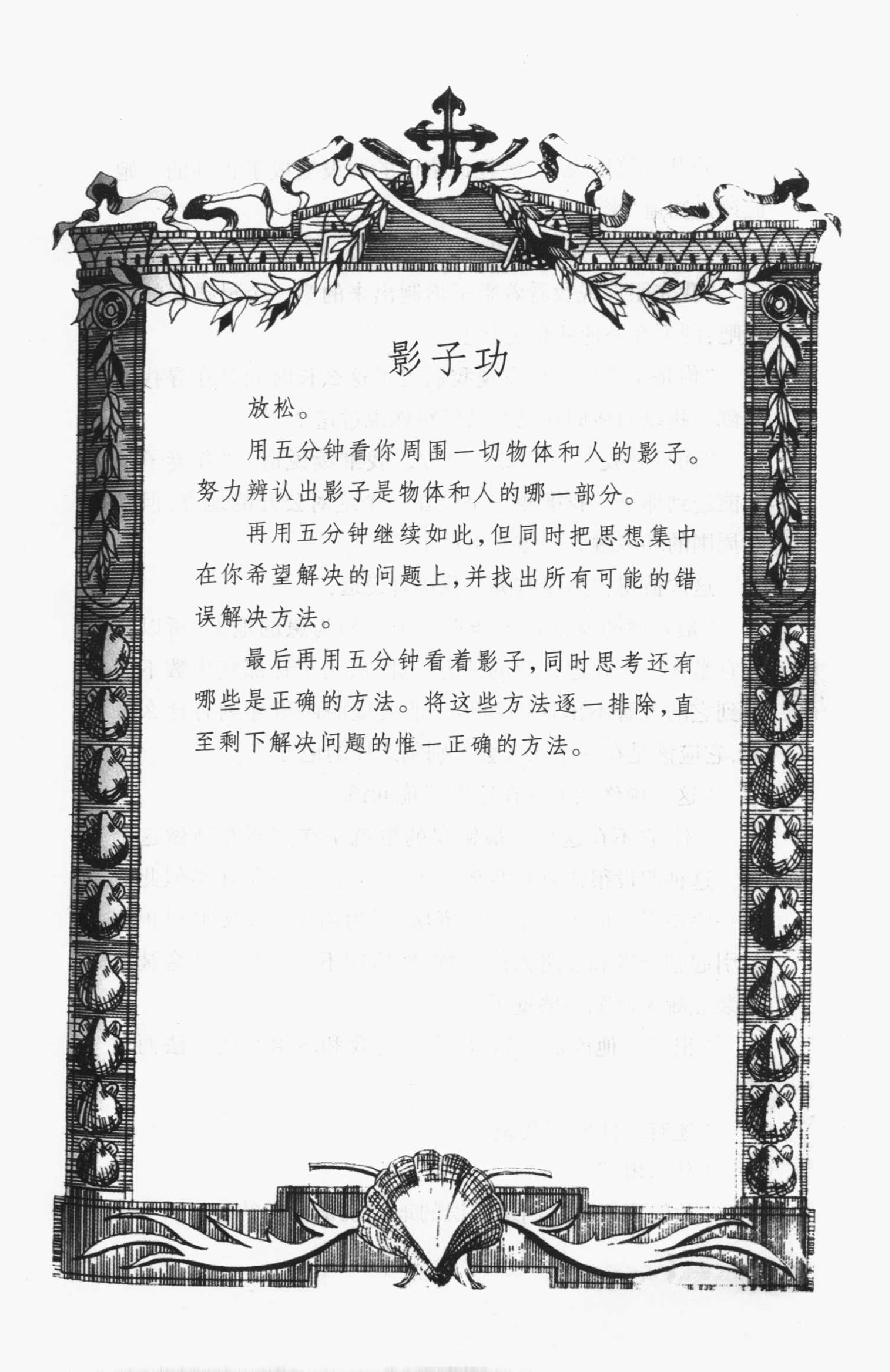
“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发现阿加莎·克里斯蒂[1]是怎样写她的侦探小说的

---

①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有《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捕鼠器》、《为检察官作证》、《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等等。





影子功

放松。

用五分钟看你周围一切物体和人的影子。努力辨认出影子是物体和人的哪一部分。

再用五分钟继续如此,但同时把思想集中在你希望解决的问题上,并找出所有可能的错误解决方法。

最后再用五分钟看着影子,同时思考还有哪些是正确的方法。将这些方法逐一排除,直至剩下解决问题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了，"我开玩笑地说。"她把最错误的假设变成了正确的。她应该是知道'影子功'的吧。"

彼得鲁斯问我知道剑在哪里了吗。

"我先跟你说我看着影子炮制出来的第一个最错误的假设吧：剑不在圣地亚哥之路上。"

"你是个天才。你发现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是在寻找你的剑。我以为他们在巴西已经跟你说过这个。"

"而且是放在一个安全地方，"我继续说道。"我妻子她不能进到那里。我推测它是放在一个绝对公开的地方，但已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看不见了。"

这次彼得鲁斯没有笑。我接着说道：

"最荒谬的就是它可能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所以我说它是在一个几近荒凉的地方。此外，为了让那些为数不多看到它的人看不出这把剑和一把典型的西班牙剑有什么区别，它应该是在一个无人会区别剑式样的地方。"

"这么说你认为它在这里？"他问道。

"不，它不在这里。最错误的事就是在剑所在地做这个功。这种假设很快就被我放弃了。不过，它应是在类似此地的一座城里。但不会是一座废城，因为剑在一座废城里很容易引起朝圣者和过路人的注意，然后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被拿去装点哪家酒吧的墙壁了。"

"很好，"他说道，我看出来他为我和教给我的功法而骄傲。

"还有一件事，"我说。

"什么事？"

"放置魔法师之剑最错误的地方就是世俗的地方。它应

该是被放置在一个神圣的地方。比如说一座教堂里,那里没人敢去偷它。总之:在圣地亚哥附近一座小城的什么教堂里,人人都能看见,但它已经与周围环境和谐一体,我的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从现在起,我要拜访朝圣路上所有的教堂。”

“这倒没必要,”他说。“到时你自然就会知道的。”

我成功了。

“听着,彼得鲁斯,为什么我们一路这么匆忙走来而现在却在一座废城里待上这么长时间呢?”

“那最错误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瞥了一眼那些影子。他有道理。我们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太阳已落山,但离天黑还早。我在想这时的阳光应该照射到了那个离我仅有几百米远我想看到的十字架上。我想知道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整整一个星期里都在拼命赶路,我觉得惟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刻赶到这里。

我想闲聊点儿什么好打发时间,不过我发现彼得鲁斯神情紧张专注。我看见过他多次情绪不好,但不记得见过他这样紧张。噢,我想起来了,见过一次他这个样子。就是那天在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小城里吃早餐时,就在我们快要遇见……

我朝旁边看了一眼。它在那里:那条狗。

那条第一次把我扑倒的凶猛的狗,那条第二次又逃掉的胆小的狗。彼得鲁斯答应过我说再遇到它会帮助我的。于是我转身找他。可身边连个人影也没有。

我眼睛盯着狗的眼睛,脑子里飞快寻找着对付眼前局面

的办法。我和狗谁也没动，我脑子里闪现出西部片中废城里的决斗。可谁也没想到过让一个人和一条狗决斗，这太不可思议了。可我就在这里，正在面对着连小说里都编不出来的现实。

"军团"就在这里，因为它有很多魔鬼。在我旁边有一栋废弃的房子。如果我突然就跑，可以爬到那房顶上去，而"军团"就追不上来了。我竟被一条狗和它可能做出的反应搞得进退不得。

我放弃了逃走的想法，而眼睛仍然盯着它的眼睛。一路上我曾多少次地担心这一时刻的到来，而现在就真的到来了。在我遇到我剑之前，我得先遇到这个敌人，要么战胜它要么被它打败。只有面对它，别无选择。如果我现在就逃掉，那就会落入陷阱之中。可能这狗再也不会出现，而我却得提心吊胆地走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甚至以后会整夜里梦见这狗，想着它随时会出现，那我后半辈子就会不得安宁了。

正当我想着这些时，那狗朝我移动了。我立刻停止思考，全神贯注对付这即将开始的战斗。彼得鲁斯已经跑掉，现在我是孤军奋战。我感到害怕。当我心生恐惧时，那狗开始慢慢朝我走来，同时还低声叫着。这低沉的叫声比那狂吠更吓人，我更加害怕。它看出我眼中的虚弱，便朝我扑了过来。

就像一块石头砸在胸上。我被它扑倒在地，它开始咬我。我模糊记得我认识自己死亡的面容，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恐惧在我心中增加，我无法控制。我开始反抗，但也仅仅是为了护住脸和喉咙。腿上的一阵巨痛让我蜷缩起来。我知道肉被抓破了。我把双手从头和脖子上撤下来去摸伤口。而这时

这狗趁机要攻击我的脸。这时我一只手摸到身边一块石头。说时迟那时快,我抓起石头拼命砸向这条狗。

它后退了一点儿。与其说它被伤着了倒不如说被吓住了。我就势爬了起来。狗继续后撤,看到石头上有血,我为之一振。我太看重敌手的力量了,而这是个骗局。它不可能比我更有力量。它可能更灵活,但不可能更有劲儿,因为我比它重比它高。我已不那么害怕了,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于是我手握石头开始冲它大叫。它又朝后退了退,然后突然停了下来。

它好像看穿我的思想。在绝望中我开始感到强壮,同时也感到和一条狗搏斗挺可笑。这时猛然间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一股热风开始吹拂这座荒凉的城市。我开始感到非常厌倦继续打下去——总之,只要用石头砸中它的头就胜利了。我想立刻结束这场搏斗,好看一看腿上的伤口,并彻底结束这寻剑和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的荒唐经历。

这又是一个陷阱。狗一跃而起,再次把我扑倒。这次它是熟巧地避开石头,一口咬住我的手,疼得我手一松扔掉了石头。我开始赤手空拳去打它,不过这对它造成不了什么严重伤害。尽一切避免的就是不要让它再咬着我。它的利爪开始撕我的衣服,抓我的胳膊,我看到它完全把我控制住只是个时间问题。

突然我听到内心有个声音。这声音说如果狗把我控制住,这场战斗也就结束,我也就得救了。我虽然被打败,但还活着。我的腿疼痛不已,浑身被抓得热辣辣的。这声音一再让我放弃搏斗,而我也听出这是谁的声音:是我的使者阿斯特

拉因的声音在对我说话。狗停了一下，好像它也听见这同一声音，而我再次想放弃这一切。阿斯特拉因在对我说，很多人在一生中没有找到自己的剑，那又怎样呢？我现在就想回家，和我的妻子在一起，生儿育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跟狗搏斗、爬瀑布这些荒唐事已经够了。我是第二次想到这些，不过此刻这意愿更为强烈，我确信我会马上投降了。

废城街上一阵响动引起狗的注意。我朝旁边看去，只见一个牧羊人正赶着羊群从田野回来。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在一个古城堡的废墟里见过这场景。当狗看到羊群后，就从我身上跃过去，准备攻击羊群。这下我可得救了。

牧羊人开始喊叫，羊群四散跑开。还没等狗走开，我决定再耗一会儿，这只是为了让羊群有时间逃走，于是我抓住了狗的一条腿。我荒唐地希望牧人也许会来帮我一把，一时间对剑和"拉姆"力量的希望重回我心中。

狗想挣脱我。这时我已不是敌手，而是个不速之客。它现在的目标就是它眼前的羊群。但我仍然抓住它的腿不放，等待着一个不可能来帮我的牧人，并希望那些羊不要逃走。

这一瞬间拯救了我的灵魂。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头升起，对那引起厌倦并引起放弃念头的力量的幻想已经没有了。阿斯特拉因又在低声地说，不过这次有所不同。他说我应该永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去面对这世界。也就是说要想对付狗就要变成一条狗。

这就是那天彼得鲁斯谈到过的疯狂。于是我开始感觉自己是只狗。我龇牙咧嘴，而且低声地叫着，声音里透出仇恨。我瞥了一眼牧人，他一脸的惊恐，那羊群不但怕狗也同样怕我

了。

“军团”看到了这情形并开始害怕。于是我开始进攻。在整个搏斗中我这是第一次。我又咬又抓地向它进攻,我想咬住它的脖子,这正是我害怕它对付我的方法。我心中只有一种求胜的强烈愿望。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我扑向狗并把它扑倒在地。它想从我的重压之下挣脱出去,它的爪子抠在我的肉里,但我仍在咬在抓。我清楚如果它从我身下挣脱出去,就会再次逃掉,我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今天我要战胜它打败它。

这狗开始带着恐惧看着我。现在我是一只狗,而它则好像变成了人。我原来的害怕现在跑到它身上去了,它用尽力量从我身下挣脱出去,不过我又把它憋在一间废弃房子的尽里头。低矮的板岩墙后面就是悬崖,它无处可逃。它就是那个要看见自己死亡面容的人。

突然我开始感到有什么地方错了。我过于强大了。我的思想阴沉下来,我开始看到一张吉普赛人的脸,还有这张脸周围模糊的景象。我已变成“军团”。这是我的力量。那些“军团”的魔鬼抛弃了这条被吓住的可怜的狗,它马上就要坠落深渊。魔鬼们此刻在我身上。我有一种可怕的愿望,想撕碎这条已无反抗能力的狗。“你是王,它们是‘军团’,”阿斯特拉因低声说道。然而我不想当王,而且我听到远方传来我师傅的声音,他一再说我还有一把剑要去获取。需要再坚持一会儿。不应杀了这狗。

我瞥了一眼那个牧羊人。他的眼神证实了我所想的。与其说他怕狗倒不如说更怕我。

我开始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四周的景象开始打转。我不能晕倒。如果我现在晕倒，“军团”就要战胜我。得想个办法。我已经不是在和一只动物搏斗，而是在和控制我的力量抗争。我开始感到腿发颤，于是我靠扶在一堵墙上，然而这墙没有经受住我的重量。于是我脸朝下倒在了石木之中的土地上。

土地。“军团”就是这土地，就是这土地的果实。这土地好的和坏的果实，总之是土地的。它的家就在这里，它统治着世界或是被世界所统治。友爱在我内心迸发，于是我用力把指甲抠进土里。我嗥叫了一声，这一声像我第一次和这狗相遇时听到的狗叫声一样。我感到“军团”从我体内通过，进到土地里，因为在我心中有友爱，而“军团”不希望被吞噬人的爱所吞噬。这就是我的意志，这意志让我竭尽全力战胜昏厥，友爱的意志存于我心，让我坚持着。我浑身发抖。

“军团”用力进入土地。我开始呕吐，但我感到友爱在增长并从我全身毛孔中出来。我的身体还在颤抖，直到过了很长时间后才感觉到“军团”已经返回自己的王国。

我感觉到了它最后一点痕迹从我手指消失。我身上带伤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眼前是一幕荒唐的景象。一条流着血的狗摇着尾巴，一个吓坏的牧羊人在看着我。

“可能是你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牧羊人说道，他不想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过现在你吐过就会好的。”

我点了点头。他感谢我管住了“自己的”狗，接着就赶着羊群继续走他的路了。

彼得鲁斯出现了，他一言不发。他从自己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把我的腿给包上，因为这腿出血不止。他让我活动一下

全身，并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情况很糟，”他笑着说道；他少有的好心情又回来了。“就你这样子，我们今天不适合去参观‘铁十字架’，那里可能会有游客，你这样子会吓着他们的。”

我没在意。我站起来，掸干净身上的尘土，感觉自己还能走路。彼得鲁斯建议我做做拉姆吐纳功，并拿起我的背包。我做了拉姆吐纳功并重新和世界和谐一体了。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铁十字架”了。

将来有一天丰塞巴东会在废墟中重新崛起。“军团”在此地留下了许多力量。

命令与服从

我是由彼得鲁斯架着来到“铁十字架”前的，因为腿上有伤行走艰难。当他看到我的伤势后，就决定让我休养一下，等恢复好了再走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附近有个村庄，那里为晚上不敢穿越大山的朝圣者提供住处。彼得鲁斯在一铁匠家找到两个房间，我们就此住下。

我的房间有个小凉台，这种建筑革命，自这个村庄起，传遍了整个八世纪的西班牙。从这里我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大山，这是在到达圣地亚哥之前早晚要翻越的大山。我倒在床上，一觉睡到了第二天，醒来时有点儿发烧，但精神还不错。

彼得鲁斯从村民称之为“无底井”的泉水处打来水，给我清洗伤口。下午他是和一个住在附近的老妇人一起来的。他们在我的伤口和抓痕处上了几种草药，然后老妇人又要我喝一种苦茶。我记得彼得鲁斯每天都让我舔伤口，直到完全愈合为止，那甜甜的带着金属味的血腥味让人感到恶心，而我的向导却说口水是一种很强效的消毒剂，会帮助我防止可能的感染。

第二天又发烧了。彼得鲁斯和老妇人又叫我喝那苦茶，并且又往伤口上敷草药，但是这烧——尽管不是很高——就是不退。于是我的向导就去附近一个军事基地找绷带，因为整个村子里找不到纱布和胶布。

几个小时后，彼得鲁斯带着绷带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军医，他非要知道咬我的狗在哪儿不可。

"从伤口类型上看，那条狗是只狂犬，"军医表情严肃地判断道。

"根本不是，"我答道。"只是玩耍得过了头。我早就认识那条狗。"

军医不信。他坚持要给我打一针防狂犬病疫苗，而我只得让他打了至少一个剂量的疫苗——不然就要把我送进基地医院。然后他又问我咬我的狗在哪儿。

"在丰塞巴东，"我说。

"丰塞巴东是一个废城呀。那里没有狗，"军医带着当场聪明地揭穿什么谎言的神态说道。

我开始装疼呻吟起来，于是军医被彼得鲁斯带出了房间。不过，他给我们留下了所需要的一切：干净的绷带，胶布，还有一帖结瘢剂。

彼得鲁斯和老妇人没给我用这结瘢剂。他们用敷满草药的纱布把我的伤口包扎起来。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就无须再去舔狗咬过的地方了。晚上他们跪在我的床边，把手伸在我身上高声祈祷。我问彼得鲁斯这是干什么，而他只是含糊地提到神授的能力和罗马之路。我一个劲儿地追问，而他再没说什么。

两天以后我完全恢复了。我走到窗前，看到几个士兵正

在村里的房屋和附近的山上搜索寻找着什么。我问其中一个士兵在干什么。

“附近有只狂犬,”他回答道。

这天下午,那个铁匠,也就是房东,来请求我如能上路就离开这里。我的事已在村民中传开,他们害怕我得了狂犬病并把病传染给别人。彼得鲁斯和老妇人开始与铁匠交涉,但他一口咬定不行。他甚至还肯定地说在我睡觉的时候看见我嘴角流出一道泡沫。

没法说服他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流口水。这天晚上,老妇人和我的向导双手伸在我身上长时间地祈祷。第二天,还有点儿一瘸一拐的我就又走上了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

我问彼得鲁斯是否担心我的恢复情况。

“我以前没跟你说,圣地亚哥之路上有个规矩,”他说道。“那就是:朝圣之旅一旦开始,中止它的惟一理由就是疾病。如果你伤好不了,而且继续发烧的话,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朝圣之旅到此为止了。”

不过,他有些得意地说,他的祈祷已经被上苍听到。而我也敢说那种无畏精神对他对我都至关重要。

现在是一路下坡,彼得鲁斯告诉我往后两天里都是这样的路。我们又恢复了以往的行路节奏,还有每天下午太阳最毒时候进行的“午休”。由于我缠着绷带,他就背上了我的背包。不用再赶路:因为已经按时赴了约。

我的精神一直在好转,而且我也很为自己骄傲:我攀上了瀑布,打败了路上的魔鬼。现在就剩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找到我的剑。我把这跟彼得鲁斯说了。

“你的胜利是挺漂亮,不过你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

了,"他这么一说,像一桶凉水浇在我头上。

"怎么讲?"

"知道战斗的准确时间。我必须赶路,要强行军,而你所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寻找你的剑。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在哪里会遇到自己的敌人,要剑还有什么用?"

"剑是我力量的工具,"我答道。

"你太相信你的力量,"他说。"瀑布、'拉姆'修行、与使者的对话使你忘记了还有一个敌人要去战胜。你忘记了去会它。在你的手舞剑之前,要知道敌手在哪里并知道如何对付它。剑只是用于刺击。但是在出击之前这手已经决定了胜负。

"你没有用剑就战胜了'军团'。在这次寻找中有个秘密,一个你还没有发现的秘密,如果你发现不了,就会永远找不到你所寻觅的东西。"

我沉默不语。每当我确信快要达到自己目的时,彼得鲁斯总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总还差一件什么事情才能找到我正在找的东西。这番对话之前几分钟我还有一种快乐感,现已荡然无存。

我再次踏上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但是很丧气。一千二百年来在我脚下的这条路上,成千上万的人走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又走回来。对他们而言,到达目的地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对我来说,"传统"所设的陷阱却总让我有个障碍要去克服,有个考验要去经受。

我对彼得鲁斯说我感到累了,于是我们就在坡道上一处树阴下坐下来。沿路有不少巨大的木十字架。彼得鲁斯把两个背包放在地上后继续说道:

“敌人总代表我们的弱点。它可以是对肉体疼痛的害怕，但也可以是对胜利的提早感觉，或者是认为不值得而放弃战斗的意愿。

“我们的敌人之所以参战只是因为它知道能够击中我们。而且它恰恰是击中我们骄傲地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地方。在战斗中我们总力图护住自己的弱处，而敌人却是攻击疏于防范的地方——就是那个我们最有把握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出现了绝对不能让出现的情况：让敌人选择战斗的方式。”

彼得鲁斯眼下所说的一切都曾发生在我和狗的搏斗之中。然而我拒绝有敌人而且不得不和它作战的说法。当彼得鲁斯说到‘美好的仗’时，我总是认为指的是为人生而进行的战斗。

“你有道理，不过‘美好的仗’不仅是这个。打仗不是罪，”我提出自己的疑问后他说道。“打仗是一种爱的行为。敌人让我们成长，使我们完善，就像那狗对你做的一样。”

“但你好像永远不满足。总说差点儿什么。现在你告诉我那剑的秘密吧。”

彼得鲁斯说这一点在开始朝圣之旅之前就该知道。而他又接着谈敌人的话题。

“敌人是友爱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考验我们的手、我们的意志、看我们如何操剑。敌人被有目的地置于我们的生命之中——而我们也在敌人的生命中。而这一目的必须实现。因此，逃避战斗对我们而言可以说是最糟的事。比打了败仗还糟，因为在失败中我们总能学到一些东西，然而逃跑只能是宣布我们的敌人获胜。”

我对彼得鲁斯说，听他这么一个让人觉得与耶稣非常亲近的人以这种方式谈暴力，让我很吃惊。

“你想想耶稣对犹大的需要，”他说道。“他得选择一个敌人，不然他在人间的战斗就会得不到颂扬。”

路上的木十字架在展示那光荣是如何得来的。是用鲜血、背叛和抛弃换来的。我站起身并说我们可以上路了。

我边走边问，在战斗中一个人想要战胜敌人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你的现在。一个人要很好地依托正在做的事情，因为那里有友爱，有用热忱取胜的意志。

“还有一事要说清楚：敌人很少表现为恶。它总在眼前，因为没有它，一把不用的剑最终会锈在剑鞘里。”

我想起有一次，当我们正在盖一栋避暑别墅时，我妻子突然决定改变一间房间的设计，告诉工匠这一改变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头上。我叫来工匠，告诉他希望如何如何。这是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他看看，想想，后来就利用正在砌的一面墙很好地解决了问题。我妻子很喜欢这一方案。

也许彼得鲁斯用复杂的话语想说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利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力量去战胜敌人。

我把工匠的故事讲给他听。

“生活总比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教给我们的要多，”他回答道。“不过我们对生活的教诲将信将疑。”

沿途仍是十字架不断。这应该是某个朝圣者以几近超人的力量竖起了那结实沉重的木架子。十字架每隔三十米一个，绵延不断到天尽头。我问彼得鲁斯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是一种古老而过时的刑具。”他说。

“那它们现在有什么用?”

“可能是什么许愿吧。我怎么知道?”

我们在一根倒下的十字架前停了下来。

“也许木头朽了,”我说。

“这木头和其他的一样。都没有朽。”

“那就是它埋得不牢。”

彼得鲁斯停下来朝四下看看,他把背包放在地上,然后坐下来。几分钟前我们刚刚休息过,所以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我下意识地看看四周,看看有没有那条狗。

“你已经打败那条狗了,”他说道,好像看穿了我的思想。“不用担心死人的幽灵。”

“那我们为什么停下来呢?”

彼得鲁斯示意我不要说话,然后他静静地待了几分钟。对狗的害怕又冒了出来。于是我决定站立着,等着他开口说话。

“你听到什么了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什么也没听到。就是寂静。”

“但愿我们够开窍能在寂静中去听!但是我们是人,我们连自己的唠叨声都不会去听。你从没问过我是怎么预感到‘军团’的到来,现在我告诉你:是靠听。当我们还在阿斯托加时,那声响很多天前就已出现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加快步伐,因为一切表明我们会在丰塞巴东与之相遇。你也听到了那声响,但你没往心里去。

“一切都写在声音里。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个不会听的人,是不会听到生活每时每刻给我们的忠告。惟有那

倾听现在声音的人才能做出正确决定。”

彼得鲁斯让我坐下并忘掉那条狗。然后对我说他要教给我圣地亚哥之路上最容易却是最重要的修行之一。

于是他向我解释了**听功**。

“你现在就做，”他说道。

我开始做此功。我听到风声，听到很远处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时间我还听到一根树杈正在断裂的声音。这的确不是一种难做的功，它的简单让我着迷。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开始倾听大地低沉的声音。慢慢地我开始分辨每一种声音：安宁树叶的声音，远处的声音，飞鸟振翅的声音。有一种动物在哼叫，但我听不出是哪种动物。十五分钟的练功时间飞快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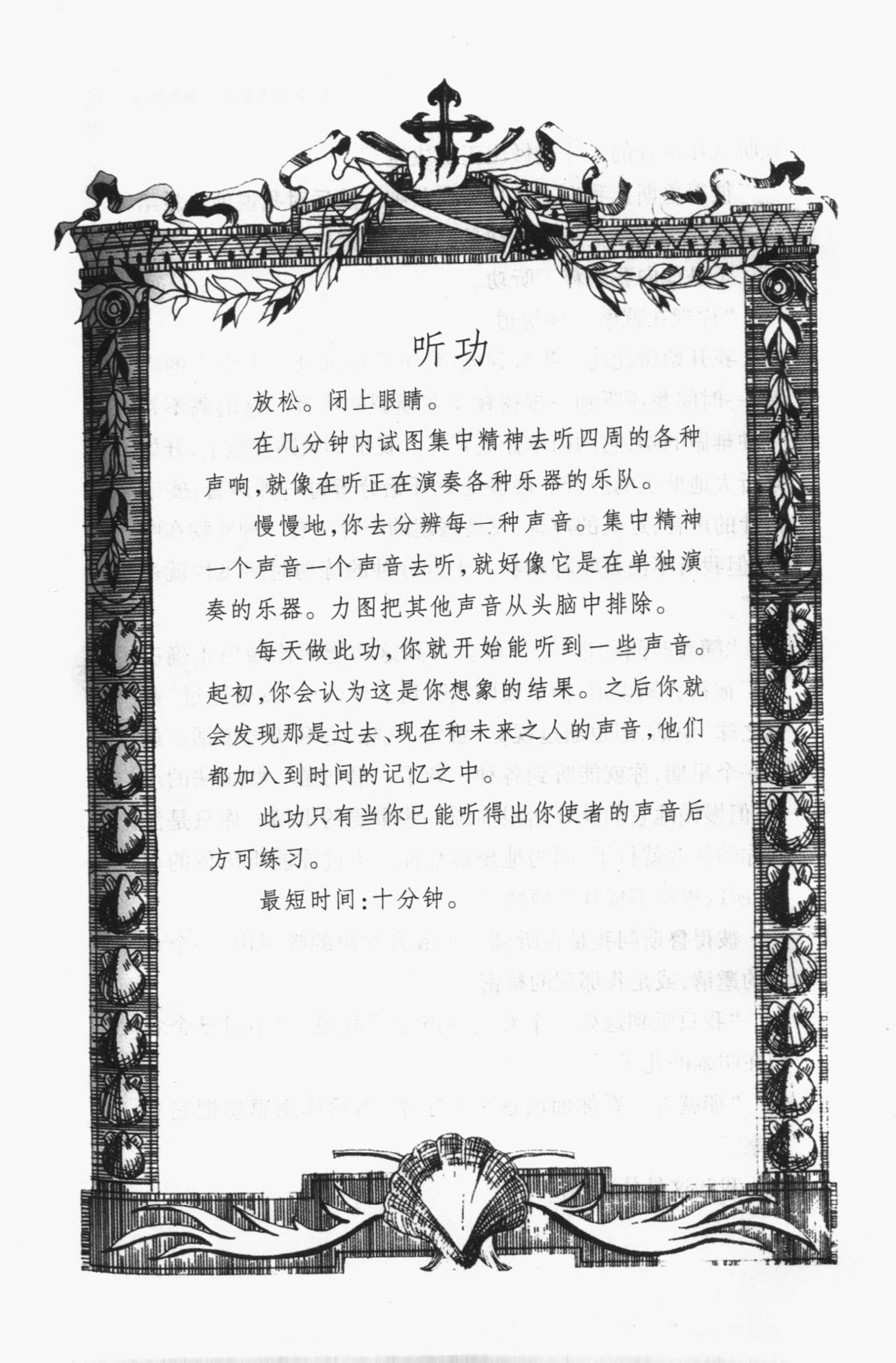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看到这功能帮你做出正确决定，”彼得鲁斯说道，他也没问我听到了什么。“友爱通过‘蓝色之球’说话，但也通过视觉、触觉、气味、心和听觉说话。最多一个星期，你就能听到各种声音了。最初是一些胆怯的声音，但慢慢地它们就开始跟你说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只是注意你的使者就行了，因为他想搞乱你。不过你能听出他的声音，所以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彼得鲁斯问我是否听到一个敌人欢快的呼叫声，一个女人的邀请，或是我那剑的秘密。

“我只听到远处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说。“不过是个农妇在叫她的儿子。”

“那就看一看你面前这个十字架，然后你用思想把它立起来。”

我问这是什么功。



听功

放松。闭上眼睛。

在几分钟内试图集中精神去听四周的各种声响,就像在听正在演奏各种乐器的乐队。

慢慢地,你去分辨每一种声音。集中精神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去听,就好像它是在单独演奏的乐器。力图把其他声音从头脑中排除。

每天做此功,你就开始能听到一些声音。起初,你会认为这是你想象的结果。之后你就会发现那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人的声音,他们都加入到时间的记忆之中。

此功只有当你已能听得出你使者的声音后方可练习。

最短时间:十分钟。

“相信你的思想，”他答道。

我照瑜伽功的姿势坐在地上。我知道我在战胜了狗、瀑布等一切之后，也能做到这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十字架。我想象我出了自己的躯体，抓住十字架，用我的灵魂把它抬起来。在“传统”之路上，我已经做过一些这类小小的“奇迹”。我能不碰杯子、瓷像而让它们破碎，我能使桌子上的物体移动。这不是什么力量，只是简单的魔术把戏，不过这用来说服不信神的人倒是很有帮助。但以前从没在像十字架这么大这么沉的物体上试过，不过既然彼得鲁斯命令我去做，我想我能成功吧。

在半个小时里，我试了种种方法，我用了意念移动法和暗示法。我想起我师傅对重力的控制力，于是我就试着重复他在这些情况下总说的话。但是不起作用。我已全神贯注，可十字架还是纹丝不动。我召唤阿斯特拉因，于是他在两个火柱间出现。但当我跟他说了这十字架的事后，他说他讨厌这东西。

彼得鲁斯晃动着我，让我从痴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好了，这样挺烦人的，”他说。“既然你不能用思想，那就用双手把它立起来吧。”

“用双手？”

“去做！”

我吓了一跳。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粗暴的人，照料我伤病的那个人不见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去呀！”他又说了一遍。“这是命令！”

由于跟狗的那场搏斗，我的胳膊和手到现在都还缠着绷

带。尽管练了听功，可我的听觉拒绝相信我所听到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让他看看缠着的绷带。然而他还是面无表情冷漠地看着我。他等着我服从命令。一路上一直陪伴着我、教我“拉姆”修行、给我讲了许多圣地亚哥之路上动人故事的那个向导加朋友好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视我为奴隶并要求我做一件愚蠢之事的人。

“你还在等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我想起瀑布。想起那天我曾怀疑过彼得鲁斯，但他对我很大度。他展示了他的爱并阻止我放弃寻找我的剑。搞不明白怎么这样一个宽宏大量的人现在变得如此粗暴，而且正在表现出人类正努力抛弃的东西，即人对人的压迫。

“彼得鲁斯，我……”

“要么服从命令要么圣地亚哥之路就此结束。”

我又害怕起来。此时，比起怕瀑布来我更怕他，比起怕那惊吓了我好久的狗来我更怕他。我绝望地请求大自然给我一个什么信号，让我看到或听到什么来证明这一命令没有意义。而四周仍是一片寂静。要么服从彼得鲁斯要么忘记我的剑。我再次举起包着绷带的双臂，但他坐在地上等待着我去执行他的命令。

于是我决定服从。

我走到十字架前，用脚蹬了蹬它，试试有多重。它几乎没动。即使我的手没事，也得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它竖起来，可我的双手现在缠着绷带呢，我心想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我会去做。如果必要，我会死在这里，我会流血，就像耶稣得承担这同样的重载时一样，不过彼得鲁斯会看到我的尊严，也

许这会打动他，让我不去经受这个考验了。

十字架根部已经断裂，不过还连着一点儿。我也没有刀片把连着的部分割断。于是我忍着痛，避免用手去抱住十字架，想把它拔断。胳膊上的伤口一触到木头就疼得我大叫起来。我看看彼得鲁斯，他还是无动于衷。我决心不再叫喊：从此刻起，喊叫在我心中死去了。

我发现当务之急不再是移动十字架，而是把它的根部弄断，然后再去挖个洞，把十字架杵进洞里。我选了一块尖石头，忍着疼痛开始砸捣木头的连接部分。

疼痛越来越剧烈，连着的部分在慢慢断开。我得马上完成这事，不然伤口就会再次破开，那就受不了了。我决定放慢点儿速度，好不至于疼得受不了完不成任务。我脱下衬衣，把手裹起来，然后在更有保护的情况下干起来。这想法不错：第一根纤维砸断了，然后第二根也断了。石头尖儿砸平了，就又去找来另一块。每次停下手后，都觉得无法再次开始。我捡来一堆尖石头，然后就一块接一块地使用，好让干活的手发热，减少疼痛感。几乎所有的纤维都被砸断，然而那主要的一根就是不断。手越来越疼，我放弃了慢慢来的做法，开始疯狂地砸捣起来。我现在知道手快疼得受不住了。这个时刻迟早要来，我要抢在这时刻到来之前。我是又锯又砸，我感到皮肤和绷带之间出现了一种黏糊糊的东西，让我难以动作。我心想应该是血吧，不过也没工夫多想。我咬紧牙关，突然这根主要的纤维好像退让了。我激动地立刻直起身，用尽全力朝那让我受了这么大罪的木头一脚踹过去。

十字架从根部断开，咣当一声朝一旁倒下。

我的快乐只持续了几秒钟。这才刚刚开始，而手就已经

颤得厉害。我看了一眼彼得鲁斯,而他却睡着了。一时间我在想用什么方法骗过他,趁他不注意时就把十字架给立起来了。

而这正是彼得鲁斯所希望的:把十字架立起来。没有任何骗他的方法,全靠自己干。

我看看干燥的黄土地。石块再一次成为我惟一的工具。已经不能再用右手,因为疼得钻心。而且绷带里面黏糊糊的让我非常难受。我慢慢拆去缠在绷带外面的衬衣:鲜血已经渗透纱布,要知道这伤口已经是结了疤的。彼得鲁斯真不人道。

我找来另外一种更重更结实的石头。我把衬衣裹在左手上,开始在十字架根部前方砸挖。刚开始挖得还挺快,然而很快就不见进展了,因为碰到一块又硬又干的土。我仍在挖着,而洞好像总不见深。我决定不要把洞挖得过大,让十字架正好卡进去就行,而这就增加了我从洞底往外掏土的难度。右手这时已经不感疼痛,但凝固的血让我恶心难受。因为我没怎么用过左手干活,石头老是从手里滑出去。

也不知挖了有多长时间。石头每砸在地上一次、每掏一次土,我都想到彼得鲁斯。看着他平静的面孔,我打心底恨他。砸土挖洞的声响和仇恨好像干扰不了他。“彼得鲁斯也许有他的目的,”我心想,不过我不明白这种强迫,还有这羞辱人的做法是什么意思。于是土地变成了他的脸,我在用石头砸他的脸,而就是这愤怒帮我把洞挖得更深了。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迟早我会成功。

当我想到这些时,石头再次从手中滑脱,因为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这是我一直担心的;干了这么长时间,又碰到一

块石头，一块大得让我干不下去的石头。

我站了起来，擦了把脸上的汗水，又开始琢磨起来。我没有足够的力气把十字架挪个地方。不可能重新再来，因为现在停下来后，左手开始出现没知觉的迹象。这比疼痛还糟糕，让我担心。我看看手指，手指头还能听我的指挥动一动，而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再牺牲了这只手。

我看了一眼地上的洞。要想立住十字架，深度还不够。

"错误的答案会指出正确的答案"。我想起影子功和彼得鲁斯的话。我还想起他一直说的只有我把"拉姆"修行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挑战之中，它才有意义。即使在眼前这样一种荒唐局面下，"拉姆"修行也许有些用场。

"错误的答案会指出正确的答案"。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把十字架挪个地方，因为我没有力量挪动它。继续把洞往深里挖也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错误之路就是继续往深挖下去，而可能的事就是把土弄高。怎么弄？

突然，我对彼得鲁斯的爱全都回来了。他是对的。我可以把土弄高。

我开始捡四下里所有的石头，把它们堆在洞口周围，并把掏出的土和石头掺和在一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十字架底部抬起来一点儿，然后垫上石头，好让它抬高一些。半个小时里，地面高出许多，洞也就够深了。

现在就差把十字架插进洞里。这是最后的努力，我必须成功。一只手已经没有了知觉，另一只手疼痛不已。双臂还

缠着绷带。不过我的后背没什么事，就有几道抓痕。如果我趴在十字架下慢慢起来，就能让它滑进洞里。

于是我趴在了地上，感到尘土进到口中和眼睛里。那没感觉的手做出最后的努力，把十字架抬起一点儿，然后我蹭进十字架下。我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让十字架架在我的后背上。我感到它的重量，它很沉很大，但抬起来还是可能的。我想起了种子功，于是我非常缓慢地在十字架下把自己蜷缩成胎儿姿势，并让十字架在我背上稳住。有几次我都以为它要滑掉了，不过我动作相当慢，所以能马上感到往哪边偏了并修整姿势保持稳定。我终于把双膝放置胸前蜷缩成了胎儿姿势，并让十字架稳稳地扛在背上。十字架底部在石头堆上晃了一下，不过没挪动地方。

"还好我不必去拯救世界，"我心想，背上的十字架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重压在我背上。一种深深的虔诚感在我心中升起。我想起有人已经背负过这十字架，而且他像我一样，受伤的双手逃脱不开疼痛和十字架。这是一种伴着疼痛的虔诚感，不过我立刻就打住了思想，因为背上的十字架又开始晃动起来。

于是我慢慢起身，开始了重生。我不能朝后看，全凭听声音——还好，不久前我学会了倾听世界，好像彼得鲁斯是猜到我眼下需要这种工夫似的。我感到重量和石头在相互协调，十字架一点点抬高，好让我通过这场考验，而它将再次成为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道神奇的风景线。

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等我坐在脚跟上时，它就可以从我背上滑进洞里了。有几块石头被压崩了出去，不过现在十字架在帮我，因为它没有从我堆起的土上滑开。最后，只

觉背上一拉，我知道对准洞口了。就像爬瀑布时最后要穿过水流时一样，最后的时刻到了。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此时人怕失败，想在失败前放弃。我再次感到这任务的荒唐，本来我所想的一切就是寻到自己的剑，并把所有的十字架推倒好让受难耶稣再生，可现在却在这里竖起一个十字架。不过这已不重要。我猛一耸背，十字架滑了出去，此时我再一次明白是命运在指导我所做的事情。

我等着十字架倒向另一边时把石头砸得四处乱飞的声音。不过我马上又想到冲力不是很大，它会不会又倒回来压在我身上。但我听到的只是一声沉闷的声音，是一种什么东西掉进洞底的声音。

我慢慢转过身来。十字架立在了那里，由于冲力，它还在晃动。有些石头已从石堆上滚开了，不过十字架不会倒。我飞快地又把石头堆回原处，并抱住十字架不让它再晃动。这时我感到它是活的是热的，我确信在整个过程中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我慢慢地放松下来，用脚把石头踩实。

我呆在那里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成果，这时伤口又开始疼起来。彼得鲁斯还在睡。我走过去，用脚碰了碰他。

他猛地醒来，然后看了看十字架。

“很好，”他就说了这个。“等到了蓬费拉达咱们换绷带。”

传 统

“我宁愿去抬一棵树。那十字架在我背上让我感到寻找智慧这一目标是由人的牺牲而达到的。”

我环顾四周,这话听起来没什么意义。十字架的事已成为过去,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不像是就发生在昨天。它和眼下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冲浪浴缸里温暖的洗澡水、以及和我正慢慢品味着的水晶杯里上等里奥哈酒[1]毫无关联。彼得鲁斯在我们下榻的豪华旅馆的房间里,我这里看不到他。

“为什么是十字架?”我一个劲儿地问他。

“要让柜台相信你不是乞丐可真不容易啊,”他在房间里喊道。

他在打岔,凭经验我知道再怎么问也没用。我站起身,穿上长裤和一件洗干净的衬衣,重新把伤口包扎好。在打开绷带时我非常小心,以为能看到伤口化脓了,但只看到伤疤破开,出了点儿血。新的伤疤正在形成,我现在感到恢复了许多,精神不错。

我们就在下榻的旅馆餐厅吃晚饭。彼得鲁斯点了餐厅的



招牌菜:巴伦西亚式菜饭。我们喝着美味的里奥哈酒,默默地吃着饭。饭后,他邀我出去走走。

出了旅馆我们朝火车站走去。他早已回到他那惯常的沉默状态中,这一路转下来他还是沉默不语。我们来到一处脏乎乎油味儿挺大的列车调车场,而他就坐在一辆巨大机车的车钩上。

"我们就在这里待会儿吧,"他说。

我不想让裤子沾上油污,便决定站着。我问是不是最好走到蓬费拉达的中心广场去。

"圣地亚哥之路快走到头了,"我的向导说。"既然我们的现实生活更接近这些油乎乎的列车车厢,而不是路上我们所见识的田园般住舍,所以今天的谈话最好就在此进行。"

彼得鲁斯要我脱下球鞋和衬衣。然后他松开我胳膊上的绷带,让它们更自在一些。但手上的没给我拆开。

"别愁眉苦脸的,"他说道。"你现在不会用上手的;至少不会用来拿什么东西。"

他比平时更为严肃,他的语气让我不安。我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

彼得鲁斯又坐回机车的车钩上,然后看了我好长时间。后来他说道:

"我不和你谈昨天的事情。你自己会发现其中的意义,而这也只有你决定某一天去走罗马之路,即神授能力与奇迹之路后,才会发生。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自诩聪明的人在下命令时犹豫不决,而在要服从时却又拒不从命。他们羞于发

---

① 里奥哈酒:葡萄酒。因产于西班牙北部的里奥哈而得名。

号施令而又认为服从命令是件可耻的事。你永远不要这样。

“在房间里你说智慧之路导致牺牲。这话错了。你的学习期并不是在昨天结束:还差找到你的剑和它所蕴藏的秘密。‘拉姆’修行引领人们去打‘美好的仗’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胜利机会。你昨天的经历仅仅是这路上的一次考验,是踏上罗马之路前的一种准备,如果你想去走的话。而你是那样认为,这让我很难过。”

他的声音里确实透着一种忧伤。我发觉一路上我几乎总是对他所教给我的东西产生怀疑。我不是面对唐璜的教导谦卑而强壮的卡斯塔涅达,而是在“拉姆”简单的修行面前一个高傲而反叛的人。我想对他说这些,但我知道为时已晚。

“闭上眼睛,”彼得鲁斯说道。“做拉姆吐纳功,试着与这些铁、这些机器和这油味儿和谐一致。这是我们的世界。只有当我完成我的部分并且再教你一个功法后你才能睁眼。”

我闭上眼睛,专心在吐纳功上,于是我的身体开始放松。我听到城市的噪音、远方的狗叫声,还有离我们不太远处乱糟糟的争论声。突然,我听到彼得鲁斯在唱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是一首在我少年时代红极一时由佩皮诺·迪·卡普里唱的歌。我听不懂歌词,不过这首歌让我回想起许多往事,让我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境界。

“不久前,”他停下歌唱开始说道。“当我正准备把一份计划送交米兰市政府时,收到我师傅的口信。他说有人走完‘传统’之路后却没有拿到自己的剑。我应该去引导他走圣地亚哥之路。

“这事并不使我惊讶:我早就准备好随时听从这种召唤,因为我还没有进行回报:以别人曾引导我的同样方法去引导一位朝圣者走‘银河之路’。然而这让我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彼得鲁斯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做过十几次向导了。

“于是你来了,而我就引导了你,”他继续说道。“坦白讲,开头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对教诲的知识含义要比对这条常人之路的真正含义更为感兴趣。与阿方索相遇后,我开始与你有了一种更为坚实和紧密的关系,而且开始相信会让你学到你那剑的秘密。然而我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你现在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自己去发现了。”

这番话让我紧张起来,而且让我集中不了精神做拉姆吐纳功。大概彼得鲁斯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又唱起那首歌,只是当我再次放松后他才停下来。

“如果你发现了秘密并找到了你的剑,那你也会看到‘拉姆’的面容,你将会成为力量的主人。然而这并不是全部:为了获得全部智慧,你还要走另外三条道路,包括那秘密之路,这条路是不会由走过这路的人告诉你的。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们只会再见一次。”

我的心怦然一跳,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彼得鲁斯浑身放光,就是那种我只在师傅身上看到过的光芒。

“闭上眼睛!”于是我马上把眼闭上了。但我的心受不了,我再也集中不了精神。我的向导再次唱起那首意大利歌曲,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放松了一点儿。

“明天你会收到一张便条，告诉你我在哪里。是去参加一次集体入会仪式，一次彰显‘传统’荣誉的仪式。彰显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在助智慧、‘美好的仗’和友爱火花不灭的男男女女。你到时不要和我说话。我们见面之地是个神圣的地方，它浸染着走过‘传统’之路骑士的鲜血，但他们即使有锋利的剑，也无力战胜黑暗。不过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多少年以后，走各种不同道路的人前去向他们致敬。这很重要，你永远不能忘记：即使成为师傅后，你也要知道你的路只是通向上帝的其中一条。耶稣曾说过：‘在天父的居所中有许多广厦’。你要清楚他这番话的意思。”

彼得鲁斯又说了一次明天以后就不会再见到他了。

“将来的某一天，你将收到我的一个口信，让你像我引导你一样去引导一个人走圣地亚哥之路。到时你将会体验到这旅程的伟大秘密，我现在就要向你揭示的一个秘密，不过只是说给你听。这是一个必须亲身体验才会明白的秘密。”

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甚至在想他是不是已经改变主意或是已经离开调车场了。我非常想睁开眼睛看看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还是把精神集中在拉姆吐纳功上。

“这个秘密就是，”长时间后彼得鲁斯终于说话了。“你只能在教中学习。我们一同走过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当你在学习修行时，我就在认识修行的意义。当我教你时，我才真正学会。当我担当向导时，我才找到了自己的路。

“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剑，必须将这条道路教给别人。只有这样，当你成为师傅后，才能在内心得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在别人还没有告诉我们之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一切。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教导人们，而惟一的秘密就是认同仅日常生活

就能让我们像所罗门[1]一样聪明像亚历山大大帝[2]一样强大。但是只有当我们被迫去教别人并参与像这样离奇的冒险时，才能了解这一点。”

我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出乎意料的道别。与我曾有着紧密联系而且希望他引导我达到目的的人，把我扔在了途中。在这满是油味儿的火车站，他让我闭着眼睛，与我道别了。

“我不喜欢说再见，”彼得鲁斯继续说道。“我是个意大利人，是个易动感情的人。没办法，得按规矩办，你得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剑了，这是让你相信自己力量的惟一方法。我该教给你的都已经教了。现在只剩下舞蹈功没教，我现在就教给你，你明天要在仪式上做。”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荣耀者荣耀我主。可以睁开眼睛了。”

彼得鲁斯仍坐在机车车钩上。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是巴西人，也是易动感情的人。照亮我们的水银灯开始闪动，一列火车在远方鸣笛，预告着它即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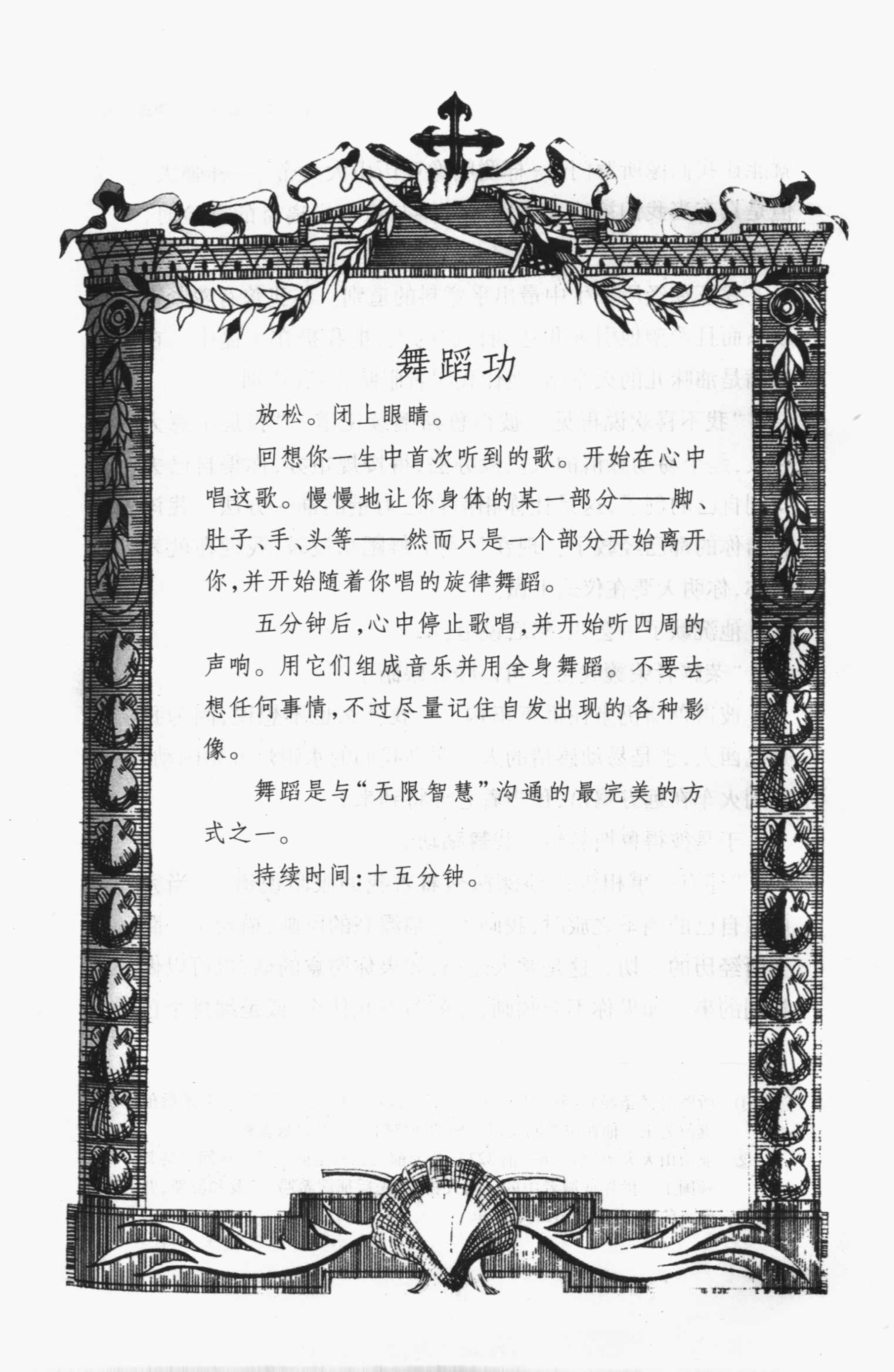
于是彼得鲁斯教给了我**舞蹈功**。

“还有一事相告，”他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当完成了自己的朝圣之旅时，我画了一幅漂亮的巨画，描绘了一路上所经历的一切。这是常人之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做相同的事。如果你不会画画，那就写点儿什么，或是编排个芭

---

① 所罗门：《圣经》人物，以色列王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大卫死后他继位为王。他在位期间是以色列的强盛时期。以智慧著称。

②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公元前三三六至前三二三年间为马其顿国王。世界征服者中的突出人物，曾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舞蹈功

放松。闭上眼睛。

回想你一生中首次听到的歌。开始在心中唱这歌。慢慢地让你身体的某一部分——脚、肚子、手、头等——然而只是一个部分开始离开你,并开始随着你唱的旋律舞蹈。

五分钟后,心中停止歌唱,并开始听四周的声响。用它们组成音乐并用全身舞蹈。不要去想任何事情,不过尽量记住自发出现的各种影像。

舞蹈是与“无限智慧”沟通的最完美的方式之一。

持续时间:十五分钟。

蕾舞什么的。这样，不管人们身处何地，都将可以走这雅各之路，银河之路，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

刚才鸣笛的火车开始进站。彼得鲁斯向我挥挥手，然后就消失在车场的车厢之间。我在车轮摩擦钢轨的刹车声中站立着，企图搞明白我头顶上方的神秘银河，它的繁星引导我来到这里并静静地引导所有人的孤寂和命运。

第二天在属于我房间的小信箱里只有一张便条：**晚七点：圣殿骑士城堡。**

下午剩余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到处走动。我在蓬费拉达小城里来回走了三四趟，并远远看着一座山上的城堡，那是我晚上要去的地方。圣殿骑士们总引起我无限遐想，而蓬费拉达的城堡也不是圣殿骑士团在雅各之路上留下的惟一标志。这个教团是由九位参加了十字军远征后不愿解甲的骑士组建的，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势力就遍及整个欧洲，并在本千年初引发了一场习俗上的真正革命。正当大部分贵族只忙于利用封建奴隶制发财之际，圣殿骑士们已决定把他们的生命、财富和刀剑用在一件事业上：保护耶路撒冷之路上的朝圣者，寻找一种精神生活典范，以此来帮助他们寻求智慧。

一一一八年，帕杨的于格①和其他八名骑士聚集在一座废弃的古城堡里，他们宣誓热爱人类。两个世纪以后，已经发

---

① 于格（1070—1136）：一〇七〇年生于法国特鲁瓦附近的帕杨城堡。法兰西骑士。一一一九年或一一二〇年初他和其他八名法兰西骑士决心保卫朝圣者，组成团体。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将犹太教圣殿范围内王宫院落的一部分划给他们，圣殿骑士团因此得名。

展到有五千多骑士团领主分布在已知世界里，并调和了直至当时似乎水火不容的两种活动：军事生活和宗教生活。其成员和成千上万感恩的朝圣者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在很短的时间内聚积了难以计数的财富，而这财富不止一次用来赎回被穆斯林劫持的重要基督教徒。骑士们是如此诚实以致国王们和贵族们都把自己的贵重物品托付给圣殿骑士们，而自己只带着一张那些财富的证明文件去旅行。这一文件可在圣殿骑士团任何一个城堡兑换成等值钱财，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汇票的起源。

而精神上的虔诚让圣殿骑士们明白了彼得鲁斯昨晚再次提起的伟大真理：在天父的居所中有许多广厦。于是他们试图搁置宗教信仰冲突，并将当时主要的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合并起来。之后，他们的教堂就有了所罗门犹太神殿的圆顶，阿拉伯清真寺的八角形墙，还有基督教教堂的典型中殿。

然而这一切都来得早了点儿，圣殿骑士们开始遭到不信任的眼光。其巨大经济力量开始受到国王们的垂涎，而宗教上的开放对教会也是一种威胁。一三〇七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这天，梵蒂冈和欧洲主要国家突然展开了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之一：晚上，圣殿骑士团的主要首领在城堡里被捕入狱。他们被指控进行秘密仪式，包括崇拜魔鬼、亵渎耶稣基督、狂欢作乐仪式、与信徒进行鸡奸。经过一连串的酷刑、弃教和背叛，圣殿骑士团被从中世纪的历史版图上扫荡出局。他们的财富被没收，成员流散到了各地。骑士团最后一位大师，雅克·德·莫莱也在巴黎市中心和另一个同伴一起被活活烧死了。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就是看着巴黎圣母院的塔楼死

去①。

此时正在进行伊比利亚半岛光复战争的西班牙，认为正好可以接收从欧洲各地逃亡而来的骑士，让他们帮助国王们与摩尔人作战。这些骑士被西班牙的教团所吸收，其中就有负责保护这条路的圣地亚哥宝剑骑士团。

这一切在我脑海中闪过，而此时正好是晚上七点钟，我走进蓬费拉达的圣殿骑士团古城堡的大门，在这里我与“传统”有个约会。

这里空无一人。我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着烟，等了有半个小时，甚至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仪式也许是在早上，早上七点就举行过了。然而就在我决定要走之时，进来两个女青年，她们拿着荷兰国旗，衣服上缝着贝壳——圣地亚哥之路上的象征。她们走到我跟前，我们交谈了几句，结果是我们目的相同。纸条上没写错，于是我松了口气。

每隔十五分钟就进来一个人。来了一个澳大利亚人，五个西班牙人，还有一个荷兰人。除了问问时间问题——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疑惑——我们几乎没交谈什么。我们在城堡里不约而同地坐在一起——坐在过去用来存放食物现已成废墟的天井里——决定等个究竟。哪怕是需要等上一天一夜。

大家一起在等，于是决定聊一聊各自来此的目的。这样我才知道圣地亚哥之路被不少教团使用，其中大多数都与

① 如果有人想深入了解圣殿骑士团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我在这里推荐一本不厚却有意思的书，雷吉娜·佩尔诺的《圣殿骑士》一书（欧洲－美洲出版社出版）。——作者注

“传统”教团有关联。在场的人都经历了许多考验和入会仪式,不过这些考验很早以前我在巴西就知道。只有我和那个澳大利亚人正在寻求第一条路上的最高等级。即使不问细节,我也明白这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过程和“拉姆”修行的过程完全不同。

大约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当我们正开始谈各自的生活时,只听一声锣响。这锣声来自城堡的古老教堂,我们循声朝那里走去。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教堂——或者说教堂的残余部分,因为大部分都已成废墟——被火把照亮。在原来是祭坛的地方,站列着七个身着圣殿骑士古老装束的人影:风帽、钢盔、铁铠、宝剑和盾牌。我目瞪口呆:好像时光倒流了。惟一还让人感到是在当今社会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衣服、牛仔裤和缝有贝壳的T恤。

虽说火把光亮昏暗,但我还是看出来其中一位骑士就是彼得鲁斯。

“走向你们的师傅,”那个看上去年纪最大的人说道。“只看着他们的眼睛。脱去你们的衣服,接受法衣。”

我走向彼得鲁斯并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他正处于一种痴迷状态,好像没认出我来。但我看到他眼里透出一种忧愁,正是昨天晚上他声音里透出的那种忧愁。我将全身衣服脱掉,这时彼得鲁斯递给我一件有香味的黑袍,我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我猜想他们其中一个人大概有不止一个徒弟,不过我不能看是哪一个,因为我得把目光盯在彼得鲁斯的眼睛上。

大祭司把我们引到教堂中央,然后两位骑士开始围着我

们画一个圈儿，同时振振有词地神化它：

“特里尼塔斯、索特、弥赛亚、以马内利、萨巴霍托、阿多纳依、阿萨纳托斯、热苏……①”

圈画好了，这是对圈内人的必要保护。我注意到他们其中有四个人是穿的白袍，这象征恪守贞洁誓言。

“阿米德斯、特奥多尼亚斯、阿尼托尔！”大祭司说道。“主啊，凭借天使之功德，我穿上拯救的法衣，而我所希望的一切，经由你，我神圣的主，得以成真，你的天国永存。阿门！”

大祭司在他的铠甲外罩上了白色的斗篷，斗篷中央绣着圣殿骑士团的红色十字。其他骑士也都披上了斗篷。

此时正是晚上九点钟，也正是使者墨丘利的时间。而我在这里，再一次处于“传统”的一个圆圈里。教堂里弥漫着薄荷、罗勒和安息香的香味儿。由全体骑士进行的盛大祈祷仪式开始了：

“噢，伟大而强大的N国王，你通过至高无上的上帝EL（埃尔）的力量统治着所有高等和低等的灵魂，尤其是‘东方领域阴间教团’，我召唤你……（略）以便我能经由上帝埃尔的力量如愿以偿，不论这是何种愿望，只要它合你的意，上帝埃尔创造并支配天上、地上、人间、地狱的一切事物。”

沉静笼罩着我们所有的人，而且即使看不见，我们也能感

---

① 这是时间很长的仪式，只有那些知道“传统”之路的人才能明白。我对此只进行了简略叙述。不过，这并不影响本书，因为这个仪式只是在于与古人重聚并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圣地亚哥之路上这部分的重要之处——舞蹈功——在此有完整的描述。——作者注

到被召唤者的出现。这是一种祝圣仪式,是个吉兆,表示魔法可继续进行。我已经参加过上百次此类仪式,仪式到此刻会有更加惊人结果出现。不过圣殿骑士团这座城堡应是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因为我觉得看见在教堂左边角上盘旋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闪亮的飞鸟。

大祭司在圈外往我们身上洒水。接着他用神圣的墨水在地上写下"传统"中召唤上帝时用的七十二个名字。

我们大家——朝圣者和骑士——开始背诵这些神圣的名字。火把燃烧得劈啪作响,表明被召唤的神灵已经听从。

跳舞的时刻到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彼得鲁斯头天晚上教给我跳这种舞蹈,它不同于以往在此类仪式此阶段我所习惯跳的舞蹈。

虽说没人宣布规则,但我们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任何人不准出保护圈,因为我们没有骑士们那种戴盔披甲的保护。我脑子里估计好这圈的大小,然后就严格按照彼得鲁斯教我的去做了。

我开始想起童年。一个声音,一个遥远的女人的声音开始在我心中唱起转圈游戏歌。我跪下来,把自己蜷缩成种子状,而且感到胸部——仅仅是胸部——开始舞蹈起来。我感觉不错,已完全融入"传统"仪式之中。慢慢地我心中的歌曲开始改变,我的动作也更加剧烈起来,我已进入强烈的痴迷状态。眼前一片黑暗,在这黑暗中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了重量。我开始在阿加塔鲜花盛开的田野上漫步,在这里我遇见我的祖父和一位对我童年影响很大的叔叔。我感到时间在其方形网中震荡,在这个网中所有的道路都交织在一起,虽说各不相

同,但都一样长。这时我看见那个澳大利亚人飞快地从我眼前闪过:他浑身泛着红光。

接下来一个完整影像就是一个圣杯和圣饼碟①,这影像持续了很长时间,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我确信这与我的剑有关,于是就试图揭开这个谜,但什么也没搞明白。后来我觉得看见了"拉姆"的面容,它在圣杯和圣饼碟影像消失后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然而当这面容靠近我时,却变成所召唤的神灵N的面容,这是我的老相识。我们没有任何沟通,后来它的面容就在忽隐忽现的黑暗中消散。

我也不知我们跳了多长时间。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雅赫维,四字神②……"我不想从痴迷状态中出来,但这个声音还在说:

"雅赫维,四字神……"我听出这是大祭司的声音,他在让我们从痴迷状出来。这让我生气。"传统"是我的根,我不想回来。但大师还在说:

"雅赫维,四字神……"

无法保持痴迷状态,我不情愿地回到现实。我再次置身于魔圈之中,置身于圣殿骑士古堡的先辈环境之中。

我们——朝圣者——相对而视。突然被打断,好像大家都不高兴。我很想和那个澳大利亚人谈论一下我在痴迷中看

---

① 祭司在弥撒中用来盛放圣饼的一种圆形碟,一般为金制。——作者注

② "雅赫维"系给摩西以启示的犹太人的上帝的名字,即"耶和华"。原是四个希伯来辅音字母JHWH。因为犹太教禁止口呼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只记辅音,而不记元音。读经时以希伯来文"阿特乃"('ădhōnāy,意为"吾主")代之。后基督教神学家把'ădhōnāy一词中的元音嵌入JH-WH,乃读成"耶和华",在基督教徒中长期沿袭。近代学者考证为误读。

见他了。当我看他时，发觉不必再说什么了：他也看见我了。

骑士们围住我们。他们用剑敲击盾牌，发出震耳的声音，这时大祭司说话了：

“N 神灵，因为你勤快地回应了我的请求，我现在庄严地允许你离去，不要伤及人畜。走吧，我叫你走，而每当‘传统’神圣仪式适时召唤祈求你时，你都要立刻返回。我请求你平和安静地离去，以便上帝的和平在你我之间永存。阿门。”

圈散了，我们头朝下跪着。一位骑士和我们一起念了七遍“主祷文”和七遍“万福马利亚”。大祭司又念了“我信”，并说梅尤戈耶圣母自一九八二年起在南斯拉夫显灵后就已定下来如此这般。现在我们开始一项基督教仪式。

“安德鲁，你站起来，过来，”大祭司说道。那个澳大利亚人走到祭坛前，这里站着七位骑士。

有另一位骑士——大概是他的向导——这时说道：

“兄弟，你需要‘圣殿’的陪伴吗？”

“需要，”澳大利亚人答道。这时我知道了眼前的是哪种基督教仪式了：圣殿骑士入会仪式。

“你知道它的威严和它的仁慈规则吗？”

“为了上帝我已准备好承受一切，而且我愿意成为‘圣殿’的奴隶和仆人，永远，一生一世，”澳大利亚人答道。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仪式问答，其中有些问题在当今世界已毫无意义可言，另一些是与献身和爱有关。安德鲁低着头一一作答。

“杰出的兄弟，你要求了我一件大事，但你只看到我们宗

教的外壳，骏马和漂亮的服装，"他的向导说道。"然而你不知道它内部有严格的戒律规章：作为自己主人的你，要去做别人的仆人，这是件艰难的事情，而且你将极少随心所欲。如果你想在这里，可能把你派往大洋彼岸，如果你想在阿卡①，可能派你去特里波利斯②，或是安蒂奥基亚③，或是亚美尼亚。当你想睡觉时，会叫你去值夜，而当你想站岗时，却命令你在床上休息。"

"我愿意加入'圣殿'，"澳大利亚人答道。好似过去曾住在此城堡里的圣殿骑士们正在高兴地参加这入会仪式。火把劈啪作响。

接着又是一些训诫，澳大利亚人向众人表示他接受，他愿意加入'圣殿'。最后他的向导转向大祭司，并重复了澳大利亚人所做的一切回答。大祭司又庄严地问了一次他是否准备接受'圣殿'的一切规章。

"是的，大师，如果上帝希望的话。我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你面前，来到所有骑士面前，看在上帝和圣母的份上，我请求恳求你把我收到你身边并在精神上和尘世中得到'圣殿'的恩典，永生永世成为'圣殿'的奴隶和仆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过来，"大祭司说道。

而这时所有骑士都拔出剑并指向天空。之后又把剑放低，在安德鲁头周围形成一个钢冠。在火焰映照下，剑身闪耀着金光，为这一时刻增添了神圣的色彩。

---

① 阿卡：以色列西北部城市。

② 特里波利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商业中心，阿卡迪亚州首府和惟一大城市。

③ 安蒂奥基亚：哥伦比亚西北部省份。

他师傅庄严地走向他。他师傅把自己的剑交给了他。

有人开始敲起钟来，钟声在古城堡四壁中回荡。我们全都低下头，骑士们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当我们抬起头时，只剩我们十个人了，因为那个澳大利亚人已随骑士们参加庆典宴会去了。

我们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也没什么过多客套就相互道别了。舞一定是跳了很长时间，因为天已放亮。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涌上心头。

我对澳大利亚人心生嫉妒，因为他已找回自己的剑，他的寻找已到终点。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人，从此没人再引导我，“传统”在南美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把我驱逐出来，却没有告诉我回去的路。我得自己去走这快走完的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既不知道我剑的秘密，也不知道找到它的方法。

钟还在敲。出城堡时，天几乎亮了，我发觉钟声是从附近一座教堂传来的，是在召唤信徒们去做一天中的第一次弥撒。这个城市醒来了，要去面对工作、受磨难的爱、遥远的梦和要付的账。然而钟和城市都不知道那天夜里再次举行了一场古老的仪式，而那被认为已经死亡几百年的东西继续在重现并展示着它强大的力量。

塞布雷罗山

“您是个朝圣者吧?”小女孩儿问道,这是那天酷热的下午我在别尔索自由镇碰到的惟一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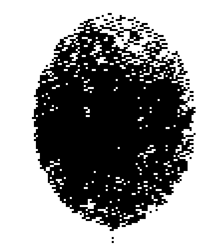
我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她大概有七八岁的样子,衣服破旧,她是跑着来到我坐下来休息的喷泉旁的。

我现在惟一的心思就是赶快到达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然后彻底结束这场疯狂的冒险。我无法忘掉彼得鲁斯在调车场时的忧郁声音,也忘不掉在“传统”仪式中当我盯着他的眼睛时,他那似乎遥远的目光。好像他为帮助我而做的一切都徒劳白费了。当那个澳大利亚人被叫到祭坛时,我敢肯定他希望我也被叫过去。我的剑很可能就藏在那个充满传奇和先人智慧的城堡里。那是一个完全符合我各种推断的地方:荒凉、只有一些尊崇圣殿骑士团遗迹的朝圣者前去参拜、并坐落于一个神圣之地。

但是只有那个澳大利亚人被叫到祭坛前。彼得鲁斯一定感到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因为他不是个称职的向导,没能引导我找到剑。

此外,“传统”仪式重新在我心中激起一点儿对玄密智慧的着迷,而我在走这“常人之路”即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时已经学会了忘记它。召唤神灵、对物质几乎绝对的控制、与其他世界的沟通,那一切都比“拉姆”修行更有意思。可能“拉姆”修行在我们生活中更有客观用途;毫无疑问,自从开始走这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后,我已经改变很大。由于彼得鲁斯的帮助,我已经发现所获知识可以让我攀上瀑布、战胜敌人、并与使者谈论实际而客观的事物。我已经认识自己死亡的面容、爱的蓝色之球,这是吞噬人的溢满世界的爱。我已经准备好去打那“美好的仗”并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连串的胜利。

即便如此,我体内一个隐藏的部分仍然怀念那个魔圈、卓越的仪式、香气和神圣的墨水。彼得鲁斯称之为“向古人致敬”的仪式,对我来说是一次与古老而被遗忘的教诲紧密而令人怀念的接触。而一想到可能再也接触不到这一世界了,就让我心灰意冷不想前行。



“传统”仪式过后,我回到旅馆,和我钥匙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本《朝圣者指南》,这本书是彼得鲁斯在黄色标记不很明显时用来确定方位的,也是用来计算城与城之间距离的。就在那天早上我觉也没睡就离开蓬费拉达上路了。头一个下午就发现地图比例尺不对,这搞得我晚上只好在一个山洞里过夜。

在洞里我回想着自从和卢尔德夫人见面后所发生的一切,我总是在想彼得鲁斯坚持不懈地努力,为的是让我明白,与以往他人教诲我们的相反,重要的是结果。努力固然有用和必要,但没有结果也就毫无意义可言。那么我对自己、对所经历的一切,惟一所求的结果就是找到我的剑。再有几天就

要到圣地亚哥了，而这事至今没有结果。

“如果您是朝圣者，我可以带您去‘宽恕门’，”小女孩儿在别尔索自由镇喷泉旁一个劲儿地说。“通过此门的人就不必去圣地亚哥了。”

我递给她几个比塞塔①，好让她赶紧走开别烦我。然而与此相反，小女孩儿开始玩起水来，把我的背包和裤子都给打湿了。

“走嘛，走嘛小伙子，”她又说道。就在此刻我想到彼得鲁斯常引用的一句话：“耕种者将怀希望耕种，怀希望打谷者将参与希望之中。”这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一句。

我必须再坚持一下。不要怕失败，要继续寻找到最后。还有希望寻到我的剑并揭开其中的秘密。

然而——谁知道呢？——这个小姑娘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我不想明白的事情。如果那建在一座教堂里的“宽恕门”有与到达圣地亚哥同样的精神效果，我的剑为什么不会在那里呢？

“好，现在就去，”我对小女孩儿说道。我看了一眼我刚才从那儿走下来的山；得走回头路了。我曾走过那“宽恕门”，却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我惟一的既定目标就是到达圣地亚哥。而此时在这夏日炎炎的下午，出现的惟一一个活人，一个小女孩儿，她一再要我回去看看我没理会远远走过的地方。也许我的匆忙和我的泄气让我与自己的目标擦肩而过而没认出来它。总而言之，为什么我给了那个小女孩儿钱她还不走呢？

---

① 西班牙货币单位。

彼得鲁斯总说我太爱幻想。不过也许他错了。

当随着小女孩儿走时，我慢慢回想起“宽恕门”的历史。这是教会为那些生病朝圣者作的“安排”，因为从这儿直到孔波斯特拉，又都是崎岖不平山连山的道路了。于是，在十二世纪，有位教皇就说谁要是无力前行，只要穿过“宽恕门”就可以获得和那些抵达终点的朝圣者同样的宽恕。这位教皇以这样一种着数就解决了崇山峻岭的问题并且鼓励了朝圣。

我们按我走过的原路爬了上去：山路崎岖，又滑又陡。小女孩儿走在前面，而且走得飞快，有好几次我都得请她走慢点儿。她听到后起初会慢一阵子，可没过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始跑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抱怨着，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宽恕门”。

“我有教堂的钥匙，”她说。“我先进去把‘宽恕门’打开，让你穿过去。”

小女孩儿从大门进去，而我就等在外面。这是一座小教堂，“宽恕门”是个朝北开的门。整个门框上都用贝壳和圣地亚哥的生平场面装饰着。当我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时，一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高大德国牧羊犬走了过来，横在我和“宽恕门”之间。

我的身体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又来了，”我心想。“这种事好像没完没了。总是考验、战斗和羞辱。可我的剑连个影儿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宽恕门”开了，小女孩儿随之出现。当看到那狗正看着我，而我的眼睛也已盯住了它的眼睛时，她说了几句亲切的话，那狗立刻就温顺下来。它摇着尾巴跟着她朝

教堂尽里头走去。

也许彼得鲁斯说得没错。我太爱幻想了。就这么一条狗就让我给想成一个吓人超自然的东西了。这是个不好的兆头——是导致失败的疲倦的兆头。

不过,还有希望。小女孩儿示意让我进去。我满怀期望地穿过“宽恕门”并得到了那些到达了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同等的宽恕。

我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教堂,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圣像,我在找寻我惟一感兴趣的东西。

“所有柱头上都有贝壳,这是朝圣路的象征,”小姑娘开始讲起来,她在充当导游的角色。“这是圣阿格达,年代是……”

没过多久我就发觉返回此处毫无作用。

“这是圣地亚哥·马塔莫罗斯,他正挥舞着宝剑,马踏摩尔人,这雕像的年代是……”

圣地亚哥的剑就在那里。但不是我的剑。我递给小姑娘几个比塞塔,她没要。她有些恼怒地请我马上出去,结束了对教堂的介绍。

我再次下山,重新朝孔波斯特拉方向走去。当我第二次走过别尔索自由镇时,出现了另一个人,他说他名叫天使,并问我是否想参观一下“木匠圣约瑟教堂”,尽管他的名字神奇,可我刚刚失望过一次,而且我确信彼得鲁斯对人类的灵魂真是太了解了。我们总想去幻想不存在的事物,而看不到就在我们眼前的深刻教训。

但是就像仅仅是为了再次证明这一点,我又让这个天使引我来到另一座教堂。教堂门锁着,他没有钥匙。他指给我

看门上方手拿木匠工具的圣约瑟雕像。我抬头看了看，向他表示感谢，并给他几个比塞塔。他不肯要，并把我丢在了路当中。

“我们为我们的城市而骄傲，”他说。“我们做这事不是为了钱。”

我再次回到原路上，不到十五分钟就把别尔索自由镇连同那些大门、街道和不求回报的神秘导游甩在了身后。

在山区走了一段时间，力气用了不少，可就是没走出多远。开始我只想着自己以前的各种忧虑——孤独、让彼得鲁斯失望而感到的羞愧、我的剑和剑的秘密。然而慢慢地，那小女孩儿和天使的影像开始时时出现在我脑海里。当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回报时，他们却把自己最好的给了我。他们对那城市的爱。他们不求任何回报。一个模糊的想法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慢慢形成。就是要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想法。彼得鲁斯总说为了取得胜利，寻求回报是绝对必要的。而每当我忘记世界其他事情而只想着自己的剑时，他又通过痛苦的程序让我回到现实。这种情况一路上重复了许多次。

这或多或少是有意的。也许这其中就有我剑的秘密。潜于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浮现出来并露出一丝光亮。我仍不清楚自己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不过有个声音告诉我我的路走对了。

我对与天使和小女孩儿的相遇心存感激；他们在讲解教堂的方式中体现出那吞噬人的爱。那天下午他们让我在决定好的行程上来回走了两趟。而就是因此，让我再次忘掉了对

“传统”仪式的着迷，重回西班牙的大地。

我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彼得鲁斯告诉我说我们在比利牛斯山中来回走了好多趟。我怀念那一天。那是一个好的开始——谁又能知道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预示着一个好的结果呢。

这天晚上我来到一座村庄，在一位老太太家寻求住宿，她收了我很少一点儿吃住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向我谈起对“圣心耶稣”的信仰和对这干旱之年橄榄收成的担忧。我喝了点儿水，还喝了一点儿汤，然后很早就去睡了。

由于那个在我脑子里形成的并会马上爆发出来的念头，我感到更加平静。我做了祷告，并做了几分钟彼得鲁斯教给的功，然后就决定召唤阿斯特拉因。

我要和他谈谈与那狗搏斗中所发生的事情。那天他真是害我不浅，而且后来他又在十字架的事情上回绝我，我当时决定让他永远远离我的生活。不过，如果我没听出他的声音，也许就屈从于战斗中出现的诱惑了。

“你在帮助‘军团’取胜上尽力而为了，”我说。

“我不与我的兄弟作对，”阿斯特拉因回答道。这是我早料到的回答。我早有准备，使者按他的性格行事，谁生气谁是傻子。我必须在他身上找到在类似时刻助我一臂之力的同伴——这是他惟一的功能。我把怨恨抛在一边，开始兴奋地谈起朝圣之路、彼得鲁斯、在我心中已有眉目的剑的秘密。他也没对我说什么要紧的事，只是说他无法知道这些秘密。不过，至少在整整一下午的沉默无声之后，有个人可以让我吐吐心声。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直到老太太来敲我的门，说我睡觉还说话。

我醒来后精神更好了，一大早就上路了。按照自己的计算，这天下午我就可以到达加利西亚[①]地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就在那里。一路是上坡，为了按照自己定下的速度走，几乎在四个小时里我都是紧赶慢赶。每次我都期待着翻过下一道山梁就是下坡。可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天上午能走快点儿的希望。眺望远方，看见几座更高的山，自己总在提醒着自己迟早要翻过它们的。然而这时我已累得几乎不能思维了，于是我开始感到对自己更为友善。

这叫什么事呀，我心想，总而言之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把一个放弃一切去寻剑的人当回事？而且就算没找到剑，这在我生活中又能怎样？我已经学会了“拉姆”修行，我已经认识了自己的使者，我和狗搏斗过，我已经看到自己的死亡——我一再这样对自己说，并努力让自己相信圣地亚哥之路对我是多么重要。剑只是一个结果。我希望找到它，但我更希望知道用它来干什么。因为我需要实际地使用它，就像运用彼得鲁斯教我的各种功法一样。

我突然停了下来。那潜在的念头这时突然爆发出来。我周围的一切豁然明朗，一股难以抑制的友爱涌上心头。我强烈地希望彼得鲁斯就在眼前，好向他讲述他希望从我嘴里听到的话，实际上也就是圣地亚哥之路上这么长时间来他一直教导我希望我发现的最终一件事：什么是我那剑的秘密。

而我剑的秘密，像人们在生活中任何奋斗的秘密一样，其实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用剑来干什么。

---

① 加利西亚：西班牙一自治区。

我从没想过这个。在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剑藏在何处。我从没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找到它,找到它做什么用。我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回报上,而不明白当一个人寻求某种事物时,他应该非常清楚所寻求事物的用途。这是寻求一种回报的惟一目的,这也就是我剑的秘密。

要让彼得鲁斯知道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我确信不会再见到他了。他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但却没能看到这一天。

于是我静静地跪下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了我要用自己的剑来干什么。写完之后我小心仔细地把纸折好,放在一块石头下——这石头让我想起他的名字和友谊。时间会很快让这纸烂掉,但我在象征性地把它交给彼得鲁斯。

他已经知道我要用自己的剑去做什么。我和彼得鲁斯的使命业已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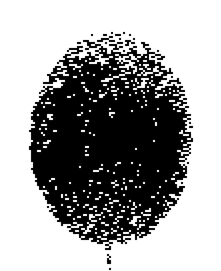
我往山上爬,心中充满友爱,这情绪感染了四周的景色。如今我已经发现了秘密,该是去发现我所找东西的时候了。一种信念,一种不可动摇的确信占据了我整个人。我开始唱彼得鲁斯在调车场唱的那首意大利歌曲。因为我不知道歌词,于是就开始编词。四周没有人迹,我正在穿过茂密的森林,与世隔绝的感觉让我更加大声地唱起来。慢慢地我发觉我编的词在脑子里产生出一种荒谬的意思,这是和只有我所知世界的一种沟通方法,因为现在这世界正在教导我。

当第一次和“军团”相遇时,我是以不同的方法体验到这个。那天在我身上展现出语言天赋。我成为神灵的仆人,它利用我去救一个妇人,去创造一个敌人,并教我“美好的仗”

的残酷形式。现在截然不同:我是我自己的师傅,我在教我自己和宇宙对话。

我开始和出现在路上的一切东西对话:树木、水洼、落叶、鲜艳的攀藤。这是常人的活动,孩童时有的,成人后却忘了。然而事物都给我一种神秘的回答,就好像它们听懂了我说的话,因此,它们让我心中充满了吞噬人的爱。我进入一种痴迷状态,这让我吓了一跳,不过我准备继续这个游戏,直到累了为止。

彼得鲁斯又对了:教导自己,自己就变成了师傅。



午饭时间到了,不过我并没停下来吃饭。当我一路上经过小村庄时,就更加低声说话,只管笑自己的,这时如果有人偶然注意到我,一定会认为如今的朝圣者都是疯疯癫癫地来到圣地亚哥大教堂。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在祝贺我四周的生命,而且已经知道找到自己的剑后该用它去做什么。

下午剩余时间里我就是在这种痴迷状态中走路的,我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然而我更了解四周回报我友爱的生命。天空第一次开始形成浓云;而我希望下雨,因为走了这么长,旱了这么久,雨也是一种刺激人的新体验。下午三点钟我踏上了加利西亚的土地,从地图上看再翻过一座山就能完成这一段的翻山越岭了。我决定要翻过这座山,在下坡的第一个地方特里卡斯特拉住宿,这里本是伟大的国王阿方索九世①梦想建立一座巨大城市的地方,然而许多世纪过去了,这地方仍然是个小村镇。

---

① 阿方索九世(1171—1230):一一八八年至一二三〇年为莱昂国王。

我唱着,用自己发明的语言和事物交谈着,开始爬剩下的这座山:塞布雷罗山。这名字起源于古代移居此地的罗马人,它好像是“二月”的意思[1],在这个月里大概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在古代,圣地亚哥之路上这里是被认为最难走的一段,如今情况已经变了。虽说这里的坡比其他地方的陡,但临近一座山上有一架巨大的电视天线,成为朝圣者免入歧途的参照物,要知道迷路在过去是常有的而且是致命的事情。

浓云压得更低了,而我也很快就要走进浓雾之中。为了到达特里卡斯特拉,我必须严格按照黄色标志走,因为那电视天线已经淹没在浓雾中。如果迷了路,晚上就只好再次露宿了——而在这要下雨的日子里,感觉会相当不好的。要么是让雨点打在你脸上,享受着完全的自由和生命,但最后到晚上是住在一个地方,喝上一杯酒,有床让你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好继续赶路。要么就是雨水让你一夜无眠,你试图在泥水中入睡,绷带打湿了,成为你膝盖发炎的肥沃土地。

我得马上做出决定。是继续前行,穿过浓雾——因为天还挺亮,可以走——还是往回走,住宿在几个小时前我经过的那个小村镇,等第二天再翻越塞布雷罗山。

在明白需要当机立断时,我也注意到某种奇怪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对发现我剑秘密的确信促使我继续向前走,走向那很快就会把我包围的浓雾。这种感觉与让我随那小姑娘走到“宽恕门”或是随那个男人去到“木匠圣约瑟教堂”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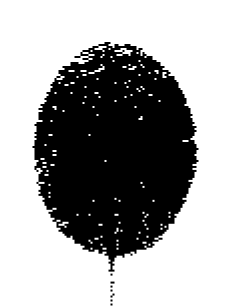
---

① 在葡萄牙语中,“塞布雷罗山”(Cebreiro)和“二月”(Fevereiro)的写法和读音很相似。

感觉大不一样。

我记起在巴西少有的几次我同意施魔法时,我习惯把这种神秘体验比作我们都曾有过的一种体验:骑自行车。你先是跨上自行车,踩脚蹬,然后摔倒。你骑上摔倒,骑上又摔倒,就是学不会慢慢掌握平衡。然而突然间你就完全掌握了平衡,车也就蹬起来了。不存在什么积累的经验,而是一种“奇迹”,只有在自行车开始“骑你”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当你让自己随着两个不听使唤的轮子走时,走着走着,你就开始利用最初要倒的冲力,把它变成了一个弯儿或是使劲踩踏板的力量。

下午四点钟,就在我上塞布雷罗山时,我注意到同样的奇迹发生了。在圣地亚哥之路上走了这么久之后,圣地亚哥之路开始“走我”了。我跟着人们所说的直觉走。由于这一整天所体验的吞噬人的爱,由于发现了自己剑的秘密,再就是由于人总会在最危机的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我无所畏惧地朝浓雾走去。



“这云总得过去的,”我心想,同时我努力在路上的石头和树上寻找着黄色标志。大约有一个小时,能见度一直非常低,为了给自己壮胆儿,我仍在唱着,同时希望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身处浓雾之中,独自一人在这似真似幻的环境中,我再次把这圣地亚哥之路当成一部电影看,坐在影池里的人们,看着电影里的英雄做那无人去为的事情,心中在想这种事情也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而我就在这里,在现实生活中正亲身经历着这种事情。森林越加沉寂,浓雾也开始消散。也许是快走到尽头了,然而那光亮让我眼晕,让周围的一切都

带上了一种神秘可怕的色彩。

此时几乎是一片寂静，我竖起耳朵静听，这时我觉得听到左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立刻停下来。我等着声音再次出现，然而什么也没听到——甚至连点儿森林的正常声响、蟋蟀声、昆虫声和动物踩踏干叶的声音都没有。我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五点十五分。我算了算，还有大约四公里就可以到达特里卡斯特拉，天黑以前我绝对能到达那里。

当我把目光从表上移开时，又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从这时起，我要去经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体验。

这声音并不是来自森林的什么地方，而是来自我自身。我能清晰地听到它，这更加刺激了我的直觉。不是我——也不是阿斯特拉因——在说话。它只告诉我应该继续走下去，我眼都没眨一下就照办了。就好像彼得鲁斯又回来了，在和我谈命令与服从的事，而此时我只是这条在"走我"的路的一个工具。雾越来越薄，好像已经走近终点。在我身旁，是稀稀拉拉的树木、潮湿打滑的地，还有我一直在爬的陡坡。

突然，像魔术一般，雾完全消散了。在我前方的山顶上，竖立着一座十字架。

我环顾四周，看见我从中走出来的那片云海，还有一片云海在我头顶上。在这两片云海之间是那些最高的山峰和顶上立着十字架的塞布雷罗山。我有一种强烈的要祈祷的愿望。即便我知道这样去做会让我偏离特里卡斯特拉的方向，但还是决定爬上那山顶，到十字架下去祈祷。我在内心和外界都是一片寂静之中爬了四十分钟。我发明的那种语言已然消失，因为那不是用来与人也不是用来与上帝沟通用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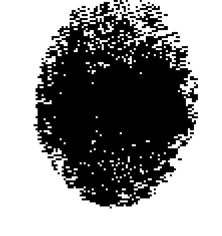
亚哥之路是“正在走我”之人，他会去揭示我剑之所在。彼得鲁斯又一次对了。

当到达山顶时，只见一个人正坐在十字架旁写着什么。起初我心想他是一位特使，是一种超自然的幻觉。然而直觉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我看见他衣服上缝着贝壳；这只是一个朝圣者，他看了我好长时间，然后就走开了，我的到来打扰了他。也许他和我一样在等同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位天使的到来——结果却发现来的是个凡夫俗子。常人之路上的一个凡人。

尽管想祈祷，可我却说不出话来。我在十字架前呆了好久，看着群山和云海——这云海遮住了天地，只让那些最高的山峰显露出来。在我下方一百米开外，一个有十五户人家和一座小教堂的小村庄开始亮起了灯光。如果路要我住下的话，至少我有地方过夜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要这样做，不过即使彼得鲁斯已经不在身边，我也不是没有向导。这路“在走我”。

一只没拴住的绵羊上到山顶，站在我和十字架之间。它看看我，有点儿害怕。我长时间地呆在那里看着几乎黑下来的天空、十字架和它脚下的这只白白的绵羊。这时我一下子感到了因长时间的考验、战斗、教诲和行路而产生的疲倦。我感到胃里一阵剧痛，然后又升到喉咙，直至变成一种在绵羊和十字架面前没有眼泪的干哭。这是一个不需要我立起来的十字架，因为它就立在我面前，孤寂而巨大，承受着时间的洗礼。它展示着人们不是给予上帝而是给予自己的命运。在我当着绵羊这个孤独的见证人哭泣时，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教诲又开始回到我的脑中。

"主啊,"我终于能够开口祈祷了。"我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没有看到你在那上面。这个十字架是空的,它应该永远如此,因为死亡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一个神正在我体内复活。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无限力量的象征,如今这力量已再生,世界已得救,而且我也有能力行你的奇迹。因为我已走过常人之路,而在常人之中我已发现你的秘密。你也走过常人之路。你来教我们能做到的一切,而我们却不接受。你向我们指明力量和光荣就在我们眼前,然而突然看到自己能有这种能力却让我们承受不了。我们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之子忘恩负义,而是因为我们太害怕接受自己的能力。我们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害怕变成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传统的延续,你只是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神,而我们也回到我们人类的命运之中。



"成为幸福之人不是罪。几种功法和洗耳恭听足以让一个人实现他最不可能的梦想。因为我骄傲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你让我走了所有人都能走的路,发现了所有人只要在生活中留意就都能发现的东西。你让我看到寻求幸福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可以传给他人的固定模式。在找到剑之前,我必须揭示它的秘密——而这秘密又是如此简单,就是要知道用它来做什么。用它和对我而言它所代表的幸福来做什么。

"我走了这么多里程的路来发现我已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接受它却如此之难。主啊,对人来说有什么比发现人可以获得力量更难的事呢?现在我心中所感到的痛,让我在绵羊前哭泣且吓到它的痛,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很少人接受自己胜利的重负:大多数人当梦想就要成真时却放

弃了。他们拒绝去打‘美好的仗’，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自己的幸福来干什么，他们被紧紧束缚在世事之上。就像我一样，我想找到自己的剑却不知道用它来干什么。”

在我心中一个沉睡的神醒来了，而疼痛越来越剧烈。我感到我师傅出现在附近，我终于第一次哭出了眼泪。我为感谢师傅而哭泣，他让我走上圣地亚哥之路来寻剑。我为感谢彼得鲁斯而哭泣，他什么也不说就教导我如果先知道这梦想有何用处，就能实现梦想。我看到空空的十字架，还有十字架脚下的绵羊，它在山里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看它头上和脚下的云。

绵羊开始走了，我跟随着它。我已经知道它要把我带向何方，尽管有云，世界对我来说也是透明的。虽说我看不到天空中的银河，但也确信它在那里，在为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所有人指引着方向。我跟着绵羊走，它朝着那个小城走去——小城与山同名，也叫塞布雷罗。在那里，曾发生过一次奇迹——那是让你把所做之事变成你所信仰之事的奇迹。这就是我的剑和神奇的圣地亚哥之路的秘密。

当下山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附近村庄一个农民上山到塞布雷罗来望弥撒。做弥撒的是个几乎没有信仰的教士，他从内心瞧不起这农夫的牺牲精神。但在祝圣仪式时，圣饼变成了耶稣的肉，而酒则变成了他的血。圣遗物还保存在那个小教堂里，那是比梵蒂冈所有财富都要大的财富。

绵羊在村口停了一会儿——村里只有一条路，直通教堂。

此刻，我心中充满恐惧，于是我开始不停地重复："主啊，我不配进入你的房舍。"但是绵羊看了我一眼并用眼睛跟我说话。它说我要永远忘记我的不配，因为就像所有把生命变成一场"美好的仗"的人们一样，力量已在我体内再生。绵羊的眼睛在说，人们会重新为自己而感到骄傲，而大自然也会颂扬沉睡在他心中神的醒来，这一天终将会来到。

当绵羊看我时，我能从它眼中看到这一切，它现在是我在圣地亚哥之路上的向导。一时间，一切都暗淡下来，而我开始看到与《启示录》中读到的非常相似的场景：伟大的羔羊在宝座上，而人们在用羔羊的血洗净衣服。这是神在每一个人心中醒来。我还看到了会在未来几年里震撼世界的几场战争、困难时期和灾难。然而一切都以羔羊的胜利、地球上每个人都唤醒沉睡之神和它的一切力量而告终。

我跟着绵羊一直走到那小教堂，这是由那个农民和那个终于对自己所做之事产生信仰的教士一起建造的。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教堂旁的墓地里有两块无名墓碑，表明两人葬于此地。但无法知道哪个是教士的哪个是农夫的。因此，必须是两人都去打了那场"美好的仗"才会有的奇迹。

当我来到门口时，教堂已是灯光大亮。是的，我配走进去，因为我有一把剑，而且我知道用它去干什么。这不是"宽恕门"，因为我已被宽恕，并用羔羊的血洗过我的衣服。现在我只想拿起自己的剑，然后出去打那"美好的仗"。

小教堂里一个十字架也没有。在那祭坛上放着奇迹的遗物：我曾在那次跳舞时看到过的圣杯和圣饼碟，还有一个装着耶稣肉体和血的银制圣物匣。我再次相信奇迹和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做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四周高高的山峰似乎在对我说,它们在那里只是为了向人类挑战。而人类的存在只是为了接受这挑战的荣誉。

绵羊顺着一条长凳溜走了,而我则望着前方。在祭坛前面带微笑的——或许还有点儿松了口气的——正是我师傅。他手上拿着我的剑。

我停下来,他向我走过来,并经过我身旁朝外走去。我跟了出去。在教堂门前,他仰望着黑黑的天空,把我的剑从剑鞘中拔出来并要我和他一起握住剑柄。他将剑指向天空,朗诵那远征为胜利而战之人的神圣《诗篇》①: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②,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于是我跪了下来,他用剑碰了碰我的双肩并朗诵道:

“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
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

①② 系指《圣经 · 旧约全书》中的《诗篇》。这几行诗,作者选自《诗篇》第九十一篇。

说完这些时，开始下雨了。雨从天降，滋润着大地，而只有让种子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开出花朵之后它才重返天空。雨越下越大，我抬着头，在圣地亚哥之路上第一次感受着从天而降的水。我想起荒凉的田野，我感到高兴，因为这天晚上它们被雨水湿润。我想起莱昂的岩石、纳瓦拉的麦田、卡斯蒂利亚的干旱、里奥哈的葡萄园，它们都在畅饮着带着上苍力量奔泻而下的雨水。我想起我曾竖起的一个十字架，不过暴风雨可能再次把它打倒在地，好让另一个朝圣者去学习命令与服从。我想起瀑布，由于下雨，它现在该是更加气势磅礴，我还想起了丰塞巴东，在那里我留下强大力量好让土地再次肥沃起来。我想起我在不知多少处喷泉喝过不知多少水，现在泉水都在被补充上。我无愧于自己的剑，因为我知道拿它做何用。

师傅把剑递给我，我握住了剑。我用眼睛寻找那只绵羊，可它已然消失。此时此刻，这已经不重要：生命之水从天而降，让我的剑闪闪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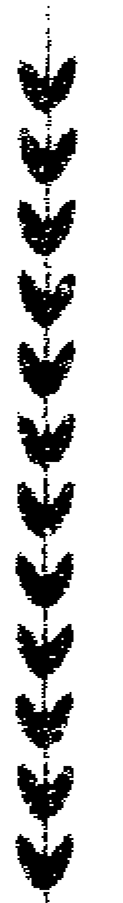
尾　声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从旅馆的窗户可以看到圣地亚哥大教堂，教堂大门口处有些游客。穿着黑色中世纪衣服的学生行走在路人中间，卖纪念品的小贩开始出摊。现在是大清早，除了笔记外，这是我写的有关圣地亚哥之路的头几行文字。

我是昨天到达这个城市的，是搭塞布雷罗附近佩德拉菲塔至孔波斯特拉的定时班车来的。两城之间有一百五十公里，车子走了四个小时，这使我想起我和彼得鲁斯一起走过的路——有时这么长一段路我们得走上两个星期。过一会儿我就要出去，要把有贝壳基座的圣母像供到圣雅各之墓上去。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就乘飞机返回巴西，因为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想起彼得鲁斯曾说过他把他的全部经历浓缩在一幅画上，我脑子里也浮现出一个想法，就是把我所经历的写成一本书。不过这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找到剑后还有好些事情要做。

我剑的秘密是我自己的，我永不揭示出去。秘密写在纸



上压在了一块石头下面，但是由于下雨，那纸大概已经被泡烂。最好如此。彼得鲁斯无须知道。

我问过师傅他怎么知道我到达的日子，要么就是他在那里已经等了我好久。他笑了，说他是头天到的，而且第二天就走，即使我没到。

我又问这怎么可能呢，而他这次什么也没说。但当我们道别时，这时他已经坐进送他返回马德里的出租车里，他给了我一枚圣地亚哥宝剑骑士团小徽章，并告诉我说当我深深注视着那绵羊的眼睛时，已经获得了伟大的启示。

是的，如果我像以往一样尽力而为了，或许有一天就会明白人们总是准时到达有人在等他的地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朝圣
作者＝（巴西）科埃略著
页数＝２０１
ＳＳ号＝１１７０８２２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１版